THE LADIES' JOUR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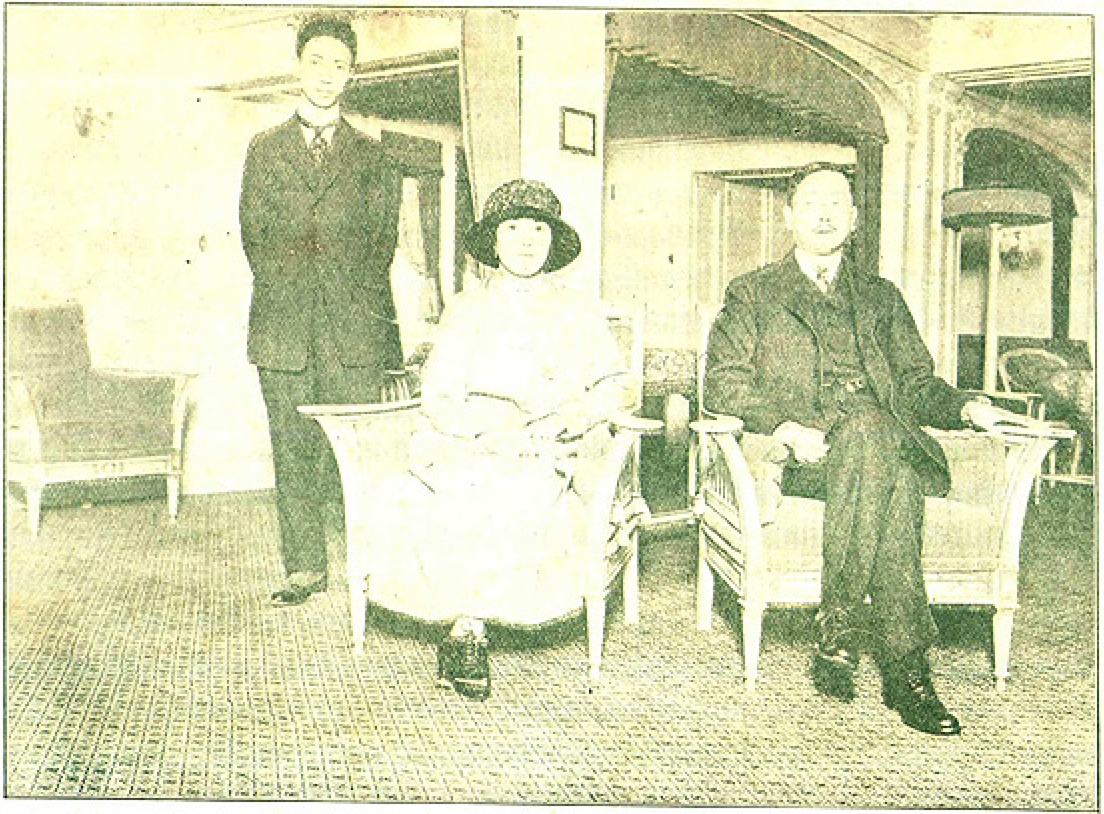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

第九卷第三號

娼妓問題號

世界人類的恥辱……瑟盧
廢娼的根本問題……喬峯
賣淫之社會學的考察……無競
娼妓和貞節……屯民
賣淫事業之經濟的原因……陳德徵
論娼妓問題……朱枕薪
娼妓之衛生的取締……幼雄
賣淫的動機……待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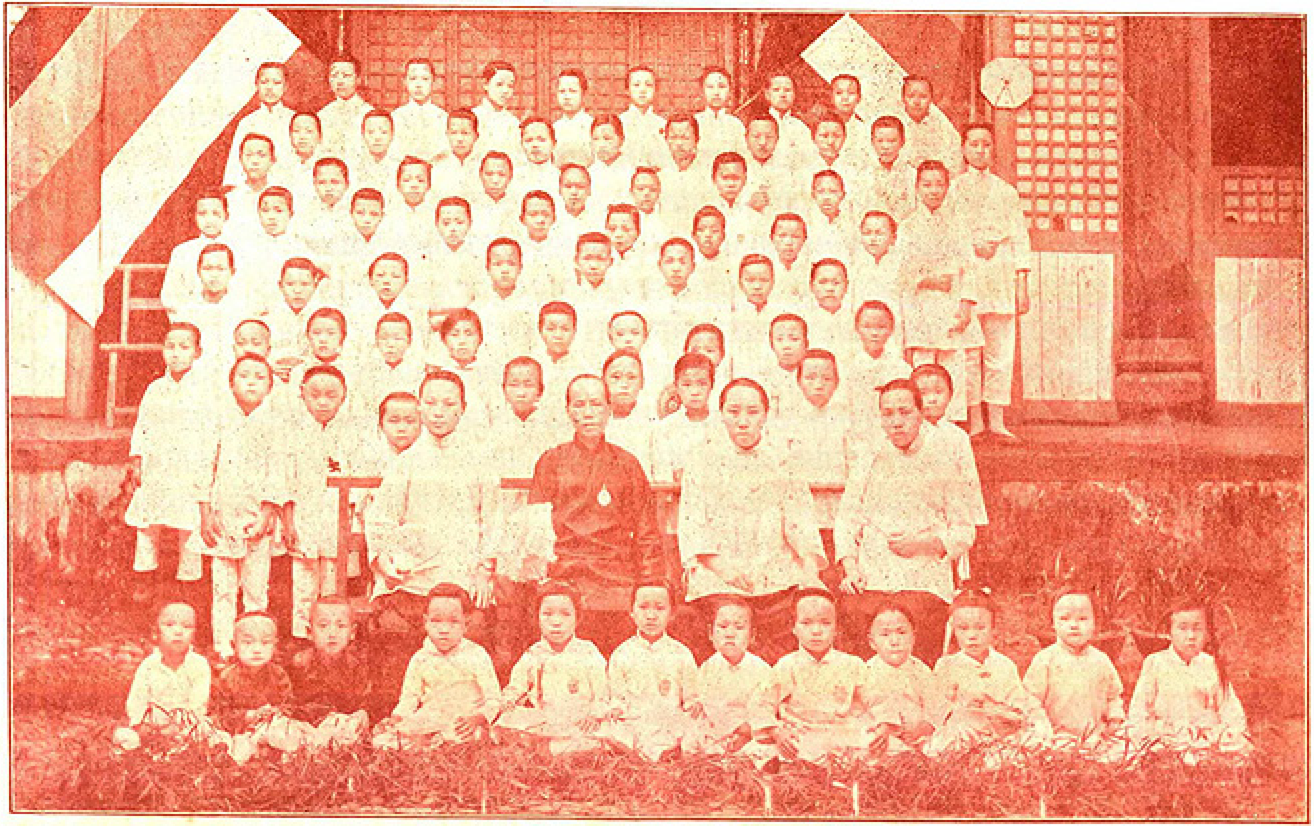
Vol. IX, No. 3, March 1, 1923.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鮑振青君贈(旁立者即鮑君)

駐美公使施肇基博士及其夫人

福建長汀明倫女學校全體攝影



婦女雜誌 第九卷第三號 娼妓問題號目次



世界人類的恥辱……瑟廬（二）
廢娼的根本問題……喬峰（六）
論娼妓問題……朱枕薪（九）
賣淫事業之經濟的原因……陳德徵（一四）
娼妓和貞節……屯民（一九）
賣淫的動機……待秋（二三）
賣淫之社會學的考察……無競（二五）
娼妓之衛生的取締……幼雄（四三）

評壇

□女子之性的知識……晏始（四五）
□對於兩起離婚事件的感想……萬山（四七）
□結婚的制限……喬峯（四八）
□婚姻的應當審愼……克士（五〇）



世界婦女狀況

日本婦女團體的變動……祁森煥（六七）
美國婦女的和平運動（附圖五）……高山（七〇）
蘇維埃俄國下的婦女……克士（七三）
土耳其的女教育總長（附圖一）……無競（七五）
美國女工狀況……高山（七七）
英國婦女的醫學教育……克士（七九）
美國的婦女俱樂部總聯盟……高山（八一）

自由論壇

過渡期間的危險問題……王其隆（八二）
爲什麼要做女尼……霞英（八四）
尼姑的解放……晦庵（八五）
婦女職業問題（完）……陳諒（九一）
女子之性的知識（附圖一）……味辛（一一五）
住宅的設備……克士（一二一）
竹製的科學玩具（附圖二）……允中（一二五）

（接次頁）



長篇　憂愁夫人　德國蘇台爾曼原作（續）……胡學志（八一）

反響……徐葹衡（九七）

老屋　丹麥安徒生作……趙景深（一〇五）

新詩

□心之悲哀……何心冷（一一一）

□小詩……石英（一一三）

□鄉思……洪為法（一一三）

□一滴淚……劉紹先（一一三）

□冬日……劉紹先（一一三）

□村廟……陳建雷（一一三）

□狗……仲回（一一三）

□春天的山村……仲回（一一三）

□誰的伴侶……韓樹（一一三）

□晨……韓樹（一一三）

□親愛的印象……顧伯英（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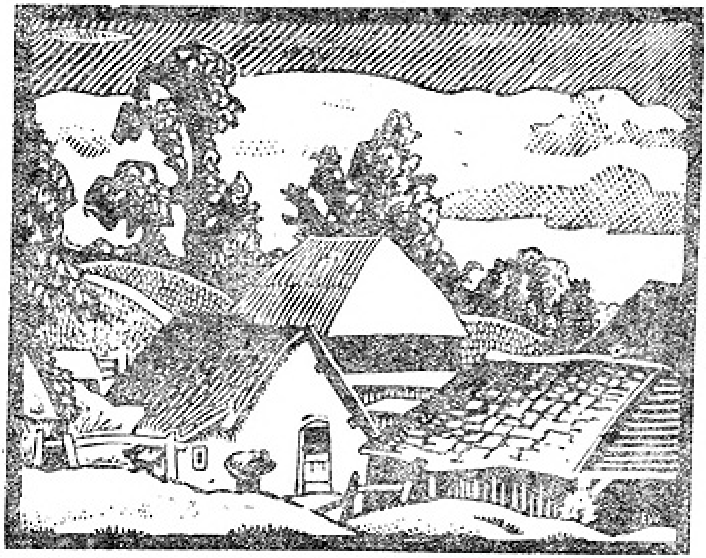
□她……劉宇澄（一一四）

□我母親的故事……徐雉（一一四）

國會中之廢娼案（附錄）……（一二六）

讀前號……（一二八）

編輯餘錄……（一三〇）



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三號

世界人類的恥辱

瑟廬

『人爲萬物之靈，』這是我國歷來的成語人人都認爲正確的。然而我們如果就事實上加以深沈的考察，便覺得這話不十分可靠；尤其從『性交買賣』在他種兩性的動物都沒有而人類獨有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人類實在比什麼東西都更卑劣，更愚蠢，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兩性的性交，本來不過是生殖的一個手段。在他種動物間，性慾的衝動，完全受天然的支配，由兩性雙方的合意而行性交；無論是無限制的亂交，或一夫一婦的同棲，要沒有絲毫強迫的意味或他種利害的觀念羼雜在裏面的。所以性交一事，在天然的意義上，全爲保存種族，本來是極高尚極重大，沒有什麼卑賤猥褻的意味。到了人類，性的本能，更比他種動物進展，其性慾的存在，不但在保存種族，更有高尙的個人的及社會的價值。因爲性慾是愛的原泉，而愛對於個人的精神的發達及社會的建設和發展，實在負有重

要的任務。所以從這一層看來，人類確是比他種動物更高等更進化，稱為萬物之靈，或者也不算得過言。可是人類却不能利用這樣最可貴重的特出的性慾，却看作醜惡卑猥的東西，一方面藏上禁絕或遏抑的假面具，一方面却暗地裏圖謀不正當的發洩，甚至於公認性交的賣買而不以為恥。因這性交賣買的結果，遂致發生了可怕的花柳病毒，蔓延到半數的人類，致有人種絕滅的禍患；我們因此稱『人為萬物之蠢，』恐怕也不能算做過分能！

賣淫這一件事的起因，雖有許多，但其根本的總因，實不外於視性交為遊戲而不以戀愛為基礎。更推究這無戀愛的性交的由來，却完全根於過去社會中重男輕女的習慣。因重男輕女的結果，男子蔑視女子的人格，把女子當做賣買的商品，同時又當作洩慾的器具，而所謂娼妓制度，便於此發生。所以賣淫制度的第一罪魁，便是男子，第二是娼妓本身，第三是社會全體。他們的罪惡，都可分為道德的和經濟的兩方面：就道德的方面而言，男子和女子，不知尊重貞操，視性交為遊戲，社會又不給以充分的教育，不使男女有正當的戀愛的機會；就經濟的方面而言，男子恣肆其經濟的威力以蹂躪女子的人格，女子甘心捨棄人格以求衣食，社會則造成男女經濟的不平等和貧乏階級，使女子不能得充足的衣食。總而言之，娼妓的起原，是個人及社會人格教育不完全的結果，人類關於性的道德的意義不發達所致。

中國素來自稱為禮義之邦，以男女有別作為人倫之一，似乎男女間的道德，應該有正確的標準了。然而中國歷來的倫理，是貴族本位男子本位的倫理，於賤民階級和女子無關的。所以女子的貞操，自來非常尊崇，甚至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格言；至於男子，却在禮制上公然規定了多妻制度。像賣淫這種可恥的營業，在春秋時代以前早經存在；歷來許多號稱名教中人的士大夫，都以挾妓飲酒，作為一種風流韻事；就是人人目為端嚴方正提倡女子貞節最力的道學先生們，也未嘗以『目中有妓』為嫌，祇以『心中無妓』自慰，其餘的人更不必說了。所以到了今日，各處的大都市無不設有公娼，由警察官廳徵收花捐，作為一種收入；至於私娼，則雖是窮鄉僻壤，也都到處充斥，不以為怪。反是非中國官廳管轄的上海租界內，有分期抽籤禁絕的

實行，這大約不能不算得禮義之邦的恥辱罷！

話雖如此說，中國人却也未嘗不覺得娼妓的可惡；他們屢屢咒咀娼妓，罵她爲迷人的妖精，徒手的盜賊，然而他們所咒咀的，祇是娼妓的本身，並不是娼妓制度。他們覺得娼妓的存在，很可以做城市中的點綴物，無聊時的消遣品；不過以爲做娼妓的女子，不應該引蜂惹蝶，蠱惑的人家子弟，貪得無饜，需索人家的錢財罷了。因此，數千年來，雖有許多人痛恨娼妓，但同時更有許多人贊美娼妓，並且有時痛恨和贊美同出於一人，並不覺得衝突。所以數千年來，從不曾聽到廢娼的呼聲；雖然偶爾有幾個嚴正的官吏，下令禁娼，但其目的，也不過到驅逐出境爲止；並且自號風雅的人，還不免要對於此等官吏，加上一個『煞風景』的批評。至於由民衆的意識，社會的輿論，發爲廢止娼妓的呼聲的，可說從不曾有過。這因爲中國人素來賤視女子，所以對於沈淪在黑暗地獄中的貧賤婦女，更是藐視無視了。

近年耶教道德輸入中國，一部分人對於娼妓制度的不良，始有了比較的明白的意識，去年四五月間廣州大規模的廢娼運動，就是受耶教道德的影響而發生的。到了最近，衆議院議員田桐等，又列舉『奴隸制度之因襲，有傷國家之體制，擾亂良好之社會，擾亂良好之家庭』等四大害，在衆議院提出廢娼案，主張從民國十三年起實行廢娼。這兩方面的廢娼運動，能否奏效，現在原不能豫料，但在素來人人以爲缺不得娼妓的中國，實在不能不說是破天荒的運動了。然而耶教徒的廢娼主張，是從慈善主義出發，立於有產者的地位，覺得娼妓的可憐，藉廢娼當作救濟她們的方法。至於議員的廢娼主張，更不過以政治家的眼光，覺得娼妓的存在，有傷國家的體制，害社會的安寧，所以不能不廢除。據我們看來，這都不能算做徹底的。因爲娼妓的應該廢除，實在還有更深遠更重大的意義存在，我們如果不能理解這意義，從根本上謀廢除的方法，祇把表面的公娼制度廢除，仍是毫無裨益的。

以國家的名義經營醜業，甚敗德蔑倫，導國民於淫亂，固屬莫大的罪惡，我們要請廢娼，不用說應該先從廢止公娼入手的。雖然有許多爲公娼制度辯護的人，曾舉出種種理由，如說公娼可舉行檢黴，私娼不能，更易傳播黴毒；公娼是集娼制度，私娼便成爲散娼制度，反能增多娼妓。然就實際上調查的結果，黴毒的傳播，檢黴時反較不檢黴時爲多；這因爲黴毒的檢査，本來極容易忽略，而宿娼的人，以爲有此保障反而更加大意的緣故。至於集娼和散娼，更不過是表面的話。在實際上，公娼制度存在，私娼也決不會少；況且公娼

可以公然的招引顧客，其弊害當然比私娼更多。所以像那替公娼制度辨護的人所說，實在沒有充分的理由，不值一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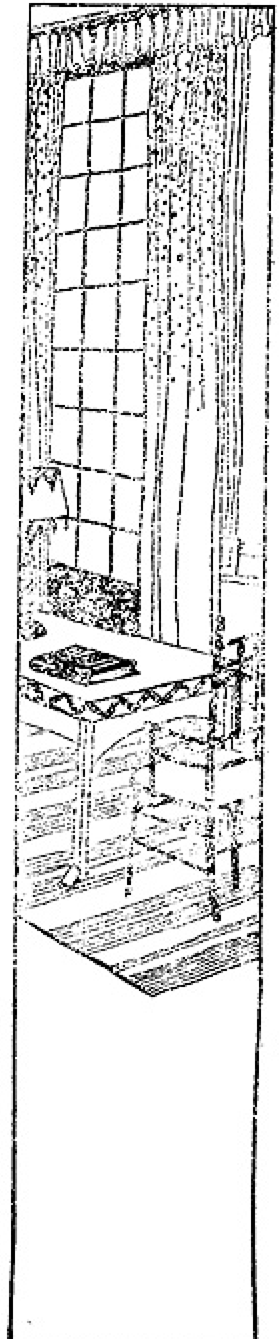
然而如果照田議員的提案，說私娼無大害於國家與社會，可禁而不可絕，祇要廢止公娼，便可以把大害除去，卻也未免過於淺薄了。無論是公娼，是私娼，賣淫制度如果存在一日，人類的種族，決不能避免那滅亡的大禍；因為淫亂的不德和花柳的病毒，實在是引導人類自滅的兩大原動力，公娼即使禁絕，這兩大原動力依然存在，怎能說他無大害於國家社會呢？所以我們如果承認娼妓制度是罪惡，不應該僅僅禁止了表面的公娼便算了事，一定不可不想一個從根本上撲滅的方法。

要從根本上撲滅賣淫制度，第一不可不先謀男女的平等。這又可分為兩方面；其一是經濟的平等；女子不但不當為男子的所有物，並且須有獨立的經濟權，以及職業的機會均等，同工同酬等權利。其一是性道德的平等，不但女子須有純潔的貞操，並且不可不建立男子的貞操，視失貞為極大的罪惡。第二，須謀經濟制度的改造，務使社會上沒有貧乏的現象，女子不致被迫而以賣淫為生活的方法。第三是教育的革新，使青年男女都能受得完全的教育，人人視失貞為莫大的不德；尤須施以充分的性教育，使知性的生活的如何尊嚴，黴毒的禍害如何可怕。第四更須建設新的婚姻制度，務使兩性的結合完全立在戀愛的基礎上，絲毫不受外的迫壓；戀愛一經破裂，便可解除婚約，男女間的關係既然非常自由，自然不會有越出正軌的性的關係了。這四種方法，雖然一時不容易實行，但我們為掃除人類的恥辱起見，為豫防人種的滅亡起見，卻非共同努力不可。

婦女運動號投稿諸君鑒

本社對於投稿婦女運動號選外諸君，前曾聲明各贈該號雜誌一冊，函索即寄。現為結束辦事手續起見，函索雜誌期間，定於本年三月底截止，逾期恕不來贈；未刊各稿，亦同時銷燬。謹此聲明。

婦女雜誌社啟



廢娼的根本問題

喬峯

賣淫這件事，從倫理上說，是一種惡行；從社會上說，是不正當的性的營業；再論到種族上的影響，又是使民族衰頹的一個因素。

社會上有賣淫之所以爲惡，因爲由此而生的結果，無一不有害於社會，種族，精神的進化和人生的幸福的。因娼妓的存在，花柳病傳播的可恐，已成爲顯明的事實，更沒有論證的必要。至於足以使精神的墮落也一樣顯而易見。賣淫生活中的性交關係，於愛之存在與否，及個性的如何，完全置之不問，祇以一種遊戲的態度，圖性欲的發洩。男女間的接合，任其失掉精神的內涵，養成不負責的，純是肉的接合，而人們將神聖的愛，看作褻瀆的肉欲，也在這惡習下養成了。此外如青年個人的墮落與不衛生，更在其次。

有以上的理由，所以多數人對於賣淫，向來都非常憎惡，甚至痛恨娼妓，視爲下賤，想設法禁止。社會上能禁止娼妓，固是很好的事，但我們試問這事要怎樣纔可辦到呢？

我們可以直捷的回答說，要使社會上沒有娼妓制度，很是容易，但要使社會上沒有娼妓這種事實的存在，却是很難。我們要希望絕滅娼妓，不可不先考察娼妓制度的由來。這制度的存在，大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男子的欲求，而娼妓遂應男子的要求而生。在生理上，男子的性欲衝動，本來比較的活潑。雖然性欲和食欲原屬不同，前者在滿足兩方面的欲望，而後者則祇以無知的食料去充饑

者的欲望，然終為了男子性欲的活潑和別的原因，女性卒成為供男子娛樂及滿足性欲要求的器具；並且男子以這樣看待婦女，婦女也以男子的玩具自居了。這是婦女應男子的欲求而操賣淫生活的根本原則。

第二個原因便是經濟制度。社會的生活程度既日漸增高，女子因經濟不獨立的緣故，為生活所壓迫，不得不應男子出資買性欲滿足之願望，而出此賣淫行為。愛里斯在他的性的心理研究中曾經說起，歐洲賣淫的婦女，以勞工階級，工廠女工，別項傭工及家庭間的傭工為最多，有時因工資低落而賣淫驟然增多，這種賣淫竟有一個特別名稱，稱為『短時賣淫』。弗萊脊納(Flexner)在所著的賣淫(Prostitution)裏更竭力伸說，經濟的迫壓是造成娼妓的根源。

除此以外，別的原因還多，但究不如這兩種的重要。如龍勃羅絮(Lambroso)一派的學者說，婦女有生而道德觀念薄弱，不以賣淫為恥的，這是一種病態的變化，和男子中天生成有犯罪性的變態一樣。其次更有許多低能的女兒，稍一不慎，很容易蹈入賣淫的一途。這固然也是賣淫的一種原因，但在中國，這原因却更不見重要。因為中國至今還通行人口賣買，一般操賣淫業的娼妓，買來的居其多數，所以在中國，大多數的娼妓，都是因家貧或被誘拐而墮入這一途；自願為娼的，要算比較的少數。

中國法律上，雖禁止買良為娼，但對於妓院中的妓女，素來不問其從何而來。祇在許可的地域內開設妓院，納過捐稅，便公認為正當，即使羣衆明知娼妓的備受虐待，慘無人道，也置之不問；偶有濟良所等的開設，以收容逃亡的妓女，而對於無法逃亡的人，並不加以救濟。到了近年，娼妓問題，纔引起多人的注意，並且漸漸意識到這種制度的應當廢除。向來主張的廢娼者所見到的害處，無非為了她的蠱惑青年，並且也不過空口主張罷了。最近纔有所謂廢娼運動，對於這問題的標目也漸漸認識明白；知道娼妓的應當廢除，不是『蠱惑青年』的問題，尤其是以人的肉體，為生財的貨物，有傷人道的問題，為倫理，社會，或民族的進化計，都不該保存這種制度的。

前面已經說過，表面上除去娼妓制度是容易的，但要求實際上除絕却很難。表面上的絕滅，只要頒布禁娼的法律便可了事。然無論何物，如果需要存在，供給也決不會斷絕的；所以公娼廢除，私娼一定增加，禁止嚴厲，祇能使她們祕密一點罷了。那麼，人類社會中，娼妓將永遠留存着麼？

要把娼妓根本絕滅，固然是很難的事情，但如果大家都能從根本上謀絕滅的方法，未必不可辦到。所謂根本的絕滅法，便是從兩方面着手。其一是經濟的改革，除去壓迫婦女爲娼妓的經濟原因，其一是道德的改革，把男女關係的觀念改造一番。其重要不下於經濟關係，因爲賣淫的雖是女子，而賣淫這件事的本身，却是男子的問題，是應男子的需要而起的。

然而怎樣可以改造男子那種買性欲滿足的要求，這却很有討論的價值。歐美有許多著作者，根據他們所見的情形，說早婚爲減少男子宿娼要求的方法之一。這因爲歐美各國的生活程度太高，男子往往怕結婚以後，不能負擔家族的經濟，不能不延遲婚期；然又因性慾衝動的不能抑制，不得不藉娼妓來滿足性欲。所以美國產兒制限會的宣言，舉減少男子宿娼，爲產兒制限的效益之一，以爲實行這方法，可使青年提早結婚，待經濟富裕之後再事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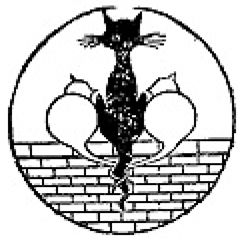
然中國的情形却不一樣。中國生活未嘗不困苦，但因生活程度比較的低，人民也耐得起苦，所以不能負擔贍養一事，却不致延遲婚期的。中國的習慣既通行早婚，似乎男子宿娼應該較少了。然而在事實上却並不如此，幷且宿娼的人，實際上往往已婚的男子居多。此等男子，並非完全因本能的衝動而宿娼，實在因爲有一種玩弄女性的癖性存在，我們雖不敢說這種男子，在歐美未必沒有，不過在中國我們多有看見罷了。

因此若要袪除這種社會的害惡，根本的辦法，非將經濟制度與倫理觀念一齊改革不可。法律不過是輔助條件罷了。

現在專就道德改造這一方面說，性道德的改良，必須性知識的開放，所以這入手辦法便是性知識的灌輸。人們若能了解生命界中兩性的意義，對於性欲自然會尊崇起來的。

兩性的道德，純是戀愛的問題，嫖之所以不道德也就是違背戀愛的原則。只要認明戀愛的意義與價值，自然知道用錢買肉欲是恥辱的事，雖沒有法律的禁止也不願去做了。

可惜這種根本的改革，與目下社會的公意相差還遠，改造經濟組織，固然不是空談所能濟事，改造兩性關係的正確的觀念，也不是容易的事，但這也許只是時間的問題，將來總會得漸向光明之路進趨的。



論娼妓問題

朱枕薪

娼妓問題是世界上普遍的問題，不是一國一社會獨有的問題。我們翻開世界全圖一看，紅色，黃色，綠色，藍色，赭色各處，凡是男女雜居的地方，那一處沒有娼妓。娼妓制度已成為現社會中一種普遍的社會制度。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德國的柏林，法國的巴黎，意國的羅馬，日本的東京，俄國的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國都所在，娼妓更多。中國自命為禮義之邦，然而十八省中，各縣都有娼妓。

倍倍爾(August Bebel)說：『賣淫是現社會中一種必然的社會制度，娼妓如警察軍人，教徒，與資本家一般為社會中的要素。』娼妓存在的歷史，由來已久，古時就有娼妓。古希臘與古羅馬，都有娼妓，這是研究歷史的人，誰也知道的。中國春秋時，管仲設女閭三百，中國大概在春秋時，就已有娼妓了。

按照現狀觀察，凡是社會，都有娼妓。盧勃納(M. Rubne)說：『婦女賣淫，隨時隨地都有這種事情，歷來各民族中，都有賣淫的婦女。』於是我們可以知道，娼妓問題確有研究的價值，我不妨在這里說一說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我們研究娼妓問題，應先明白娼妓問題的本質。現在一般人都以為娼妓問題是婦女的道德問題，婦女自甘墮落為娼妓，不顧廉恥，喪盡道德。這派人的意見，可以盧勃納的話為代表。他說：『娼妓制度牢不可破，因為這能滿足人類的性慾，順應人類的本性故。娼妓制度的存在，原因幾個婦女自己失德所致。社會中之人，有的是蠢夫，蠢夫之外有聰明人；有的是矮子，矮子之外有長子。社會之有娼妓，也就是這個緣故。』他以為娼妓是社會中的不良份子，原因在於個人道德的墮落。

娼妓問題關係到二方面：一是婦女；一是男子。所以娼妓問題不

僅是婦女一方面的問題，乃是男女雙方面的問題。盧勃納單單看到側面，無怪他有這種論調。

泰貝爾 (Ida M. Tarbell) 說：「婦女而爲娼妓，不能僅僅責她自己墮落，其罪還在嫖客。」此理很爲明顯。沒有需要，那會有供給呢？沒有嫖娼的男子，那會有賣淫的婦女呢？

娼妓問題與男子的貞操問題大有關係，只以現在偏重婦女方面講話，這暫置之不論。

就在婦女自身一方面講，娼妓問題決不是個人的道德問題，我斷定這是社會的經濟問題。婦女操那皮肉生涯，目的無非是在幾個臭錢。娼妓之所以爲娼妓的緣故，全因經濟困難，不能謀生，爲娼妓可以不虞衣食缺乏。班得 (T. Inde) 說得好：「婦女墮落爲娼妓的原因，基於社會的環境。婦女經濟不能獨立，於是就流爲娼妓了。」

娼妓之特徵，就是以身體作商品，供人使用，換取金錢。婦女爲娼妓的目的，個個都是要獲得金錢；婦女爲娼妓的原因，個個都是在缺乏金錢。娼妓自身與經濟方面的關係，非常密切。娼妓緣經濟窮困所致，這話恐誰也不能否認罷。

人類中有娼妓，是人類的大恥辱。社會中有娼妓，是社會的大汙點。妓院是藏垢納汙的地方，賣淫制度是一種不良的制度。世界上有許多罪惡，都緣賣淫制度而來，現舉其犖犖大者四端如下：

(一)販賣人口；

(二)虐待婦女；

(三)引誘青年；

(四)傳染疾病。

娼妓制度有弊無利，因其已成爲現社會中一種普遍的制度，所以我們有解決娼妓問題的必要。我們不能像愛昆 (St. Thomas Aguin) 那樣說法，說什麼「城中賣淫的妓院，正如屋中積汙的水坑一般；假使你去拆掉汙水坑，屋中就將不潔淨而發惡臭。」天下萬無此理。我們如果承認「社會中有娼妓，是社會的大汙點」這句話，又既知「妓院是汙水坑，」那麼，有汙點的衣服，總不及無汙點的衣服美麗，有汙水坑的地方，總不及無汙水坑的地方潔淨；換言之，就是無汙水坑的地方，總沒有像有汙水坑的地方那般惡臭，所以我們無論如何，總宜徹底的，根本的，積極的解決娼妓問題爲是。所謂「解決娼妓問題，」就是絕滅娼妓，不復使她們存在於世。然而，怎樣纔能解決娼妓問題呢？前面不是說過一句「娼妓問題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麼？我們明知其不易解決，愈覺討論

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了。

『婦女爲娼妓的原因，在於經濟窮困，』解決娼妓問題，就是解決娼妓的經濟問題。這原在婦女自身方面而言。至於男子的貞操問題，於理亦很重要。假使男子不復嫖妓宿娼，則娼妓自然而然會絕跡的。

倍倍爾說：『我們觀察娼妓制度，就能認明這是有產階級的社會。』又說：『娼妓制度是有產階級社會中的制度。』他的意思，是說娼妓是資本制度下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婦女的經濟，不易獨立。婦女與男子不平等，缺少受教育的機會，沒有自立營生的技能，加以社會中的職業位置，多爲男子所獨占，婦女寄生在男子肘腋之下，依賴男子爲生，可以不爲娼妓。沒有庇護的婦女，爲經濟所壓迫，遂祇有三條出路可走：

（一）爲娼妓；

（二）爲傭婦；

（三）爲女工。

三者之中，比較上以娼妓的生活爲最安樂而舒服。所以婦女爲娼妓的，也就非常之多了。

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對於娼妓問題的意見，都以爲娼妓是資本制度——私有財產制度——下的產物，解決娼妓問題，須根本推翻現社會的經濟組織。破壞現社會的經濟組織，將來實現社會主義，男女平等無差別，男女同有工作的技能與機會，男女的經濟各自獨立。這樣，婦女既不患衣食缺乏，則爲娼妓的目的已失。那時社會中，沒有娼妓，自在意料之中。社會主義實行後，廢除商業制度，消滅金錢於無形，男女二性，各自安居樂業。且那時婚姻必極自由，娼妓更無存在的必要。甚至廢除婚姻制度，實行自由戀愛。娼妓制度存在的二種原因，那時都已失去憑藉，娼妓必絕跡於世，娼妓問題也不解決而自解決了。

俄國十一月革命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武裝的共產主義。現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不必說，就是在新經濟政策未實行前，自命爲無產階級的國家，公妓雖遭禁絕，私娼却依舊存在，且反較從前爲多。這似乎不可解，但是不然。俄國革命後，經濟解組，國民非常窮困，衣食都虞不足。因爲經濟上發生困難的情形，國家分配的麵包，不足以充腹，所以婦女祇得爲娼了。革命後個人的經濟，較革命前更形窮困，正因其經濟窮困，所以革命後的私娼，就較革命前特別加多。由此更能證明『婦女爲娼妓的原因，全因經濟困難所致』，我們亦能得到一種確定的結論，就是娼妓問題完全是個經濟問題；

解決娼妓問題，在婦女一方面說，就是解決婦女的經濟問題。

娼妓絕滅的條件，在於婦女都能獲得安舒的生活，不虞衣食的缺乏，經濟寬裕，娼妓問題就解決了。

有人說，人之欲望不會有完全滿足的時候，那時或許她們另有他種目的，生活的必需品雖已充足，她們或者還想獲得生活的奢侈品，甘心仍爲娼妓的生涯，也未可知。

我以爲這層不必過慮，奢侈品非日常所必需，那麼她們的娼妓生涯，不過是一時的，而非終身的。她們既不以賣淫爲『生，』我們就不能稱她們作娼妓。

又有人引許智兒博士(Dr. F. S. Huezel)的說話說，『文明程度逐漸提高，賣淫制度逐漸進於美樂的境地，除非世界毀滅，大地平沉，娼妓終於不能絕跡。』

我說娼妓將來總會絕跡的，不過不易在短時間內就能達到目的罷了。如能解決婦女的經濟問題與男子的貞操問題，娼妓就會絕跡的。

娼妓問題不是一時可以完全根本解決的問題。爲減少性的疾病起見，官廳常檢驗娼妓的身體，這原是不得已的辦法。祇因娼妓接客沒有一定，官廳不能按日檢驗她們的身體，每星期或每月檢驗一次，結果並不見得怎樣有效。

據醫家言，女子患病，不易察出，官廳卽能按日嚴行檢驗她們的身體，恐亦不能救濟於萬一。英國於一八六七年時，當未實行檢驗娼妓的身體，此時軍隊中患花柳病的人，每千人中得九十一人。及至一八八六年，實行檢驗已有九年，此時軍人患花柳病的，每千人中得一百一十人。英國政府見此並無何等效果，患病的人反見增多，此後遂不復檢驗了。後六年，至一八九二年時，患病的軍人，每千人中反祇得七十九人。這僅就軍隊中人而言，如就全國人民計算，自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二年這三年中，患花柳病的人是一%。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九年這四年中，患病的人，反減爲〇·八一%。

至於娼妓自身方面的情形，亦屬相同。在一八六六年時，娼妓患花柳病的，每千人中得一百二十一人。至一八六八年時，反而增至二百零二人。

檢驗娼妓的身體是不中用的，與解決娼妓問題無甚關係，我對於娼妓問題的根本意見，就是主張根本的，澈底的，積極的解決娼妓問題。『除毒務盡，』須使娼妓絕跡於世。這樣，纔能算解決娼妓問題，娼妓問題也祇有這樣纔能解決！

賣淫事業之經濟的原因

陳德徵

著作家,做起關於『賣淫事業』的文章時,總說經濟的情況,是伏在賣淫事業之根下的,而且說賣淫事業的主因是貧困。同時,我們也聽見有許多賣淫者自己說,因爲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謀生,所以被迫着不得不出此道。約一百年前,柏倫德杜關德來脫(Parent-Duchatelet)曾說:『所以說起賣淫事業的各原因中,算「無工可做,」和「得不到充足的工資」二種原因,最有力量了;這種光景,或者在各大城中都可見到,但尤其在巴黎城中可以觀察出來。』照柏氏說法,似乎「無工可做」及「得不到充足的工資,」是賣淫事業無可逃避的原因了。在英國,照辟威爾(A. Sherwell)的說法,也可見和法國一樣,辟威爾說:『各種道德是隨貿易而起變動的。』(參閱 A. Sherwell, Life in West London, 1897, Ch. V.)德國的柏林,也是如此,在柏林登册的娼妓的數目,依荒年而增加。依彭集兒(Bonger)的統計,亞美利加,也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參閱The Nightless City, P. 125.)可見賣淫事業的由來,經濟的窘迫,是主要的原因了。

賣淫事業大都是一種經濟的現象,原因基於婦人工資的低廉或在貿易上驟然的壓迫。這樣廣泛的說法,凡是觀察者,處處可以這樣說的。但這種說法,不是觀察者信口開河,胡言亂語,他們是根據了詳細的精微的考察而下斷的。比如,施脫郎保(Strimberg)仔細考察了四百六十二個妓女,他找出這四百六十二個妓女中,只有一個,似乎不完全是爲了經濟的關係,願意幹那沒廉恥的事。各大城市中,我們都可以去調查那各妓女所以爲妓女的原因;我相信調查的結果,一定也會得到她們操此生涯的根本原因,是爲了經濟窘迫的結論。賣淫事業之中,經濟的因子,是沒法取消的。也許有幾個神經特殊的婦人,願意從事賣淫生活,以逐其過賸的性慾,雖則她們對於經濟上沒有困乏,(這種婦女,總爲娼妓,是否因

經濟關係，待下文再細說。）但大多數娼妓，却都是爲了經濟窘迫的緣故。解釋社會上各種現象，只要提出經濟二字，便有方法了，於賣淫這種現象上，經濟的解釋，更有效力。

屈老爾邊羅司坦耶尼女士（Vma von Troll-Borostyani）在她的"Im Freien Reich"裏說：『去問問這些不幸者，她們究覺是否極自由的願意落這個火坑。我相信差不多的人，都會告訴你一件因飢餓因無工可做而貧乏和窮困的故事：她們因爲無工可做，因爲飢餓，所以被迫而落這個火坑了；或者也有因得不到戀愛，因受人誘惑，因不知廉恥而落這個火坑的，但是她們總是無家可歸，她們總是無告，她們總是被人捨棄，她們不得已而落在罪惡的冷池中，難以救拔的呀！』（這段，係摘譯原著大意，）自然，這些說話，賣淫者願意和盤托出說給那些要聽或巴望聽的仁慈的朋友們聽，而且她們願意把這些說話，放給在仁慈者的口裏。賣淫者的無告，是千真萬確的呀！

有些操賣淫事業的人，是一無所事的。但大部分娼妓，是從工廠的女子，家庭中的傭婦，店裏的女子，和侍婢等階級上抽來補充的。在有些情形之下，工女們很難得到被人雇用的位置。因此，有許多做女帽的商婦，女裁縫，當她們商務輕淡的時候，便變了娼妓，當她們的貨色當令了，便回復過來做生意。有些時候，也有日間幹那有規則的工作，而晚間，便在街道上做娼妓的。我們可以老實說，而且帶着幾分真理地說，這一類隨心所欲的賣淫事業，在英國是十分流行的，因爲沒有被預防的方法禁絕的緣故。在英國以外，有許多國家，對於這種事，是有規律的。但倫敦以至全英國，這種秘密賣淫的事業，却沒有預防。倫敦中部，有幾處公共的盥洗室和着衣室，據說是被許多姑娘們所雇用的，她們雇用這種場所以塗脂抹顏料，（這種脂和顏料，是普通一般所喜悅的，）等到她們要回到家裏去的時候，又在那里洗去這種脂和顏料。在英國，有許多勞動階級或者甚至於較低的中等階級的父母，對於女兒們所過生活的實質，是不甚親知的，這是的確的。不過也須加上一句，就是女孩兒們這種行爲，也許有被她們父母故意放縱出來的，也許有被她們的父母激發起來的；因此，有一個通信員說，他知道英國有許多城市裏，賣淫這種事業不算什麼羞恥的事，而且在許多場合上，母親曾經用過的房子，被女兒拿了她母親的智識再去應用。瑞典也有像英國的這種壞風氣：聽說有十三歲到十七歲的女孩兒，在家裏和她們父母同住着很適意的，却也跑到街上去賣弄風情。

亞克敦（W. Acton）在論到倫敦賣淫事業的一部很著名的書

上說（這本書著在十八世紀之中葉）『娼妓生涯或賣淫事業是一種過渡時代的階級，這階級中間誠不知有多少不列顛婦人曾在這種旅路上行路的。』（參閱 W. Acton Prostitution, 1870, PP. 39, 49.）這種說法，曾經受那時候許多最真切的道德家激切的反對。這些道德家很反對這種說法：一個曾經落到汚穢的深坑裏去過的婦人，說道安安穩穩地爬將起來，一點也沒什麼危險，是可能的。不過所謂『曾在這種旅路上行路的』婦人，不但在英國有許多，即在別的國家也有許多，這是十分眞確的呀！因此，著關於法國賣淫事業的文章的大著作家柏倫德杜開德來脫說：『大多數娼妓存在時，不過是在過渡時代；在第一年中往往被解免了；很少很少的娼妓繼續下去直到消滅爲止。』雖然，要確算有多大數目，這是一件難事；沒有可以當作正確計算的資料，而且要察出那有聲望的已婚婦人，說她們曾在街上賣淫過，也是不可能的。

二十年前，有下面這樣的一個記錄：

『有一寡婦，年三十，有二子。在倫敦東角一家傘店裏作工，她竭力工作着，每禮拜可賺十八仙令，有時候，她在晚上，到街路上去賣弄風情，可以多增加一些收入。她常常在一處僻靜的街道的階砌上出現，這階砌是通大城的鐵道盡頭處之一。她是一個適意的，並不多看起來是主婦樣子的婦人。如果你和她談起天來，她會說是、「等她的女朋友」談起天來，頗能動人，並且插入許多她的供獻。她或者會引導一個男子到兩旁充滿了堆棧的狹街裏去，或者引他到她家裏去，她頗願得到那些男人所願給她的多少錢，從不爭論，有些時候，得到二十先令，有些時候，得到六辨士；平均算，每晚只能賺到幾個先令而已。她在倫敦，只有十月；以前，她住在新堡（New-castle）在那里，她並不曾上街做這樣的事情過。「事實依情勢而轉，」她很神聖地宣告着。雖然於警章仍然有違，但她說那一般警察，幷不十分干涉她，像他們干涉別的姑娘們那樣。她從沒有給他們錢，但暗示着說碰到有些必要的時候，滿一滿足他們的願欲，藉以交好他們。』

這段記錄很可以見得要從街上計算娼妓的實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有一件事應當記着的，因爲這件事，有時會被社會主義家和社會改造家所忘却的，就是，當貧困的壓力使賣淫事業起激烈的變易的影響的時候，（在這種影響發生的當中，增加了謀生的婦人的階段，因此可以認作賣淫事業的一因子）不是婦女們工資率之實際的增加所能獨免賣淫事業的。經濟學者毛林內利 （De

Molinari)，在宣說『賣淫是一種工業』並宣說『如果有別的相競爭的工業，能給婦人以滿足的抬高的金錢上的勸誘，她們便不至於常常引到賣淫這條路上去』之後，便指出那『沒有方法可以解決這問題的』這句話，『像旁的工業一樣，賣淫事業也被一種要求和需要所管轄的。那種要求和需要存在一日，賣淫將便能供給這要求和需要一日。這是我們所必遵行的需要和要求，或者科學能供給我們一些方法以遵行這些需要和要求。』毛林內利究竟希望科學用什麼方法以消滅賣淫事業或娼妓這種要求，却是沒有明指。（參閱 G. de Molinari, La Viriculture, 1897, P. 155）

不僅如我們所認定：當貧困的壓力使賣淫事業起激烈的變易的影響時，非婦人工資率的增加所能免除賣淫事業的，也不僅工資的增加不能與賣淫賺得的工資——這種工資即使本領十分平常的婦人，也會賺得到的——相比擬，而且我們也可以認定，普通一般的福利增加和興盛起來的時候，賣淫事業的工資，也會連帶着增加起來，而且賣淫者的數目，也會連帶着增加起來。因此，如果豐富的工資，看作賣淫事業的反抗者，我們只能說反抗這隻手所得的，比不過反反抗那隻手所得的。這不是和『貧困產生賣淫事業』這句話相反背。『貧困產生賣淫事業』這句話，是依舊存在的，不過為了文化複雜起來，所以此中曲折也多起來了。

立足在經濟的上面觀察賣淫事業的由來，我們總覺得經濟的窘迫是其主因。因為，就是當婦人工資率增加起來的時候，婦人的生活程度和奢侈量也同時增加了，她們的收入，總是不敷所出的。任何平常婦人所能賺得的工資，因賣淫而收得的我，她們自然而然有去弁得的傾向了。況且，普通一般福利增加和興盛起來的時候，一般的生活程度，一般的奢侈量和一般的消耗願欲，也增加和興盛起來了。所以僅從浮面上去設法，想加一些婦女的工資率，以消滅賣淫事業，也是無效的。

以上所論，僅從貧困的窘迫一方面觀察賣淫事業的由來，其實從經濟上做觀察的出發點，貧困祇是一面的原因罷了。下面，我想離開了貧困的窘迫，從反貧困一方面來看他的由來。

社會上有一種需要，必有一種供給。賣淫者固然大部分因為貧困。但，如果社會上沒有那些承受賣淫的人，賣淫者從何做起呢？所以賣淫者繁興的時候，必係承受賣淫者的人多起來的時候。賣淫者多是貧困者，那承受賣淫者的人，却未必是貧困者。當一個男人很窮苦的時候，他終日力作，終日把精力心思都放在衣食上，那里

還有空工夫去淫亂呢？當他淫慾起來之時，必係飽食煖衣之際。即使他在憂衣憂食但被賣淫者誘惑了，他的衣食之憂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承受賣淫者的人，雖有貧困者，但被娼妓誘惑時，其意念中，却沒有貧困的。

中資階級甚至於赤貧階級中的人們，他們算是困苦極了。但在他們遊息之時，沒有正當的娛樂供給他們，他們便把一雙眼放進他們自己的錢袋裏，一雙眼放到賣淫者的面龐，姿態和生殖器上面去了。所以承受賣淫者的嫖客，無論如何，是沒有窮的，因為窮了，便不去嫖了！中國人有句話：『飽煖思淫欲，飢寒起盜心。』這真是不錯的！飢寒者并不是沒有性慾，他那性慾，被飢寒壓制住了。飢寒者，一旦不飢不寒了，那怕他無七日之糧，他的性慾便壓制不住了。他們所需要的，正是賣淫者所供給的；他們如果有資財，那麽，他們的資財，正是她們所需要的；他們如果沒有資財，那麽，他們飢寒之餘所有的幾個血錢，也是她們所急需的。她們的兩眼，只認識金錢，並不認識金錢的主有者。她們的兩眼，飽含了對於金錢輕重的經驗，却並不飽含承受她們者貧富的經驗啊！

男性經濟的充分，固足以促起賣淫的事業。女性本身，如很富有，更足以促起賣淫事業了。富有的女性，飽食終日，一惟取樂之道掛在胸口，加之她們的裝飾，她們的周圍，都足以促起她們的性慾，她們便樂於賣淫了。她們的賣淫，並沒有什麽經濟的行為，只不過求承受賣淫者的供給和補充她的性慾而已。我們不能不認這種亂交行為為賣淫事業，我們更不得不承認這種賣淫行為是有經濟的原因，伏於其根本之上。

固然一件事的起原，不能以單純的理由概括其一切，可是舉其梗概而言，最好拿一單純的原因，來充分發揮一下。我固然承認賣淫事業的來由很多，絕不能把經濟的原因來概括，譬如，社交不能公開，戀愛的機位很少，或者在惡劣的環境之下，有許多女孩生長起來，她們生理的和心理的劣點，從她們母親身上和心上傳授下來，或者她們的周圍逼迫她們深入罪惡的火坑等原因，都足促起賣淫事業的發達。但我們放眼一看，覺得原因的大部分，都被經濟占去了，所以我便大膽拿了經濟的原因以窺察賣淫事業發生的深根，對於那僅以狹隘的經濟的理由，是沒法使我們窺見賣淫事業根底的這句話，便加以否認了。

着眼在經濟的原因上，以努力於賣淫事業的消滅，雖不能奏大功完全告成的凱歌，而大部分，也至少得以解決了。假使經濟革命告成的時候，各個人都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麽，經濟的壓迫，可

以免除了，因經濟壓迫而幹賣淫生活的，可以沒有了。而且經濟制度根本改革以後，正當的娛樂機關也設備了，因一時無正當娛樂而促起賣淫事業的現象也可以消滅了。經濟問題得以解決，社會制度得以改革，那由於經濟的原因——無論是經濟的窘迫和經濟的充裕——以致賣淫事業之促起，完全可以消滅了！

總之賣淫事業的由來，大部分由於經濟的窘迫，也有因經濟充分而賣淫者，畢竟都是經濟的原因，伏在該事業的根上。至於其他非經濟的原因，從經濟方面看去，似乎都不甚要緊了。因賣淫事業大都基於經濟的原因，所以要消滅他，也只要着眼於經濟的改造，僅僅在皮面上談廢娼，是沒有用的！

註：本文前半段參摘 Ellis's Studies o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而成。

萬國基督教婦女節制會會長戈登女士略史

劉王立明述



戈登女士近影

女士生於美之東方，幼小聰慧，性情柔雅，尤善撫琴。當女士二九之時，美國婦女節制會會長韋凡理女士，臨某禮拜堂演說，女士在座。韋女士每當演說之先，必請大衆歌詩，是日惟無撫琴者，乃詢之於衆曰："Is anyone here who would like to play for us"（列位中有誰肯來撫琴。）女士嫣然起立答曰："I will try"（我來試試。）自此以後，韋戈遂成管鮑之交，而戈女士之社會聲望，亦自此而一日千里矣。

二十歲時，女士即隨韋女士為祕書，曾與韋女士遊歷歐洲凡十三次。數年後，女士被選為美國節制會書記，由此漸升選該會副會長，會長，以及萬國基督教婦女節制會副會長。去年十一月，在美之費勒杜費亞，覺被選為該會會長。

今日各國之婦女節制會，有青年忠義軍兩部，均係女士發起。女士對於青年學子，素抱一種敬愛保護精神，聞來華時，將願接見我國多數青年。現女士年逾六旬，而精神矍鑠，愛談笑，與少年無異。此次來華，定能多益我國婦女也。

娼妓和貞節

屯民

現在的世界，儘多矛盾錯誤，可怪可笑的事情。但我想在許多矛盾錯誤，可怪可笑的事情當中，沒有再過於我國政府的一面提倡貞節一面公許賣淫的了。照褒揚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的規定，凡自三十歲以前守節或守貞至五十歲以後的節婦貞女，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及夫亡殉節的烈婦烈女，都可以受什麼褒揚的特典；而他方面又把賣淫爲業的娼妓分爲一等，二等，三等，由各地警察官署依等第徵收花捐，分她們賣淫的餘利，來做堂堂國家的行政經費；更有恐怕人家不識她們是娼妓，叫她們佩著水仙，桃花等徽章，當作賣淫的招牌，使她們可以上街兜攬生意的。讀者試想：如果貞女節婦須加以褒揚，那縱淫賣笑，不貞不節的女子，便該一律除滅纔是；否則既認縱淫賣笑的女子爲繳捐納稅的正當營業，守貞守節的女子，更有什麼價值呢？然而這提倡貞節和公許賣淫的兩件事，在我國政府竟會並行不悖。不是極天下矛盾錯誤可怪可笑之至嗎？

可是替政府辯護的人，一定會這樣說：『貞女節婦的應該褒揚，因爲守貞節是人生最難能可貴的行爲，獎勵這些人，是爲了維持風化表彰潛德的緣故。至於那賣淫的娼妓，原是卑賤無恥的人；她們自己願意操這種賤業，政府也無法禁止，不得不劃定區域，專章取締，以免漫無限制。』這樣的話，我們耳中也聽得很熟了。但是，我們如果就事實上加一番深沈的考察，便曉得這話是完全不合理的。試想，娼妓和貞女烈婦，是否同是一樣的人？爲什麼有的會守貞守節，受政府的褒揚，有的竟卑賤無恥，操那人人鄙夷的賤業？固然，

人的性質，有先天的善良的，也有先天的惡劣的，我們不能不承認。但是我們可以說，像這樣的人，社會上實在不十分多；至於一般的人，都是可善可惡的。試問，古今來曾經建坊立祠名列志乘的無量數的貞女烈婦，個個都是天生成三貞九烈的性質的嗎？那無量數倚門賣笑迎新送舊的娼妓，個個人都是天生成淫蕩無恥的嗎？這大約無論何人不敢遽然肯定的。我鄉有一句俗語，叫做『富節婦，窮義夫。』這因爲貧窮人家的男子，死了妻子，沒錢續娶，所以便迫他不得不做義夫。至於有錢人家的婦人，死了丈夫，還是有飯吃，當然可以不嫁；即使想嫁，她的家族也爲了所謂『家聲』的緣故，逼得她不敢不守節。雖然更有許多婦女並不爲了家族的阻撓或爲了有飯吃的緣故，卻從自己的本心願意守節；但這些人也是爲了受過所謂古聖先賢教訓的薰陶，深明失節是如何的惡德，如何的不名譽，所以雖有人逼她嫁也定要守節的。這種人也往往生於所謂『詩禮人家』的裏面，纔能如此。所以『富節婦，窮義夫』的話，雖說不能概括全體，卻確是眞理。再換一面說，我們更調查那娼妓的來源，便曉得得許多人所稱爲卑賤無恥縱淫賣笑的女子，都是由下層的無產階級供給的。這是歐美各國許多詳確的統計，已經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並且我們不待調查，從直覺上也可以斷定這是事實的。可見做娼妓的人，未必都出於自願，實在有迫她不得不做娼妓的勢力存在。說得直捷一點，如果那些古今來無量數建坊立祠名列志乘的貞女節婦，從小生在貧民窟的裏面，耳中從不曾聽到所謂古聖先賢的教訓，其中的若干人，因境遇的壓迫，未始不會變成卑賤無恥縱淫賣笑的娼妓；反之，那一般人所稱爲卑賤無恥縱淫賣笑的娼妓，如果生在衣食豐足門第高貴的詩禮人家裏面，從小受那三貞九烈的教訓，我想也一定可以建坊立祠名列志乘的。這樣看來，我們簡直可以說，政府的褒揚貞節，無非爲了貞女節婦的有錢，而公許賣淫，也無非爲了娼妓的無錢罷了。

況且，娼妓本來不是無故發生，也不能單獨存在的。一定先有需要娼妓的男子，然後會有娼妓的供給；而且一定男子少不得娼妓，娼妓纔會存續下去。所以我們可以說，創造娼妓制度的是男子，維持娼妓制度的也是男子，女子不過是被動的罷了。然而男子爲什麼需要娼妓？平常的女子，偶爾失節，便爲社會所不齒，男子爲什麼卻公然用錢來買這失節的罪惡，並且公然爲社會所認爲正當？對於此等疑問，我們可以很明白的回答說，這因爲女子有貞操，男子沒有貞操的緣故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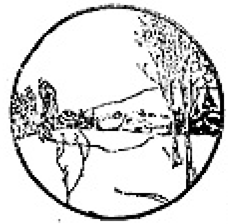
於是，我們可以覺得現在政府一面褒揚貞節一面公許賣淫的

一貫的論理了。因爲現在社會的法律制度道德習慣，完全是有產階級和男子所造成的法律制度道德習慣，是犧牲無產階級和女子的利益，以遂有產階級和男子的私欲的法律制度道德習慣。這些男子的有產階級，一面把女子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惟恐別人損害他的所有權，又因爲她們是活動的有意志的，不像他種無意志的財產的容易保管，所以造出節烈的教訓，教自己所有的女子去遵守，當作他們最穩固的保險箱；又怕她們未必都肯遵守，因而制成懲罰不貞節者的法律，和獎勵貞節者的褒賞，於是乎遂有古今來無量數的雞坊立祠名列志乘的貞女烈婦了。但在他方面，他們又因爲任自己的淫慾無限發展，而其力量，究不足以占有多數的女子，可以充分的滿足他一己的淫慾，所以又創造出娼妓制度來，祇要出少許的錢，便可任意選擇自己喜歡的女子，供他的玩弄；又怕這樣的辦法，與提倡貞節的原理相衝突，所以把淫蕩無恥——切可鄙可賤的名號加在她們的身上，橫豎她們要飯喫不敢不承受這些名號的。這便是今日男子和有產階級的社會裏，既褒揚貞節同時又公許賣淫，既需要娼妓同時又咀咒娼妓的一貫的論理。

人類如果是有理智的，便該明白這樣的論理是怎樣的矛盾，怎樣的錯誤，趕快要把從這樣論理出發的法律制度道德習慣，徹底的改造一番了！因爲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有產的是人，無產的也是人；犧牲他部分人的利益以遂這部分人的私欲，決不是人的行爲；我們如果還承認自己是一個人，不可不承認他人也是一個人，把非人的行爲從速改革纔是。

非人的行爲應該怎樣革除呢？便是人人都應該抑制自己的私欲，尊重他人的人格，不要強迫或引誘他人做他們自己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再說得明白一點，女子應該有自主的貞操，同時男子也應該有自主的貞操，男女間的性的交涉，應該當作人生唯一的莊嚴重大的事情，不該當作一種玩樂猥褻的事情。到了那時，當然不會有勉強的貞操和非人生活的娼妓了。

訂正 本誌『婦女運動號』第七頁插圖下遺漏『溧陽女子參政協進會全體會員攝影』十五字特此訂正



賣淫的動機

——一個小小的報告——

待秋

賣淫的動機，頗不一致。依從學者的臆測，很難得到正確的原因。最好最有趣味而且最有利益的方法，係從娼妓口中直說出來的所以操此賤業的理由。有許多國家，探娼妓的話這件事，是為那些和娼妓接近的人們所尊視的。還有許多國家，凡良家婦女未為娼妓之先，應先註册，述說她們所以為娼的理由。柏倫德杜開德來脫(Parent-Duchatelet)首先注重這調查賣淫的動機的事。他曾經調查巴黎的婦女，找到五千妓女所以甘願為娼的理由如下：

被窮困壓迫而為娼的	一四四一人
被有意拋棄她們的愛者所引誘的	一四二五人
沒有父母贍養的	一二五五人
其他	八七九人

照這種調查報告看去，差不多完全為了經濟的原因而為娼了。

在比利時京城不魯塞爾(Brussels)於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八四年的二十年之間，有三千五百零五人，註册為娼。她們指出所以為娼的原因，與柏倫德林開德來脫氏所載，頗不相同，但或者比較要可信一點，雖則有許多顯著而且奇怪的不同點。在三千五百零五人中，有：

因極窮困無以謀生迫而為娼的	一五二三人
直認為性慾的緣故而為娼的	一一一八人
因與不端友人相處的	四二〇人
厭惡工作因工作苦而報酬少的	三一六人
被情人所遺棄的	一〇一人
和父母口角因而為娼的	一〇人
被丈夫所拋棄的	七人
和守護她們的人意見不對的	四人
有家庭齟齬的	三人

被她們丈夫逼迫爲娼的	二人
被她父母逼迫爲娼的	一人

倫敦梅立克(Merrick)曾在他做米爾彭克監獄(Millbank Prison)牧師的時候，找出一萬六千零二十二個娼妓當中，有：

自願離開家庭或職務而爲娼以取得一生的娛樂的	五〇六一人
因困苦不堪而爲娼的	三三六三人
被誘惑而爲娼的	三一五四人
受了婚姻許可的誘惑或欺瞞並且被情人和親屬所遺棄的	一六三六人

梅立克曾將全盤統計一下，他說有四千七百九十人或者可說是全數之三分之一，可以說是直接爲了男人而爲娼的，其餘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人，係因別的緣故而爲娼的。他並且說，那些說是困苦不堪而爲娼的女人中，大都是懶惰的或庸懦無能的人居多。

洛康(Logan)是英國城市的一個宣教師，而且和娼妓頗爲接近的，他把妓女分爲以下四類：

(一)有四分之一是僕婦，尤其是公共招待室，酒店裏僕婦，因此引到這條路上去的。

(二)有四分之一，是來自工廠等處的。

(三)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是由鴇母招去的，因這些鴇母，常常到鄉間的鎮市上去招妓女的。

(四)最後一類，又可區爲二種：其一，因貧困孤苦，怠惰或脾氣不好，不合做尋常職業的，因而流入爲娼；其他因被一種假婚約的誘惑而爲娼的。

美國山格爾曾報告一種訪問二千紐約娼妓的結果，據她們所說，所以爲娼的原因如下：

貧困孤苦的	五二五人
意志偏向的	五一三人
被誘惑的及被人遺棄的	二五八人
渴酒或有飲癖的	一八一人
受父母親屬或丈夫虐待的	一六四人
當賣淫是一種安閒生活的	一二四人
因伴侶不好的	八四人
被娼妓說服的	七一人
太懶惰不願作工的	二九人
被姦污的	二七人

在僑民船上被引誘的　一六人
在僑民寄宿舍裏被引誘的　八人

最近美國赫岑生教授(Prof. Woods Hutchinson)自己和三十個人置身於各大都會裏去因此得到許多答案，他從這些答案中，觀察賣淫的病原，以百分數計之如下：

愛裝飾奢侈和逸惰的	四二·八%
家庭周圍不良的	二三·八%
被誘惑的(在這種場合中她們完全是無知的犧牲者)	一一·三%
沒人雇用她們的	九·四%
遺傳的	七·八%
單純的性的嗜好的	五·六%

意大利於一八八一年的時候，從註册的十七歲以上的一萬零四百二十二娼妓中，考察她們所以爲娼的原因，可區分如下：

邪僻放修心術不正的	二七五二人
因父母丈夫等死亡而爲娼的	二一三九人
被情人誘惑的	一六五三人
被雇主誘惑的	九二七人
被父母丈夫等遺棄的	七九四人
好奢侈的	六九八人
受情人或家庭以外的人煽惑的	六六六人
受父母或丈夫煽惑的	四〇〇人
藉以贍養父母或兒女的	三九三人

從俄羅斯妓女口中所說出來的，她們爲娼的原因據費特羅(Federow)的記錄如下：

工資不足者	三八·五%
好娛樂不事生產者	二一·〇%
沒有地位者	一四·〇%
被女朋友說服者	九·五%
失却工作的習慣者	六·五%
鬱悶惱怒並藉以和情人爲難者	五·五%
好飲者	·五%
其他	四·五%

這一個小小的報告，雖沒有把中國的賣淫者的動機，統計出來，但由此也可以推測幾分了。希望有心人，能做一番對於中國妓女的調查事業，爲根本的研究。



賣淫之社會學的考察

日本林癸未夫原著
無競

一　結婚的創造與私通的永續

凡人類的性的關係，通常分爲結婚，私通，賣淫三種。然從社會現象上發生的順序看起來，結婚比賣淫早，私通又比結婚早。

私通的起原和人類的歷史一樣長久了。太古時代，私通是唯一的性的關係的手段，同時又爲人類增殖的唯一原因。那時的私通便是公通。

人類的創造結婚的觀念，大約已經在極遲的時代了。不過結婚一事，照原始的意義，祇是爲了特定的男子和女子（其一方或雙方都不妨是多數）領有排他的性的關係的便宜起見，爲永續的同棲或者至少互相提供特別的機會罷了。至於其手段上，或者是雙方的要約，或者是賣買，或者是掠奪，都在所不問。然這樣特定的男女，爲排他的而且永續的結合，在周圍的別的男女，一定有多少的不滿和不便的。所以他們不能忍受這不滿和不便，極端反對這事實，不絕的主張性的關係的機會均等主義，因此這事實的存在非常困難，而結婚遂不能成立。直到人類都肯忍受各自的不滿和不便，承認並且尊重別的男女的排他的永續的結合，結婚纔有成立的可能。所以結婚是起於某民族中間互相捨私從公的觀念；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到了人類已有發生社會組織的根本思想的程度，知道依相互的抑制以維持共同生活的平和，纔有所謂結婚。在

他們沒有這樣的智慮以前，決不會發生這種思想的。所以在人類思想不會進到這程度，沒有所謂結婚這一事的時代，不知經過幾千萬年哩。

然至於公認結婚爲社會生活一種必要的制度以後，私通占那結婚的預備條件的地位，大約仍然有好許多年。同時並不是結婚的豫備行爲的單純的私通，也並不因結婚制度的發生而有所阻礙，在各時代中，仍然不絕的通行，這也是無可疑的事實。不過我們所當注意的，自從結婚制度發生以後，便創造所謂認私通爲不道德行爲的思想，而且逐漸的普及。尤以在猶太民族間宗教的倫理觀念上，惡私通最甚。在利未記，申命記，及其他舊約的豫言書，屢次教訓着私通須罰以死，便可明白。這思想在新約上更是高調，甚至非難見婦女而起邪念爲不道德。又耶穌在他方面力說信仰上帝可以救免罪孽，雖是摩西十誡所用峻嚴的律法，也可減輕，然基督教道德視私通爲罪惡的觀念，却始終不變。

佛教以色慾邪淫爲人間最大的業障，不必再說。又如『男女七歲不同席』的儒訓，也不外認私通爲不道德而加以豫防罷了。

然而古今的道德律中，雖然屢屢主張禁止私通，但遵守的可說非常之少，幾乎和『勿謊語』的教訓一樣。結婚的禁止爲什麼有這樣困難呢？這大概因爲私通比結婚和賣淫更多戀愛的緣故。

除掠奪和賣買以外，結婚一事，依當事者的戀愛而成立的，在其發生的初期，要比社會制度完備以後的時代更多。至於這戀愛，或者由精神的動機，或者由肉體的誘引，或者是暫時的，或者是永久的，姑爲別一問題，可以不說；總之，是對於特定的異性的愛慾之念的廣義戀愛。這戀愛，起初本是私通，因結婚制度的發生而成爲結婚。然在社會制度的幼稚時代，不經當事者自由意志的選擇甚至蔑視當事者自由意志的強迫結婚，像後來時代所見而且在現代還是通行的一般的，却還沒有社會的必要；那時結婚的動機，大概都是戀愛。

然而到了結婚在社會制度上占了確定的地位，並且看做次於生死的一種人生大事，在結婚成立的時候，便要用一定的禮儀來表現他。這樣，結婚的不能缺少禮儀，一面是證明結婚之社會的意義更爲重要，同時表示結婚一事，漸次失却其自由性，不得不立於制度習慣的拘束之下。換一句話，結婚已從個人的而推移到社會的了。這樣的推移，因社會組織的漸次複雜，設上下的階級，生貧富的差別，從身分職業分出異同等，更急速的進行。尤其因爲禁止結婚的道德律，努力使青年男女隔離的緣故，以致特定的男女間可

以發生戀愛關係的機會，受顯然的限制；倘使發生了這樣的關係，也爲了各人所屬的階級，身分，及其父兄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所干涉，使其戀愛不容易發展以至於結婚。同時，這樣的事情，不用說又成爲使無戀愛結婚成立的原因；所以像原始社會所通行那種戀愛與結婚的婚姻關係，斷被障害，而毫無戀愛的結婚，遂到處通行了。

然而無論用了怎樣的社會制度的威力，要想禁遏戀愛的發生，總是絕對不可能的，不過約略能夠限制他的機會罷了。戀愛既然不能禁止，然限制他使其不能進展到結婚的制度習慣，既然存在，戀愛的當事者，對於性的關係，不得不斷絕妄念，否則便爲私通。許多的道德律，都是這樣的訓誡，絕念，甚且視戀愛爲罪惡。然而人類的本能，常常比聽從這樣的訓誡，更爲強烈，尤其在這種道德律沒有權威的時代，濫行私通。如羅馬的帝政時代，法國的鮑爾奔王朝時代，歷史上都很明白的告訴我們的。

二 賣淫的起原及其發達

如前節所述，從性的關係發展的順序言，從戀愛而爲私通，私通進化爲結婚，到了結婚漸次失其個性，帶社會性過大，更誘引私通的發生，雖經許多的聖賢，不遺餘力的去壓制他，終於沒有效果。而其主要的理由，就是在結婚的動機及結婚生活的過程，有逐漸離開戀愛的傾向，反之，私通雖然是暫時的，却是以戀愛關係的存在爲前提；所以人類如果沒有極強烈的意志，能夠打勝了基於戀愛的性的關係的慾望，或者自覺打勝的必要，要想禁遏私通，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我們所不可不首先承認的事實。

私通既然是這樣難以禁遏的事實，爲什麼賣淫一事會出現於社會呢？對於賣淫之社會學的考察，就不得不從這里出發。

私通以戀愛爲前提。不用說，這戀愛也有熱烈真摯的，也有輕浮淺薄的；也有長久的，也有短促的，然而不是相互間有多少的愛情總不會發生私通的事情的，至少非相互間有對於性的關係的內心的欲求不可。果然如此，私通一事，在其當事者，第一必須有相識的機會，第二必須相互發生愛情，第三其愛情必須發達到很強，能夠打勝道德的抑制的意志。通過了這三階級以後，私通纔能實現。所以在那里，從最初的對而到性的關係的實現，「時間」的媒介，不得不爲必然的要素了。而且這時間，也有要數年數十年的，也有祇要數日或數月的。這是依當事者的性格，修養及境遇而差別；又，這時間的長短，雖然未必可以作測量愛情深淺和真偽的尺度，然無

論如何，非有時間的經過，決不能從戀愛發展到私通。如果沒有時間的經過或者經過的時間過短，便不是私通，可以說不過是淩辱或近於淩辱罷了。

私通的成立，既然以時間的媒介爲必然的要素，那麼，對於那在不得利用這時間的媒介的事情之下者，私通便不可能，可不用說了。然而那一種的人是在這事情之下的呢？這第一便是『旅行者』旅行者以短期間停留於未知未見的衆人間爲原則，所以他們要依私通的方法滿足其性慾，便成爲不可能，而且也非常之困難。這是看了前述私通成立的徑路，便可明白的。

賣淫一事出現於人類社會的最初動機，實在是旅行者。而其最古的起原，想來大約是應軍旅的必要。因爲爲戰爭而遠征，大概專是壯年男子的旅行，而且此外更尋不出安慰的方法。在古代的史乘，常常載有征戰中攜帶若干婦女以供軍中的享樂的，這實在就是賣淫的濫觴。

在此處，著者更覺得有闡明賣淫的意義之必要了。所謂賣淫，乃是依當事者一方致報酬於他方所行的性的關係；換一句話，是對於一付代價者應其需要而供給的勞務。從法律上的性質說，是一種傭雇契約，可與按摩同視。所以在其不以戀愛爲前提的一點，與私通的性質完全不同。固然，賣淫關係上，也有同時發生戀愛關係的，但這不過是偶然少見的事情，並不是賣淫的本來性質，這是不必說的。所以賣淫的方法形式，雖有許多，然其特徵，大概無愛，而以報酬的授受爲必須要素，並且其當然的結果，並不像私通的必須時間的經過的。

在古代，多數人的長途旅行，大概祇有戰爭。然而隨着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居住在遠隔地方的人民，漸次互相往來，經營商業，因此平和的目的的旅行者逐漸增多。此等旅行者在異鄉的流寓期內，不免苦於孤獨的寂寞，不得不從自然的希望，感受醇酒，音樂，異性等強烈的誘引。這時他們的財囊，正因了新的貿易而充盈；他們的身上，又飾着異國人眼中所喜的珍奇的品物；於是那些希求以滿足此輩的渴望去交換此輩所願出的厚酬的人，遂因此出現了。所以無論那一國，凡是賣淫最先發達的地方，常常是他國人往來頻繁的商港，全爲了這個緣故。

——歐洲的十字軍，從各方面看來，是世界文化史上極有重要意義的大事件，然而賣淫制度的普及，也是從十字軍而來的意外結果之一。因爲前後八次的十字軍，因其參加人數的衆多，往來地域的廣闊，海陸交通運輸的發達，及此種狀態的繼續到二百年之久，實

在完備了促進賣淫制度普及的條件。

十字軍雖然在第十三世紀的末葉終結，但其及於賣淫制度發達的影響，其後却仍有長久的勢力。因爲十字軍在近代文化史上，有兩個最顯著的大功績：其一是促進文藝復興的氣運，其一便是造成近世社會主義勃興的基礎。不用說，現代資本主義的有支配全社會生活的大勢力，實在是產業革命以後的事情；但資本主義的精神與其萌芽，發生於十三世紀以後意大利的大都市，却是因了遜巴德精到的研究而闡明的。然十三世紀以後北意諸都市異常的繁榮，實在是發端於十字軍人馬運輸和物資交易的盛大，這是歷史家所公認的。

歐洲的商業，受了十字軍的影響，大爲活潑。而商業的影響，當然促進人事往來的頻繁和都市的勃興，因爲水陸交通的要衝都設了市場，把買賣的物資寄遞到此地來更爲便利的緣故。不但如此，凡人看見有了新奇有用的生活資料，當然立刻想購求得來以供自己之用的，所以定居在獲得這種有用品最便利的地方卽接近賣買市場之處的人，逐漸增加，也是自然之勢，於是該處便成爲都市了。

商業都市的建設，是促起賣淫制度發達的原因，這是公認的事實。都市增大，賣淫也隨着增多。現代都市可驚的膨脹，主要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結果；而資本主義的精神之發達，是依南歐商業的繁榮而促進；南歐商業都市的建設，是由十字軍所誘致。所以追溯現代賣淫制度的沿革，不得不推原到十字軍了。

三　賣淫與現代社會生活的特質

賣淫是隨着都市的發達而發達的。然在現代能以不可防遏之勢而蔓延的直接的原因，更不能不求之於現代社會生活的特質。一世紀或半世紀以前政治上產業上的一大變革，及於各國民社會生活的影響，雖有種種，然無論何國，都有下面所舉五種共通的特質：

第一是多數人從農村到工場的移動。大規模的機器生產組織，勢不得不向農村去求勞力的供給。在深山荒野和父母兄弟一同過活的青年男女，相率就職於他鄉。不用說，在最初的時期，以農村過剩的勞力用在他方，很可緩和他們的生活難；但隨着工場生產事業擴張的勞力需要，要比農村中因人口自然增加而來的過剩勞力之供給，快過倍蓰；其勢必至於把農村中必須留着從事耕種牧畜的勞力，被工場所奪去。而大部分未婚的多數青年男女，沒有

了以親愛之情保護監督的人，突入於羣集的孤獨生活裏面。

第二是商業的發達。以蒸汽電氣爲動力的運輸，通信，交通諸機關的異常發達，使激增的工業製品的分配及交換，迅速而簡易，因之商業貿易得以遂其顯著的發達。銀行，保險，倉庫等業務，也一同激增，人事的往來十分頻繁。

第三行政機關的膨脹。因了社會生活的複雜，國家及公共團體應該處理的事務，因之益繁，而從事於此的人數，也因而增加。

第四教育的普及。從前在僧侶及村塾師手中分散的行施的普通教育，移到新的大校舍下面；接着隨了高等教育及各種科學的專門教育的發達，多數的青年，遠離父母的膝下，把青春時代都費在異鄉的遊學。

第五是軍備的擴張。普法戰爭以來，列強的軍隊都無限的擴張，或行強制的徵兵制度，或建設大規模的軍器兵艦製造工場，使多數的壯丁及職工，密集生活於比較狹小的地域中。

上面所舉的五種原因，當然使人類社會的生活發生一大變化。其可認爲最直接的結果之一，便是都市的膨脹。世界各國的首都及商工業中心地的都市，以垂直的且水平的速度而擴張，其中收容的人口，以更高的速度而增加。全國的人口在二倍三倍之間，都市的人口常爲五倍十倍。而有上述五種原因的程度最高的國家，卽政治的經濟的國力發展國勢強盛的國家，當然更爲顯著。

其次，我們所應該認知的，是一般的婚期的延遲，這大約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爲了教育及兵役，爲了徵兵的緣故，不得不送幾年的壯年期於兵營中；爲了受高等教育的緣故，不得不過青年時代於學舍。把結婚延宕到此等事務完了之後，這是不得已而且應該是認的。尤其因了女子教育的逐漸普及，把她們完了做人妻的準備的時期，不得不延緩了幾年，通例常比女子長幾年的男子的婚期，也不得不跟着延遲。第二個理由，是保持個人生活自由的要求。此傾向，在都市生活者更爲顯著。因爲這是一面有關於享樂欲望增大的緣故。都市的膨脹，當然促進種種享樂的設備。從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劇場，音樂堂，公園等有文化的意義的設備以至於妓館，飲食店，遊戲場等低級的娛樂機關，不絕的提供，那使都人士不至於無聊的刺戟。都會對於田舍人所有蠱惑的誘引，卽以此等享樂設備的力量爲主。因爲這些東西，在純朴，閒寂的農村生活中，到底是無從得到的。有了這種祇有都市可以得到的豐饒的享樂，所以雖是在農村中極其難堪的非家庭的生活，在都市裏不但絲毫不覺得苦痛，而且爲着免除家庭生活的束縛和煩累，保持個

人的自由，反覺得孤獨是必要條件了。不用說，達到一定的年齡，害獻家庭內平靜的和樂，勝於外界刺戟強烈的享樂，本是人情的自然。所以終生獨身的，今日尚不很多，然這至少是延遲結婚時期的一個原因。

第三個最大的理由，便是一般生活程度的向上。現代的一般民衆，對於自己所得不能滿足其生活慾的事實，都抱不滿，這原是當然的事情。然他們所感的生活難，如果把物價的暫時高下，置諸度外，就長年月觀察起來，就可曉得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他們自己於不識不知間向上的生活慾的不絕擴大。人類的精神的和物質的慾望，都想獲得更良更美更豐更大的生活資料，逐日逐月的進展，無所底止。尤其隨着教育的普及，對於物質的精神的文明所提供一切生活資料——住宅，燈火，燃料，飲食，衣服，圖書，藝術——的智識，日益開發，欲望當然也跟着開發；至於各自的所得，不過沒有減少，或者也逐年增加一點，但對於生活資料不滿的欲望範圍，却很快的擴大，所以對於生活難的感覺，也很快的加強。我們如果回顧那十年或幾十年前在社會上占着和現在我們同等地位的人，他們的生活資料怎樣，就能承認這樣的事實了。然而我們如果痛感到生活困難的原因何在，就不得不延遲更加誘致生活資料缺乏的結婚了。

上面所述現代社會生活的特質，都是促賣淫普及的有力的原因。

四　大都市的賣淫和私通

賣淫在現在幾乎全部是都市的問題。歐洲商業勃興以前的大都市，大概都是由回回教徒建設的。當中世紀君士坦丁堡，伯達。該羅，有一百萬人口，塞維拉，科達華有五十萬人口的時候，巴黎的住民祇有二十萬，維也納祇有五萬，倫敦祇有三萬五千，遠倫祇有三萬，漢堡祇有一萬八千。雖然統稱都市，其規模的大小，使市民生活的樣式，大有差異。在小都會中，除了旅行者外，陌生人(Stranger)的混住，非常之少；所以大概都互相認識，各家都有親密的交際，幾乎和鄉村相仿。因此私通的事情，比較的容易發生，而賣淫的存在却覺困難，即有，也限於極小的範圍，因爲在小都會中，營這種業務的婦女和她們的顧客，都極聳動一般的視聽，與之接近的，都不免不好的批評。

然在過去數世間人口祇有幾萬的小都市，現在却都成了大都市；倫敦的人口增到七百萬，巴黎三百萬，維也納二百萬，漢堡一百

萬，寇倫五十萬。如柏林，在拿破崙失敗時，還不過二十萬的人口，但到了今日雖然祇有一世紀，却增加到五百萬。日本都市的膨脹，也很可驚異。日本的人口在內地，明治二十六年，是四千一百三十八萬，到了大正九年增加到五千五百九十六萬，其增加率不過爲百分之二十六。然在這三十年中六大都市裏住民的增加率，却如下列：

	明治二十六年	大正九年	增加率
東京	一、二一四、〇〇〇	二、一七三、〇〇〇	四五%
大阪	四八二、〇〇〇	一、二五二、〇〇〇	六二%
京都	三一七、〇〇〇	五九一、〇〇〇	四七%
神戶	一五三、〇〇〇	六〇八、〇〇〇	七五%
名古屋	一九四、〇〇〇	四二九、〇〇〇	五五%
橫濱	一五二、〇〇〇	四二二、〇〇〇	六四%

其中像增加率最大的神戶，橫濱，都是維新後建設的都市。在明治二十六年的時候憲法施行後不過幾年，而且工場的經營也正漸漸就緒，所以從那時到大正九年，正和英國的十九世紀全部，法國的十九世紀後半部相同，乃是前節所述社會生活變遷最活潑的時代。在這時代，都市有這樣的膨脹，正是當然的事。

在美國八十年前，地理書還沒有名詞的芝加哥，第脫羅，現在變成了大都市，也全是產業革命所賜的。

凡在這樣大都市內市民的生活，是羣集的孤獨生活，人人可以體驗得出的。相識的人，不過千萬人中一人。住往幾年同住在一屋中，不曾見過隣人的面貌，幾十年同住在一條巷內，見面不相招呼。上街，趁電車，進店舖，上飯店，幾乎滿眼都是陌生人。默默相逢，默默相別。這幾百千萬終生有無再見的機會的人們，紛然雜然營那羣集的孤獨的生活，是大都市的現狀。

大都市中這樣的生活狀態，不用說，可以把小都市中使賣淫難以存在的原因完全除去了。譬如人口一萬的小都市，有娼妓十人，人口百萬的大都市，有娼妓千人，其比例雖完全一樣，然而她們的風俗擧動惹起一般市民注意的程度，和減低她們顧客的名譽的程度，却大有差異。在小都會中，往往很尋常的事情，因爲關係人爲大多數市民所共知的緣故，便驟然的傳播了。然在大都會，却因爲曉得的人很少，即使發生的事件非常動人，覺沒有人把他當作一個問題。所以在大都會，無論何人，都可以出入娼家，無論何人，都可以迷戀於娼妓，這在一般市民，不過是一件不值注意的平凡事情能了。

除了這市民的無感覺外，還有使大都市賣淫增加的最有力的

原因，就是學生，軍人等壯年未婚者及商工業傭雇者等少年的獨身男女，非常增多，和短期停留的旅行者，不絕出入。同時一半為生活難一半為享樂追求的便宜而不甘於獨身生活的俸給生活者，逐漸增加，也是應該列舉的一個原因。

日本大都市中的賣淫者，大概可分為娼妓，藝妓，私娼三種。其中除私娼無確數可查外，在東京市的娼妓及藝妓數，大概如左：

	明治三十六年	大正二年	大正十年
藝妓	五、一九三	六、一〇四	七、五二二
娼妓	三、〇六〇	五、三三九	一〇、九五四

可見藝妓數雖僅三倍於前二十年，二倍於前十年，娼妓數卻特別的增加。又兩者合計，約二倍於前二十年間，一倍半於前十年間，其增加率遠在東京人口增加率以上。

就大體而言，可說都會是賣淫的舞臺，鄉村是私通的舞臺。因為私通像上面所述必須有戀愛的誘引，戀愛必須從相識起頭。在都會中，青年男女相識的機會除了特別的事情以外，可說極少，在鄉村裏幾乎全村都是相識的。不但如此，鄉村人大概教育程度較低，缺乏貞操的觀念，而且有到處可以看到自然的相交的便宜，所以陷於私通的機會，確比都會多。這一點我想歐美和日本完全相同的。

但是這里有和我的推定違背的：就是私生兒的出產率，都會卻比田舍多。據日本國勢院調查，大正八年全國私生兒的出產率為八・二%；大都市的東京府，八・九%，大阪府一六・三%，京都府一一・六%，兵庫府一〇・一%，愛知縣九%，都比全體多。祇神奈川縣六・四%，為例外。又據一九二〇年美國勞動部少年局發表的報告書題為兒童保護問題的私生兒上，歐洲各國與其首都的私生兒出產率如左：

名	私生兒對於總生產數的比例	首都名	同上
英格蘭及威爾斯	四・〇%	倫敦	三・五%
蘇格蘭	七・〇%	格蘭斯哥	七・〇%
愛爾蘭	二・六%	杜柏林	三・一%
法國	八・九%	巴黎	二五・五%
普魯士	八・五%	柏林	一八・一%
撒克遜	一四・一%	來比錫	一九・二%
巴威略	一二・二%	門占	二七・八%
奧大	一二・三%	維也納	三〇・一%
匈牙利	九・四%	不達佩息	二六・三%
意大利	五・一%	羅馬	一六・五%

丹麥	一一·〇%	哥本哈琴	二五·五%
瑞典	一三·三%	斯託克霍謨	三三·五%
挪威	六·八%	基里斯底安	一三·六%
和蘭	二·一%	亞摩斯德爾登	四·四%

（備考）上表係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九年的統計

據上面的統計，除倫敦外，大都市的兒童出產率，都比全國多，然而娼妓產私生兒的却很少，這樣看來，都會的私通，似乎要比鄉村多了。

然而我們如果再熟察都會和農村中青年男女性的生活的實況，青年男女數對於總人口數所占的數目，都會和農村那一面多，就可曉得都會的私通，的確不能算多。這在西洋也是如此，如德國伏爾勢彼氏所著性的不道德之害毒及危險中，說撒克遜的某某村落，幾乎沒有十六歲以上的處女；在一般的德國農民間，完全缺之童貞的觀念。又瑞典的章蘭台爾氏就斯託克哥謨四百五十二人娼妓施行調查，據說其中有二百九十九人，即總數的三分之二，都是在鄉村的家中失貞的。

但私通的形式，可分為二種：一是繼續的，一是偶發的。然妊娠的機會，則前者多而後者少。在農村及小都會，家庭中未婚的男女，一時難能背人耳目，發生私通的事情，但要希望期間稍長的同棲，在四周的關係上，很難做到。然在都會中，血氣未盛沒有家庭的男女，不但非常之多，並且他們的行為，往往沒有人管束，禁而塞不動人注意的自由生活，所以起頭雖是偶發的私通，往往會繼續下去，結成同棲的關係。在事實上，這種情形，都市確比鄉村多。不但如此，在鄉村裏，萬一私通的結果發現妊娠，雙方的親族人等，便都非常擔心，往往歸結到正式的結婚。然在都會中，決沒有這等代為擔心的人，決沒有人對於同棲者加以侮蔑，所以除了自己去行法律上的手續以外，往往繼續着私通的情形。因為有這種種的差異，所以都會的私生兒特別加多，但這却決不能作為鄉村中私通較少的證據。

五　賣淫的需要

基督教道德，對於結婚以外的性的交涉，看做罪惡，嚴厲非常，歐洲賣淫的需要，隨着近代社會生活的變遷而逐漸增加，這是很顯的事實。歐洲的賣淫著者弗列克司那氏，從種種調查所得，德國中學校最高級學生的十分之二，已失其童貞，又該國大學生的患花柳病者的百分之六十一，都是在未入大學前就患此病的。奧國弗

林格爾教授，曾就維也納約一萬人的花柳病患者調查，知道患者的百分之六十七，都在未滿二十五歲前就患此病的。瑞典的京蘭台爾氏，查明該國五百八十二人的男子中，有四百六十四人，在未滿十八歲前喪失貞潔。又該國的布拉司邸柯氏說，『不問都市或鄉村，在勞動階級間，絕對沒有禁慾的；就是上層階級也很稀少。』斯塞爾教授向九十名醫生質問的結果，在結婚前沒有性交經驗的人祇有一人。然其中百分之三十三，在中學在學中便已經驗了。又據某醫師的斷定，德國的男子，大部分都患淋病，五人中常有一人患過黴毒。

男子所以這樣沒有性的節制，其第一個原因，不得不舉關於男子性的生活之道德觀念。在歐洲中世的風習，爲招待列席宗教會議的教會代表，每在會議地方派出一羣的娼妓。宗教家尙且如此，那時的俗人，不以出入娼家爲可恥，更不必說了。日本在德川時代，武士町人公然走進妓寮，並不當作一種毀損名譽的原因。其後隨着社會道德的變遷，雖然人人都避忌接近娼妓，然在男子間，因不能抑制性慾發動而求其對象於娼妓，決沒有人以爲有傷其人的名譽，所以也絕對不會受人的指斥。現在斯託克荷謨還有非曾患花柳病不准入會的陸軍將校俱樂部的。

這樣，在男子相互間，不但不以接近娼妓爲毀損其在社會上名譽的原因，並且作爲男子的特種道德，大家養成一種絕對保守祕密的習慣，對於友人的妻固然不必說，就是對於友人的母，姊妹及其親暱知己的女子，也都嚴守祕密。所以男子除了超過某程度的放蕩，不但是社會上，就在家庭內也決不會毀損名譽的。然而這祇有在性的交涉的對手是職業的婦人時，總能受到這樣的名譽保護特典，如果其對手爲處女，卽在私通時，友人的同情便比較的缺乏，要在家庭內保守祕密也比較困難了。上述的事情，和現代社會生活的特質相關聯，便使賣淫的需要增大。

其實，我們所必須考察的，便是女子貞操觀念與賣淫需要的關係。現代對於女子要求貞操的道德，大部分出自男子的利己的動機，這是的確的。男子自己不尊重自己的童貞，不維持自己的貞操，却祇對於女子要求其純潔，這確是利己的而且是論理上的矛盾。不用說這是許多年來社會生活上認女子爲劣等動物加以抑壓，使之屈服，以謀自己便宜的過去因襲的賜物。然女子貞操論的動機在什麼地方呢？在現今社會道德之下，女子如果喪失純潔，卽能誘致她們終生的不幸——至少有這樣的畏懼，她們便不得不爲自衞起見擁護其純潔而一方面矯正這種社會道德男女不平的

方法，在女子所應取的手段，並不在自己均當男子貞操蔑視的特權，乃在使男子均當女子尊重貞操的思想。

理論既然如此，隨着女子教育的發達，未婚女子擁護純潔的觀念，逐漸加強，這是很顯明的事實。處女的私通，今日除了在教育程度極低的農民和無產勞動者間，不會多有。所以軍人，學生，及獨身的俸給生活者等，要放縱性慾，祇有求之於賣淫。這樣的事情，也是喚起賣淫需要的一種原因。

然對於賣淫需要的原因，除前述男子方面固有的事情外，從供給者方面的誘引手段，也不得不爲一個有力的原因。

賣淫本來和私通不同，是營利的目的物，有金錢的價値的。所以其需要與供給受經濟學的原則所支配，大體和普通的商品無異。然賣淫就其給付不能絕對和本人的人格分離一點上，實與普通的商品性質不同，却和那以給付勞務爲目的的傭雇契約同其性質。所以把賣淫和商品同視的不合理，正與把勞動和商品同視的不合理一樣。總之娼妓如上面所述，其在法律上的意義，與按摩相等，可以看做一個支配於傭雇契約的筋肉勞動者；但並不像普通勞動之爲生產的，而其行爲在法律上道德上又不得不支配於另一觀念，在這一點，却應該與別的傭雇契約區別的。

現代的產業經營法，有一個很顯著的特色，就是凡百商品，供給的誘發需要，逐漸比較需要的誘發供給爲多。凡可以有益於人的利用厚生而滿足其趣味嗜好的東西，無論何人，總常常要求更適意，更精美，更便利，其欲望本沒有限界，而且又可以被創造被育成的。所以製作各種商品，把形狀，品質，色彩，用法，變換得很新鮮，具有戟刺衆人欲望的特長，以提供於市場而挑發公衆的需要，是今日商工業者所最致意的。等待自起的需要然後再講求供給，乃是家庭工業時代的遺風，並不是今日活潑的工場工業時代的狀態。廣告的巧拙所以有關於營業的成敗，就是爲此。

賣淫既然也以營利爲目的，所以供給者的不但等待需要的到來，須進而挑發需要，當然也與別的營業完全同一。而對於人所最難抵抗易被剎那間衝動所支配的欲望，廣告當然尤其是最有效的手段。又其供給，並不像飲食一般以消費的形式行之，乃以勞動的形式行之，所以可祇增供給力，不必增供給量而應酬需要的增加，其在供給者的一方，却有利益。然一個供給者接待的需要者增加，經濟固有利益，而供給者所感的勞苦，也當然以正比例增加。如果供給者自己是營業主，勞苦和收益，同歸一人，原爲報償的當然；但營業主倘另爲一人，則供給者的所得，益不能償其勞苦，其在供

給爲營業主所利用的一點，也和別的僱主與被僱者的關係同一。

今日歐美在賣淫上普通所行的廣告術，共有四種：第一借按摩術療法，看護婦，舞蹈教授等名義，在新聞雜誌上登載，使常顧客一讀便可領解的告白。第二，使接客立在繁華的街道，從行人招呼需要者，或託嚮導人，汽車夫，馬車夫等指導客人。第三，娼妓自己到街上去遊行或出入戲場遊戲場等處直接收羅顧客。第四，娼妓自己做戲場演藝場的舞踏人，歌者，或爲餐館，酒館等的招待人，於職務之外，引誘顧客。其中尤以第三爲最直接，簡單，有效的廣告術，而且也一般廣行。

六　賣淫的供給

我們遊歷戰後歐美的都市，最可驚的一事，就是街上的娼妓所謂 Street Walker 的非常之多。然其多寡，以其國疲弊於戰爭的程度爲比例，這一點尤深可慨歎。在美國，如紐約，支加哥等處，可說很少。至於歐洲，各國首都的夜市裏，幾乎到處可以見到她們的隊伍，但巴黎比倫敦多，柏林更比巴黎多。

有人說柏林非烈德力街的娼妓，可以分爲五類：第一種是經警察署的核准，受規定的檢黴的，不犯取締規則，准其公然營業，這是公娼。第二種雖然未曾完了做公娼的種種手續，但實質上和公娼一樣，這是準公娼。第三種並不是常習的娼妓，是在家庭和戶外度放縱生活的不良少女，半爲性慾半爲金錢的。第四種是女工，下級事務員，店夥，打字者等，因工資微薄，不能維持生活，常常有一名以至數名的情夫爲之供給費用，其情夫中有缺額的時候，另覓補充人的。第五種，以前都發育於有相當身分相當財產的中產家庭之處女，因社會變亂，家庭不幸及其他種種事情，迫於飢餓，不得已藉此救急的。

這五種類別，不但柏林的非烈德力街，就是巴黎的沃彼拉附近，倫敦的脾加第萊廣場也都這樣。不過在柏林，第三種和第四種，比倫敦巴黎更多，第五種倫敦幾乎沒有，巴黎也很少，祇有柏林獨多。

無論何國，娼妓的裝扮，都有一種共通的型式，雖在外國人的眼中，也一見便可分別。其過分的不但不能使見者起性的慾望，反而發生嫌惡或反感，有時惹起一種的悲哀。然她們這樣的裝扮，要使未知的行人一見就曉得自己是娼妓，實在是營業上的必要。所以公然掛娼妓的招牌，非慣熟到不覺着一點羞恥或苦痛以後，決不肯這樣做的。

據著者實地所見，有這樣華美的娼妓式裝扮的娼妓，以巴黎爲

最多，倫敦較少，柏林則絕稀。反之一見與普通良家女子完全相同的娼妓，柏林最多，倫敦次之，巴黎獨少。不過歐洲各國，良家婦女有夜間不單獨出外的風習，所以深夜徘徊於著名賣淫市場的街上，或出入於附近的珈琲店的，大約都可認之爲娼妓。

在柏林，第一種第二種的娼妓裝扮，也比巴黎和倫敦質素，至於第三種以下的裝扮，則與家庭中日常的服裝，完全無異，臉上也完全不施脂粉。這種情形，或者是出於經濟上的不得已，也未可知。但從他方面說，如果看慣了倫敦巴黎等濃豔妖冶的娼妓式裝扮，一見到柏林娼妓質素雅靜的容姿，反成爲較強的性的誘引的動機了。倘使如此，或者也可說是一種德國人特有的科學研究的商略。

但最可憐的，就是戰後德國特有的第五種賣淫婦。她們本來生於良家，養於有相當教養的父母，原想做貞靜的淑女，因陷於意外的生活難，含着忍辱，來做這等事情。所以她們並不像第一種第二種的有硬扯行人衣袖的勇氣，祇能蹀躞街頭，張望商店的窗飾，或默坐於珈琲店的一隅，以待男子的接近。這一類的人，眞是可悲得很！

可是這種娼妓，從全體上看來，可說是極少數。大部分的娼妓，都從下層階級而來，這是各國一樣的。據德國門占市對於娼妓之父的職業調查，公娼一百七十三人中，九十五人爲職人，四十六人爲勞動者，十七人爲農夫；又私娼二千五百七十四人中，一千一百四十七人爲職人，九百四十四人爲勞動者，二百四十八人爲農夫，一百四十人爲下級傭工。又一八八五年至一九〇四年瑞典斯託克荷謨二千一百零三人公娼之父的職業別：一百七十九人爲小地主，四十二人爲商人，十四人爲官吏，其他一千八百六十八人爲勞動者，農夫，漁夫等。

其次，就娼妓自己所曾從事的職業分類，也是如此。如瑞士的日內瓦，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之間，就一千三百二十七人的娼妓調查，五百三人爲女僕，二百三十六人爲縫工及洗衣婦，一百二十人爲工場職工。又一九一一年德國門占的公娼一百七十三人中，七百二十一人爲女傭，六百零八人爲酒館招待人，二百五十五人爲工場職工，六十人爲舞蹈人及歌者。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柏林的公娼一千二百人中，四百三十一人爲女傭，四百四十五人爲工場職工，四百七十九人爲縫工及洗衣婦。倫敦感化院收留的娼妓四百二十七人中，二百七十五人爲女傭，二十五人爲洗衣婦，二十人爲工場職工，十一人爲縫工，六人爲酒館招待人。（上記數字，據弗列克斯那歐洲的賣淫。）

某研究者對美國紐約一千一百零六人質問職業的結果爲貨商一百十八人優伶八十八人工場七十二人速記三十一人商店夥二十八人家庭女傭二十七人事務所傭工二十五人女招待十八人縫工十七人帽工十三人看護婦十二人電話接手九人旅館女僕九人學校教員八人書籍商五人美術四人畫像模型二人翻譯一人,合計四八十七人,其他六百餘名,都答稱沒有一定的職業。

(據尼蘭特氏紐約之營業的賣淫)。

此等數字,可證明大多數的娼妓,都是生育於下層階級的。然而她們爲什麼不能不賣淫呢?我們以下不能不加以研究了。

七 娼妓供給者的無產階級

娼妓的大部分,都出自無產階級,既屬明白的事實,當然以貧乏爲其一般的而且基礎的原因了。然祇是貧乏,未必便成賣淫的原因,因爲娼妓在同一階級的女子,祇居少數的緣故。所以除貧乏之外,成爲賣淫的,尚有個人的及社會的特種條件存在。

普通婦女到娼妓的徑路,大略可分爲三:即第一個性,第二感化,第三境遇。

第一是生而有娼妓型的個性的,除了有特別境遇的善導,自然有可以做娼妓的宿命。所謂娼妓型,就是不德,放縱,輕佻,多情,好奢華,厭勤勞等等的性格,尤其是對於異性而希求放恣的接觸。雖然也有許多學者(如賣淫的著者勃洛赫)以爲這樣的性格,並非是賣淫的原因,實在是他的結果的,但許多的報告,都證明賣淫婦的多數,都是先天的有不健全的精神者。如一九〇九年對於倫敦二百十九人娼妓精神狀態的調查,有一百十八人是略異常態的,二十三人是稍異常態的,更有八人確係狂人;可認爲頭腦健全的,不過全體的三分之一。又蓬赫弗爾氏就德國勃萊斯勞監獄中一百十九人娼妓的調查,其中約三分之二,都屬於有歇斯的里,癲癇,低能等精神障害的血統。又據有生來的娼妓麼的著者斯的爾爾尉兒女士所記,在柏林十二歲以上二十一歲以下的娼妓一百五十五人中,四十三人是精神異常者,二十三人是低能者。有這樣不健全的精神狀態的,雖不能立刻斷定是娼妓型,要可認爲有先天的適於爲娼妓的個性者了。

第二是自幼受放恣的性的生活的感化,完全不知童貞和貞操爲何物,成長後成爲後天的多淫性。這種例在無產階級的中間,尤其是貧民窟,一定很多的。貧窮的防止的著者英國婁特尼韋勃氏夫妻,描寫歐洲大都市中下層社會的生活,有這樣的話:『不分晝

夜，男女老少，子女親疏的雜居生活，不但傷害他們的健康，而且普通人類為保持家庭純潔所必要的特種道德，也使之不能完全實行。與貧民窟住民為伍的人，要使那下層社會裏認不出什麼光明的情狀，不傳入家庭裏，實在很難。這種社會的少年少女，還沒有到了發情期，都早已鑿破天眞：所謂肉體的純潔，完全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所以他們的裏面，私生兒，孤兒，非常之多，幾乎不受什麼人的保護和監督，任其在野性中成長。她們多在發情期以前破了童貞，發情期以後，自然進而躍入於性的放縱。等她們到了不得不為自己生活費而服勤勞的時期，以性的放縱為求得自己生活之道的一種職業，對於此等少女，當然是很強烈的誘惑了。

近年歐洲大都市所見的一種傾向，是未成年的娼妓逐漸增加；這傾向在私娼方面尤其顯著。她們的大多數，以私生兒，孤兒，及無家庭保護的少女為多，亦為一般所公認。沒有家庭保護的少女，自然求享樂於戶外。最初是為自己享樂的誘惑，接着便移到為利慾的誘惑而走到賣淫中央大市場的首都去了。大膽一點，也有長驅而出現於他國的首都的。巴黎娼妓的三分之二，都是由田舍供給的；倫敦娼妓的二分之一，是波蘭人，猶太人，及別的外國籍。

因無產階級關性的道德之墮落，固然不能就斷定他們當然便要驅迫少女去做娼妓，然至少為了缺家庭的保護監督及乏貞操尊重的觀念二事，以致娼妓的大部分，都由這階級供給，這是不可否定的。

第三是為了生活難及其他經濟壓迫，不得已而營醜業的女子。這一類的娼妓，從社會政策的見地，雖然歷被重視，但諸家的研究，都一致證明：眞為生活難，沒有別的生活方法而陷於醜業的，實在比較的稀少。救世軍監督蒲斯大將的夫人，曾就一百五十人的娼妓調查，眞為了飢餓，不得已而陷入的，祇有三人。又據品克斯氏就柏林一千五百五十人的娼妓調查，其中有一千三百八十九人，都能獲得可以自給的生活費的。據尼爾特氏紐約之營業的賣淫，其研究對象的一千一百六名的賣淫婦中，自稱以生活難為其動機的，不過一百三十九人，即總數的百分之十二。

更就日本而言，某氏曾就大阪私娼調查的結果如次：（據杉田直樹氏賣笑婦之研究。）

為救濟一家的困窮者	九·一六%
為一家的不和者	一·〇九%
為情夫或他人的陷害而墮落者	一七·六二%
為素行不良而自願為私娼者	七二·一一%

由此等報告看來，職業的娼妓之大多數，並非以生活難的壓迫為原因，反多屬於前述第一及第二的兩類，可說實在為奢侈慾而來。（西洋營奢侈生活的社交婦女，往往有秘密賣淫的。）不過我們所應該注意的問題，就是失業的女子勞動者，有絕對的可轉業為娼妓——她們的一部分當然是進於常習的——的可能性。這要從統計上去調查，雖很困難，但無論何國，都有這種事實存在，也已經被多人所共認了。

但是以生活難的急迫為直接的動機的，雖比較的稀少，然娼妓的大多數，既然確從無產階級供給，則所謂經濟生活的不安定，當然是一般的而且基礎的條件，可以無疑了。因為如家庭生活的放浪，理智的缺乏，道德觀念的頹廢等供給賣淫的主因，大部分總不外胚胎於貧乏的社會的害毒。

然而賣淫問題的重要，並非祇在其供給的方面，需要的方面也同一重要。而其需要，在過去社會進化的過程上，必然的存在，又現代社會生活的特質上，也必然的增加，所以賣淫問題，非有社會組織的根本改造，不能望完全的解決的。

八　下面的兩個問題

著者想在本論為這樣的說明：賣淫一事，在過去社會進化的過程，應各時代社會生活的要求，其範圍及樣式，雖多少要受制限，然常常有社會的存在之必然性的。這必然性，自十字軍以來，隨歐洲商業都市的勃興而逐漸高張，更因產業革命以來激起的社會生活的特質而益被煽揚，現在對於賣淫的需要和供給，以不可抗拒之勢而增進了。其需要，以男子的晚婚和對於性的道德的無節制為主；其供給，以無產階級女子精神的不健全肉體的墮落為主。此等現象，究竟都應該認為胚胎於社會組織的根柢所橫的缺陷的。

不用說，著者所舉的材料，很不充分，敍述也很不完全，但倘使我的目的的到達點不至於錯誤，當然提起下面的兩個問題：第一，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賣淫的根絕，是否可能，是否有望？第二，在改造的未來社會，賣淫的存在，是否可能，或可否認容其存在？為解決第一問題，須為『賣淫之社會政策的考察，』為解決第二問題，須研究『社會主義與性的生活之根本義，』過幾天我想再來一試。

娼妓之衛生的取締

幼雄譯

一

對娼妓加一定的取締，是古來各國通行的制度，但今日的取締方法和古來制度的不同，即在衛生的監視這一點。其取締方法和範圍，又有種種的差異，不能一概而論，然大體可分為六類：

第一，妓樓制度(Dordell system)妓女是他人(樓主)的雇用人，住居在一定的房屋(妓樓)內，幹她的營業。

第二，也是妓樓制度的一種，妓女雖然住居在一定的房屋內，但並不像妓樓制度的為他人(樓主)的雇用人。在這樣情形的妓樓，(Brothel system)大都是妓女自己經營的居多。以上二種都是合宿的。

第三，局限制度。(Lokalisierungs system)娼妓須經登記，她的住居，只准在一定區域以內。德國漢堡地方所施行的，即這種制度。

第四是柏林以及普魯士國內各地所行的制度。娼妓的住居可以隨意，但禁止住入特定的地域之內。

以上四種制度，都行衛生的監視方法的。

第五，對於娼妓並不設有特別法令。

第六，對娼妓加以一定的刑罰的，在丹麥和美國紐約所行的制度，就是這一種。

這樣，國家的取締娼妓，由來甚古，其目的即在借此以保持社會秩序，維持社會風紀。但到了後來，卻更加衛生的監視，以豫防花柳病的蔓延。據池背德雷說，首先對於娼妓施行衛生的監視的是法國，大概在十七世紀的後半。這方法很快的傳至他國，所有的娼妓，都須受警察衛生的取締了。

二

但到了最近，又發生了廢止這種國家的監視娼妓的運動，這便是『所謂廢娼主義』(Abolitionismus)。這廢娼主義，雖由許多方面發生，但第一却是醫生方面。其中最熱心的提倡者，是著名花柳病學者勃拉休哥氏，他力說衛生的監視方法，斷不能使將來的花柳病減少。贊成他的意見的，在德國有勃洛訶，裴林，在法國有裴亞烏摩爾哈德等，其說話也非常有力。這因為衛生的監視娼妓，須很多的時間，費用，醫生，到底難以實施。而且今日的制度，衛生的監視方法很不完全，因此證明娼妓無毒，反而增加花柳病傳染的危險了。

第二是婦女運動方面的主張。她們認娼妓的存在為不合正理。而且違反妓女自己的意志，施以衛生的監視，也很不穩當。

第三是從道德上的見地，非難國家不該承認有娼妓，而監視她。

三

娼妓究可施衛生的監視與否的問題，從衛生上看，尚有討論的餘地。勃拉休哥曾據歐洲各國的統計，說娼妓的衛生的監視，對於花柳病蔓延一層，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功效。但勃氏據巴黎的統計，說明娼妓的衛生監視，確可減少花柳病的發生，因而主張醫術檢查的必要。又英國的軍隊，自從娼妓的衛生監視廢止後，在統計上花柳病反而減却；反之丹麥則又報告從一九〇六年娼妓的衛生監視廢止後，花柳病的發生顯然增加。此外根據統計上的事實，論娼妓衛生監視的利害的很多。這因為他們只就娼妓監視的如何與一地方的花柳病患者數，比較立論，所以多不確當。其實花柳病的增減，除娼妓的衛生監視以外，還有許多原因存在。

四

現在娼妓的衛生監視方法，照醫學上看來，當然不完備。關於此節要改良的地方，實在很多。現在所行衛生的監視，即檢查娼妓是否患花柳病，及將患者送入醫院治療的方法，從常識上判斷起來，當然可以限制花柳病的傳染的。如果從這點反對娼妓的衛生監視，便無根據。反之，或過於重視衛生監視的效果，即以此為理由反抗廢娼主義，其沒有根據也是一樣。現今的娼妓監視方法，不但是衛生的，也是風俗的警察的，所以單就一部分的衛生監視立論，到底不妥。

五

就全體上考察娼妓的何故發生，也很重要。因爲有做娼妓的婦女，和嫖娼妓的男子，纔有娼妓，所以原因便非常複雜。其中有經濟的原因，更有因男子結婚困難而起的，有因婦女性質的異常而起的；也有因其他種種社會事情而做娼妓的。有爲了飲酒等而要求娼妓的。但原因雖很多，總之娼妓是都會的產物，卻是確實的。所以娼妓數顯然隨着都會的繁華增多，國家因爲娼妓是暴露人類弱點的東西，但不能屏除在社會之外，所以便有監視的制度。然考察娼妓的歷史，卻可曉得娼妓是隨文化程度的進步，有漸漸逃出社會，及減低勢力的傾向。再從道德上人道上，社會組織上觀察，在人類社會有娼妓存在，確是不好，不該加以保護，使其永存，必須尋求種種方法，使之絕滅纔好。

六

關於絕滅娼妓的方法，此處無暇詳述。但是娼妓既有該被絕滅的性質及絕滅的必要，所以國家對於娼妓的取締法，不可不顧及此點。從這旨趣上說。娼妓的風俗警察的監視，是應該廢止的。又從社會衞生上觀察，娼妓也不可不速求其絕滅。娼妓的精神身體，呈一定的異常，早爲研究娼妓問題者所公認。卽因娼妓生活的過長，呈第二次性徵的變化，顯大聲粗，乳房萎縮，減卻了女子身體的機能，以致全身和男子類似。這是里配爾德曾經詳細記載的。所以國家如果認娼妓爲營業的一浯，實在非常不合理的。

七

娼妓的風俗警察的監視，是應當廢止的；故妓樓制度，局限制度，凡認娼妓爲一種營業的，都應該趕快廢止。

照此說來，著者也是廢娼主義者的一分子。但卻並不像國際廢娼促進會 (Internationale Abolitionistirche) 所主張，要完全廢止娼妓的取締。就是像今日所行的制度對於以賣笑爲職業的婦女行風俗警察的監視，是應該從速廢止的，然對於爲這種行爲的人，行衞生的監視，卻斷不可廢止。這是德國埃倍脫摩爾的意見，他所稱爲『新取締主義』(Neu reglementarisrnus) 的。我所以贊成這新取締主義，因爲我相信今日的妓樓制度，本是應該廢止的；所以從風俗警察上來取締，便是國家承認這娼妓制度，這便是應該廢止的理由。至於取締那因非倫理的行爲，把花柳病由甲人傳染於乙人，這是社會衞生上國家應做的義務；我便從這一點來主張於一定的時候，不可不實施衞生的監視的。



女子之性的知識

晏始

略受過一點教育的人，如果不曉得漢高祖唐太宗是那一代的皇帝，江蘇浙江是那一處的地名，怕沒有人不嗤爲缺乏常識，並且受過教育的人也一定以不曉得這些爲恥的。然而問起自己身體上臟腑的構造各種器官的機能，却儘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免要回答不清楚；至於論到生殖器的常識，則百人中幾乎有九十九人要茫然若失了。地理歷史的知識，與我們的生活固然很有關係，但這究竟還是身外的事，比較那身內的事，似乎次要一點。然而許多人却都以不知身外爲可恥而以不知身內爲不足恥，——甚且以求知身內的事爲可恥，這不是很可奇怪的事情嗎？

不幸，這樣奇怪的事情，在中國却看做平淡無奇，並沒有人想設法矯正他。號稱知識階級的大部分，至今還相信心肝脾肺腎分屬於金木水火土，以及痰裏食，食裏火一類的怪話。如果說起生殖器來，就大家都覺得這三個字便屬猥褻，幾乎要把兩耳掩住，其實他却沒有想到自己的身體從何而來。如果生殖器是猥褻的，他那能够意識猥褻這字的腦，說猥褻這字的口，和寫猥褻這字的手——乃至他的全身，早已是猥褻的了。

在原始的民族，不知道性交與產兒有何等的關係，受胎和生產，被看做一種神祕的事情。積上多年的經驗，他們纔知道性交與產兒間的關係了，但其中的神祕仍然沒有

打破。直到現在，幾乎還是如此。並且雖已明知產兒是性交的結果，但對於兒女的生育，人人都看做冠冕堂皇，而對於性交，則仍然諱莫知深。他們的初意，原在藉此防止淫亂，然而許多淫亂的罪惡，便都發生在這祕密之中。

這情形在男子方面已經如此，至於女子，更不必說了。因為在向來的社會中，女子本來被看做沒有性慾的，祇是供給男子發洩性慾，生殖子女的器具。所以她們不但不能自己承認有性慾，並且不能把生殖器官及與之有關的各種名詞，從口中說出來；甚至有許多子女，自己患了生殖機關的疾病，也不願就醫診治。因為這個緣故，遂發生下述的兩大弊病。

一是道德方面的弊病。女子雖被看作沒有性慾的，但她們的性慾，本來存在。因為沒有性的知識的緣故，受了一時的衝動，便盲目的去求滿足，而陷於性的不道德了。這種情形，在從前因為女子被幽閉在深閨之中，所以還比較的少見。到了近來，受時勢的驅迫，男女間的交際頻繁，而性的無知卻仍然如故，所以男女道德的紊亂，因之加甚。

一是身體方面的弊病。生殖機關的構造，本極複雜，一般女子，因為沒有性的知識，所以對於生殖器官的攝衛，也非常忽略。到了發生疾病之後，自己既沒有知識，又復諱疾忌醫，重則因而喪生，輕則為終身之患。現代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幽閉深閨的女子，也逐漸投身社會，自謀生活，往往因肉體的精神的過勞而影響及於生殖器官，釀成疾患也更為容易。

女子的性的不道德和性的不衛生，影響及於將來的人種，非常之大。淫亂和孱弱，都是促種族滅亡的最大的原動力。所以為種族計，為個人計，性的知識，實在有普及的必要。而在女子方面，又比男子更為重要（其理由見下面女子之性的知識緒言中）。我國人向來因為把性的知識視為猥褻的緣故，所以從來沒有正當的論述性的知識的書籍，就是中等學校的生理學教科書中，關於生殖器官的部分，也都略而不論。但人類求知的欲望，本屬很強，愈是祕密的事物，愈要曉得一個澈底。因為沒正當的書籍可求，便祇有從淫穢的小說和不正當的朋友的口中，去滿足他的知識慾，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上述的理由，所以我們想從本號起，登載一篇女子之性的知識，以灌輸這緊要的常識於一般的女子。這原是美國紐約勒倫克斯醫院生殖器及皮膚科科長魯賓孫所著的一種常識書，原名"Sex Knowledge for Women"，用嚴正的態度，淺明的文字，說述關於性的知識的大概，對於缺乏這項

知識的女子，實在可說很有用的書籍。所以特地介紹於讀本誌的諸姊妹，如果讀的時候有發生疑問的地方，可以來信質問，我們當請託專家詳細答覆。

對於兩起離婚事件的感想

高山

人類正因為進化之故，遂有各種不同的個性與異常複雜的相互關係；也正因為這個緣故，人與人就容易發生齟齬；在家庭內，親子間，兄弟間，夫妻間的衝突，恐怕是自古以來常有的事，不過在從前的時候，把傳統制度當作天經地儀看，以為不可改變，遇有衝突發生，每用批判或調和的態度去對付罷了。到了近幾年來，覺得一切制度與人間關係都可以改變，因此遇着衝突一經劇烈，就不甘長久隱忍苦痛，夫妻間遇到這種情形，意志稍強烈的就免不得要提議離婚了。

最近關於夫妻間因衝突而至於感情破裂，最使我注意的，有曠夫君對於啓如女士的逃婚，及阮冀君對於陳粹明女士的提出離婚了。曠夫君的事情，他從前在晨報上已說起過，阮冀君的事情，近在前報上也曾反覆登載。有些論者不免以為離婚這事，在女子方面犧牲較大，因對於女子的同情，對於男子方面遂不免稍持批難或責備的態度。

但是我以為夫妻之間，如感情已傷，離婚是正當的辦法，如一造愛情已經消滅，再叫他（或她）熱烈的去愛她（或他）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說感情由他不和，只要保存形式就好。這本是中國傳統下來的思想，但到現在，實在覺得這種辦法，沒有意義可說。所以如感情已經破裂，結果只好分離。女子如能獨立則不必說，如不能獨立，男子自然不能不盡力幫助，在現代的經濟制度之下，不得不然。其實這些無容我們詳說，憑着良心的指導，這種問題自能安排妥當的。

但話雖如此，縱使男子能顧全女子方面的經濟問題，可是一經離婚，女子方面的犧牲究竟比較男子大。第一層因為女子的經濟活動力不及男子，縱得男子的幫助，比較的還是喪失許多權利。第二層因為男子在社會的地位優越，離婚在男子不算什麼，在女子則如添一個瑕疵，要再組織良好家庭便有點為難。許多批評者之所以往往表同情於女子也便在這一點上。但仔細一想，女子一經離婚所以要得這樣的犧牲，是舊日留傳下來的觀念與經濟制度有以使然，那麼為救濟女子離婚的不幸，便有兩種辦法：

如果認爲那種舊觀念與舊制度是應當保存的，那麼就不能不設法來救濟離婚，如有人要提議離婚便當勸他們，或竟用法律來制限他們。如果將兩者平衡一下，伸長個性更比保存舊制度重要，那麼要救濟女子關於這類的不幸，必須打破舊觀念，建造男女平等的道德觀念，改造經濟制度，培養女子的活動力，總括一句，使女子的生活範圍與力量逐漸增大纔是呢。

總之，現在的中國是新舊過渡的時代，舊制度與觀念已經不適用，而新的還沒有建設；有些婚姻還是由雙親代定，別有許多，雖出於自己的主權，但欲從未成熟的戀愛裏，想望建設安樂的家庭，不失敗到反是可怪了。代定的婚姻，一經略覺不滿意，即打破他，我料想可以減少許多苦痛，未成熟的戀愛再靜待幾時，或者即能看出破綻來，就在日前的許多苦痛，也都多可省的。但我想對於這個人的錯誤少加批評，希望對於女子的犧牲表同情的人們，能怎樣設法幫助女子，使她們能在社會上站些地位，怎樣用平等的制度和觀念，替代從前那些不平等的，纔是根本方法呢。

結婚的制限

喬峯

偉斯德馬克說『近代文明已經將分隔在種族間，國民間，異教間，及社會上的各階級間的障壁多少推翻或已劃低，所以結婚條例的限制已經較寬，男女結婚的範圍已經廣大得多了。』

結婚無論那一族的人民都有限制，而各族間的限制各不相同；但有多數民族往往遠則有不許與異族結婚，別的近則有不許與嫡堂姊妹結婚的，這卻有一部分的心理上的原因；族類如差得太遠，面貌舉止，習慣信仰差別都大，不容易引起同情和愛好；如面貌，舉止等太相近，又自幼相處，太熟識了，異性性意識不容易引起，所以不必『防閑』他們，姊妹間實少有發生戀愛的。

但古阿拉伯人，聞說男子有娶嫡堂姊妹（父親的兄弟之女）的權利，這種風俗現在有一部分回教民族中還流行。據白克哈脫(Burckhardt)說阿拉伯游牧人民中，凡男子都有娶他的嫡堂姊妹的權利；如果他付相當的財禮，女子的父親決不能加以反對；而且財禮比外人便宜。男子是沒有必須娶她的責任的；但她如不得他的同意，卻不能做別人之妻。如果一個男子允許他的堂姊妹與別的情人結婚，或者一個丈夫離開一

個逃亡的妻，他常是這樣說的『她是我的拖鞋，我已經脫掉了』，這事載在偉斯德瑪克的婚姻史中（第五版二册六九頁以下）。偉氏又說，摩洛哥也有這種觀念，他們以爲這樣結婚可以保存快樂，他們說如娶一個外邊的女子來，猶如從一個磁瓶裏飲水，娶一個堂姊妹，則猶如飲水於一個碟子。

此外如南非的馬達介斯加（Madagascar）地方也有這種習慣，退爾氏（Mr. Mc Call Theal）說南非班吐族人（Bantu tribes）的男子娶叔伯的女子差不多是一種慣例，并且是一種使財產不散到家外去的辦法。

這種堂姊妹結婚（First Cousin Marriage）在中國雖然沒有，在別處卻是很多。表姊妹在血統上，與堂姊妹本沒有什麼分別，因爲一是父的兄弟的子女，一是父的姊妹的子女（或母的姊妹的子女），在生物學的統系是沒有什麼分別，分別只在社會學上的制度上罷了。表姊妹結婚（Cross Cousin Marriage）在中國既很通行，可以無須再引證別地的事實來說明；只是其間也有微細的異點，有些地方認姑表姊妹（父之姊妹的子女）結婚是極正常的，只是姨表姊妹（母之姊妹的子女）結婚卻不贊成；例如西亞非利加的方諦人（Fanti）便是如此。

我們不必再旁證曲引，已見結婚的習慣隨地不同，在同一地方又常隨時變更，那種正當，那種不正當，很不容易論斷，更改舊習也難下是否的斷語的。

中國近年來，結婚習慣，也漸見更變，雖然大部分人還抱着結婚須『門當戶對』的舊觀念，——在從前如一個上等階級的男愛了一個貧家女兒，雖然尚沒有妻，也只能討來作妾，不能稱妻，——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心中這等階級觀念漸漸打破。與別國人結婚則由來已經很久，近幾年來，同姓的也有結婚的了，這在南方自來少見，起初自然不免有人驚訝；但在北方似乎並不算什麼奇事。這種階級觀念的漸次消除，與結婚範圍的推廣，也許如偉斯德馬克所說是文明征進的結果罷。

但結婚是否可以絕對沒有限制，畢竟還是一個待討論的問題，不過因出發點不同，結論容或各異。例如從改良未來民族的觀點出發，無論那種結婚，凡是生來子女要有缺點的，便不當結婚，那麼，如證明血族結婚真有損害，不特堂姊妹結婚不可，便是表姊妹結婚也是不相宜了。

只是這種問題現在還少有人注意到，其實關係卻很重要。因爲一方面關係戀愛，一方面關係善種學的，不過要得到科學的結論，是很不容易的，

婚姻的應當審慎

克士

自從婦女的地位發生疑問以來，熱心的青年們對於女子在兩性，社會，及政治上的各種關係，都注意起來，但其中利害最關切的莫知婚姻問題。思想較廣大的男子，大概不反對參政運動，但婦女自身對於參政，眞是感有興趣的實在少見；多數人知道婦女同工同值，不是分外的要求，因爲婦女有生育等事，便是格外加以體恤，也是應當的事；但作工婦女自己覺悟到這層的也還不多。最切身而容易覺着的苦痛，只是婚姻上的苦痛，然而也惟這個苦痛療救最不容易。

婦女主義的運動裏面，實在沒有問題再比戀愛與結婚問題更難解決，或更急迫的了，英國羅丹曾這樣說『這問題連帶經濟，社會，及宗教問題，連帶結婚婦女的工資和權利，包含小孩的權利，生育的權利，一切男人的權利和婦女的權利……』關係既這樣複雜，如何容易解決呢？

這類問題，跑到青年的面前之後，在男子方面也看結婚問題是最重要；男子惟恐父母代定的婚姻不愜意，女子則深恐她嫁給一個約束極嚴的人家。其實目前多數男子，對於結婚並沒有什麼大希望，只要資格面貌不錯，又能夠服從，那就好了。在女子方面，並不要求責任，她只是感從前婦女受約束的苦惱，現在只要求自由，和男子能盡量供給她們的需求就好了。

這種要求，表面一看很簡單，但即使能夠達到，也決不能從這裏面求得幸福的，因爲這所求的，不是爲愛的發展，只是求生活的舒暢，單求生活的舒暢而沒有工作與理想，生活容易覺得厭倦的，生活厭倦便是極大的痛苦。我們如要除掉這宗錯誤，必須改造生活觀念，人人應該知道都應工作，都應自食其力，應當互愛，如果需要，更須有信仰。一方面將婚姻上遺傳下來的一切錯誤觀念除掉，纔能於實際有裨益罷。

從來婚姻專憑媒人撮合的，這種風氣之下，很能養成輕率求婚的習慣。現在應當知道人類因個性的發達，不是只要有兩性的不同，便可配合的，從大多數中親身遇到的自然比較盲從的得到的能夠理解對手的感情，這是婚姻本身的要素。即使關於經濟社會的各種問題，不是少數人所能解決，但結婚的個人的要素，必須儘先知道，這要素是什麼呢？便是審慎罷。



婦女職業問題（續）

美國著名婦女們對於本問題的討論

陳 諒

「家庭必得首先顧到。因為家庭是婦女的最大機會，——工場，學校，食館，旅館，醫院，以及其他，都可包括其中；生活的真正問題，是在這裏解決的。倘使婦女能夠因任事外界，幫助家庭的問題，擴充她的眼界，增加她對家庭的能力效用，那麼這事業很有去擔任的價值。社會上有許多婦女既已治家而且於事業有所成就，但是這裏面家庭仍不失為婦女的真正事業。」

著作家那麗曼女士也表示有條件的答復。她說：

「我的意見，以為這全靠婦女的丈夫是怎樣。倘使他願意給她機會，而且非常和善，她便可去兼任事業。我們都知道男子的事業必須婦女助力，所以婦女要想任事，也是這樣。」

這兩位以外，我們可以看極端反對赫金遜的這是自由的論調

四 正面的意見

——說婦女可能兼任治家和事業的——

在明白反對或是贊成婦女可以治家且任事的中間，有許多調和的見解。她的大概意思，就是說家庭是當首要的地位，所以擔任外界事業的時候，必以不侵犯家庭方面的真正職務做標準。上節所敍述的人，很有幾個帶着這種色彩。我們區分類別二種意見的時候，對於這樣的主張最難歸納。現在只有將調和派中企望婦女職業的色彩較濃的婦人正面本節的開端，也就先說這有條件的贊成派。心理著作家傑白當夫人(L. M. Gilbreth)便是這樣主張中最顯著的她說：

了。（指確信婦女一面治家一面仍可任事的。）候補議員彼得蓀女士(Lucy Patterson)說：

『概括的論調果真有價值麼？婦女縱有因職業而失家庭快樂的例子，但是何嘗都是這樣。就從我個人說罷，我是一個候補議員，但是我的兩個女兒——一個十五歲，一個十四歲——恐怕在全國中可算是很健全的人了。她們希望我的成功。我遇到失敗，她們便非常懊喪。我和她們談些政治的問題，帶她們去到政黨預選會，她們也盡力給我幫助。我的丈夫也竭力助我的成功；夜間我們便同坐討論計畫，他也告我以許多經驗。這樣我和一家的人都很快樂。』

曼諾女士(Anne R. Minor)是美國某會的會長，也說：

『我以爲婦女於家庭以外，可以進行她的事業，而不至於忽棄家庭和兒童的。不過這須看事業的性質怎樣，和她的家裏有沒有可靠的人。教養兒女原是婦女神聖的天職；但是只要她能不遺忘這件要職，雇人照顧，也未始不可。况且擔任外界事業，很可擴大見聞，使家庭生活更見豐富。少數極端的婦女，往往因任事而拋棄家庭，這眞是女子職業前途的不幸啊！』

忽脫哈夫人(Mrs. N. de R. Whitehouse)是製革公司的經理，盡力於婦女選舉運動，而且有功於美國在歐洲的宣傳。她很自信的說：『我是一個實業家，也是一個母親。』她的信中又說：

『我不曾一讀赫金遜的小說，但是對於貴誌（指 Literary Digest）的問題，就是婦女可否任事而且治家，覺得很有興趣。我的答覆是可以的，——絕對可以的。

『不幸婦女要選擇職業生活的時候，仍須看自己的情形，——經濟狀况，教育，和實力。但是到了現在，婦女擔任職業而且能和樂家庭的人，已經不勝其數，這事的可能，全可不成問題。至於這是不是應該的，是別一個問題，我也絕對以爲是的。婦女有了職業，可以把世界上的經驗智識，教導子女，在他們童年少年成年的時候，都有很大的幫助，比較從前一生做家事之機械的婦女，明明是更有效益。

『自然，世上婦女不是都適於做事業，所以許多婦女以教子治家爲滿足，是不可否認的。但是這樣的婦女便發生近今生活一種悲慘的問題：因爲子女長成了，或婚或嫁，各去組織自己的小家庭；他們不再需要母親的養護和她的愛，她便成爲孤獨。這時候，原有職業的婦女旣可自給，便能和子女永永投合。要是一

向局局於家庭的婦女，便不能自己維持生活，看看自己還在中年，茫茫前途，那里找她的生趣呢？到這時方想去學一種技藝，已經太遲了。孤獨淒涼，鬱鬱而死罷了！』

這一段議論最是透切詳明，而在美國社會，尤其可以注意的。彌勒女士(M. M. Miller)是"Dispatch"雜誌的主筆，從她個人的經驗，也表示同樣適當的論調。摘引她的原信：

『就我個人的經驗，我以為婦女可以有事業和子女。最正當的婦女能夠做一個治家者和成功的事業界人物。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我丈夫棄我而死了，遺孤兩人，大的六歲，小的祇有四歲。同時因投資的失敗，家產蕩盡。我於是不得不投身事業界，以維持這幼孤的生活。其初我任事雜誌，後來進了一個日報館，做了五年新聞記者，以後便當"Dispatch"雜誌的編輯十二年。當在報館的時候，因為薪水還不夠我兒子的教育費，我同時又在某公司充當廣告部的任務。近來被州總督委任，任阿海阿(Ohio)州調查戶口局的事務，到今已十年了。從這些任務，我是能維持兩子的教育。他們都畢業高等學校。後來一個得了哈佛學士學位，在歐戰中盡許多任務，現在外交界任事；一個在一大公司中做事，也很得意。我所以瑣瑣敘述個人事實的原因，就是想鼓勵並世婦女儘可結婚育兒而同時仍可擔任事業的。不過我雖然逐逐外事，我仍以為我最大的事業是在於陶育兒子，使她們成了美國良好的公民。』

格頓納女士是美國任民政官吏的第一人。她的意見是這樣：

『美國政府的職員六十萬人當中，婦女佔着不少，這班婦女，大多數是有家庭靠她們支給的。——其中或是寡婦，或是嫁了遊蕩無業的丈夫的，也有老年做母親的。我雖然不曾讀過這是自由，但據你說這書主張任何婦女不能擔任外事，我以為是絕對的荒謬。我也承認這是一椿難事，第一必須婦女身體健壯，第二又須她的堅決和專注；因為做了母親而同時盡父親的職務，非得強壯果毅的婦女是不行的。不過縱然困難，這總是能做的，而且已有人做過了——現今政治上社會上數百千婦女便可證明的。』

歌劇的歌者格斯基女士 (Johanna Gadski) 引她自己的經驗，表明比較上和緩的主張：

『在音樂職業之中，我可算是一個很忙的女子，但是我還是可以有一個很快樂的家庭。我十六歲時候便進劇場歌樂，十九歲便結了婚，第二年育了一女。從此以後，我雖然依舊盡力技藝，

同時卻不忘家庭的責任。所以我確信一個婦女可以同時有一種職業和快樂的家庭。不過倘使某種職業使她日夜不能在家，那麼，家庭必受不好影響。在這情形之下，只有過人的婦女纔能擔任，中才的婦女還是選擇家庭能』

女劇家開納德女士 (Madge Kennedy) 證明『許多女藝術家確曾為她們的丈夫子女造成極快樂的家庭，而同時進行她們特長的事業，毫無阻礙。』畫家菲萊爾女士 (Lucia F. Fuller) 以為『斷定有職業婦女的養育兒童，不能及專務家事的婦女的兒童，是絕對沒有理由。』她繼續着說：

『正惟有職業的婦女不能成日裏在家，她更能謹慎的照顧子女，求一定的時期來教她；而且就她的所能，做小朋友的最好的伴侶。她雖不能親任教導，她必專請一人來擔任，結果反更為美滿：——廚子所做的菜比母親做的有味，教導也何嘗不然。

『當她事完回家，可以和孩子一塊的時候，便是家庭的最大快樂了。因為這時候精神的快樂，她必能克制普通做母親的躁動性，在日夜局局家事疲困無聊的母親，往往對於子女發狠狠的語調；在有職業的婦女，便能永久保持最和悅的態度。而且對於兒童的發育，也是有職業婦女更能注意和助導；日夜和子女接觸的，反而熟視不奇了。這都可證明適當的擔任職業，不但對於治家育兒沒有害處，而且調度有方，還可以有益兒童。』

著作家脫爾赫女士 (Anice Terhune) 也有類似的證明。她說：

『從我的二十一年婚後生活的經驗，我覺得擔任我的職業，不但不阻礙我對於丈夫子女家庭的任務，而且還有裨益。我從前也想婦女在家庭以外做一件事帶着一種危險，可是事實證明，我寫字檯上的工作，並不剝奪我家園裏的職責。這兩方面事情，我都有興趣，而且覺得互相助益。所以我以為有普通智力的婦女，斷不至於不能兼做家事和職業的。』

華盛頓大學法律科名譽校董默綏女士 (Ellen S. Mussey) 根據她的『三十年廣久的經驗，』以為『無業的婦女之忽棄家務，比較有職業的婦女來得多。』波士夫人是美國募兵隊長波士 (Ballington Booth) 的夫人，也根據她的經驗表示這種意思；對於無職業的貴婦女的荒惰，攻擊尤其激切：

『對於婦女能够做一個良好母親而同時擔任一種職業，我是最堅強主張的一個人。十七歲以後，我便投身公共生活。以後我嫁人育兒，我終覺得職業使我對於丈夫兒童家庭更為圓滿。因此我便覺得對於已嫁婦女的任職業的懷疑，恐怕一有事業

後，對於家庭便有損傷，是全沒根據的。我們試想反對職業的一部分婦女，只曉得社交娛樂，她們每天下午便有許多應酬，到宴會，上戲館，跳舞，遊戲，打彈，乃至賭博；過了半夜還是嬉笑吃談直到天將近亮了，回去睡覺；太陽已高，還閉戶高臥，直到中午，纔起身吃飯，這以後又接着下午的娛樂了！請問這輩婦女還能留下幾多工夫爲家庭和兒童做事？她們卻還以爲不涉職業，就是不荒棄家務！其實有職業的婦女能夠把時間分配得當；她的起居作息，都有規定，絕不肯荒廢時間。一個人生活愈忙，愈能盡力各方的職責；婦女能夠任職業，豈不是很明白麼？

『但是一個婦女對於家庭事業的同時成功，必須她的丈夫的合作，因爲有時候她應該代理他的職務。我的遠離必得擇定我丈夫能夠每夕回來的時候；因爲我以爲將子女完全託付傭婦，終有許多害處；就是很有教育的保姆，我也以爲終不及父母的親切，所以我仍要說明一句，就是身心薄弱的婦女，只得棄去事業；對於她的神聖的職責，必須不放任纔好。』

歌劇的歌者格麗居息女士(Amel Galli-Curci)也『絕對的』相信婦女可以同時有一椿職業和家庭。她說：

『婦女有了職業，她的子女自然失去幾分母親的顧護。但是從別一方面說，假使這職業是有價值的，她反能從這里給兒童以更有益的環境。所以就我看來，這個問題完全看個人性情而定。——不管子女的婦女，無論有無職業都可這樣；而就事實上看，世上正有不少婦女爲了下於職業的消閒而忽忘子女的。』

女劇家兼編劇本者彼得羅瓦女士(Olga Petrova)曾熱心從事男女在法律和經濟上的平權多年。對於這事的批評，便用赫金遜的小說的上部分事實，來證明她後部分歸束的主張之不確。歐劇家雪爾佛女士(Marguerita Sylva)以爲這問題是極關重要，所以她有兩個答案。她的簡單的答復說：『婦女治家兼有職業是並非不可能的，不過要兩方處置圓滿，是很難很難的事情。』第二個答復開端就說這問題不易答復。原文很爲曲折，其大意是帶反對的色彩。她以爲從丈夫方面說，一個獨執的丈夫不喜她的妻子常常在外，反之，糊塗的人更可以自暴自棄，將經濟負擔全推到婦女身上。從兒童方面說，初生的幾年，原可託付保姆；但是到兒童智識發達的時候，幾乎一刻不能離開母親的。職業界的事情又非常繁複，怎能不影響她的家庭責任？所以她說從這樣的觀察，她覺得『提倡這個極難的兩重生活簡直是一種罪惡。』雪女士又詳細說她自己的生活，表示她處境的特優；而於普通的婦女應付這個

問題，用一句『這是登峻山的事情』來結束。

小說家勒愛哈女士(Mary R. Rinehart)用一種率直的敘述，來批評赫金遜結論的不對：

『婦女同時求得一種成功的職業和圓滿的家庭生活，是完全可能的。我原是承認家庭幸福是首要，有困難時，婦女應該爲兒童而犧牲事業。但是這兩者的調和是很容易，只要有充分的能力和智慧的婦女，便能應付得當。赫金遜以爲婦女任事便不能享受子女的愛敬是不對的，因爲母親的愛不以接觸的多少而增減。至於生活的厄運，變故很不一定，何嘗必在職業界婦女呢？從精深的觀察，婦女任事後唯一的受苦者還是婦女自身，斷不在於她的家庭。』

婦女聯合會會長溫德夫人(Mrs. T. G. Winter)也竭力的攻擊赫金遜的主張。她說：

『這是自由這本小說完全出於理想，沒有絲毫實際的根據的。作者的意思，簡直是想把已經破產的頑固思想重來提倡。對於無數能够治家而且成功事業的婦女，他裝作沒有看見。他所表述的失敗，自然婦女中也是有的；不過試問偶然的失敗，那一方面那一種人能完全沒有呢？

『就我個人的觀察，耽好娛樂縱恣無度的婦女，纔是不能盡母親職責的一類。投身職業界的人必能轉移在事業的效率於各方面；有事業的新婦女就是這樣。』

婀麗孫女士(Anna D. Olesen)是明尼瑣達(Minisota)州候補女議員，所表示的也是同樣的意思。她承認『家庭是最主要的制度，一個治國便是一個大規模的家庭。』但她以爲上帝賜給人類的很多，人類應得充分發揮才力，所以她信『一個婦女可以陶育良好的子女，而同時於世界全體仍有所貢獻。因爲盡力愈多成就也愈良好。』雷得勞夫人(Mrs. J. L. Laidlaw)是婦女聯盟副會長，對於這類『迂鈍的文學劇本像這是自由和菲兒夫人』(一種問題劇也寓意反對婦女職業的)痛加譏評。她以爲這種作品有害於現代文化，因爲現今許多婦女已有事業，而且正在進行。她的歸結說：

『能得兒童能親近愛敬的母親，大都是有職業的婦女，有公共生活的婦女。現在誠有許多賢母不在職業界的，但是在將來的世界或是更德謨克拉西的世界，職業必成爲做母親者不可少的原素。堅苦工業誠然不適宜於有子女的婦人，就是太費心力的事業也有害於婦女。但是我們對於這些想法補濟，還可說

得；要是閉目塞耳，不一想幾百萬婦女工作對於全社會的關係，只是概括的瞎罵連普通婦女的最低要求一概加以反對；這是何等空疏無聊而且狂謬的文學作者—長於製造事實，限於階級的觀念，既不能了解婦女的意義和使命，又茫然不見實際上經濟的需要，竟爾狂言欺人，眞是狹陋極了。」

著作家斯蒂芬女士(Alice B. Stevens)以爲一個婦女假使有相當的幫助人，可以同時進行家庭和事業。演說家格麗斯伍夫人(Mrs. F. K. Griswold)很熱心於婦女經濟獨立運動，自然是極端贊成婦女職業的一個。著作家白蘭斯科女士(Gena Branscombe)，以爲這完全依男子的情形而定。白亮特夫人 (Sara Cone Bryant)得了該誌的信，便和她的丈夫談論這個問題。她的報告和別人不同：

『我告訴我的丈夫說對於這問題有許多意見，難於簡單作答。他說：「簡單極了！你只說我有二個極伶俐的孩子，享受極安樂的家庭，我的丈夫以我爲世界上最可愛的人。但是我每年能夠著成一種書，或是稍任商業上的事務。不過打牌喝酒以及其他無聊的社交，我卻始終不敢領教。」

『我敍述這些話，因爲或許其中對於女界有幾分鼓勵的作用，總之我覺得一個有職業且任家政的婦女，她的生活是出於意料的豐富。』

此外有一位斯包亭女士(F. M. Spaulding)回答說：『在我們的國裏（指美國），婦女治家而且任事，已成極普通現象；不過嚴格講來，其中能給她自己和丈夫子女以十分的滿足是很不多的。』勃朗夫人(Mrs. R. Brown)是音樂家演說家，而且熱心女權運動的人，也很尊重家庭的職務。她以爲婦女於家事以外自須一種職業，然而對於幫助家庭必得十分注意。因爲『家庭職務和子女養育本是很高尚很須專門訓練的事業，婦女能夠做得極好，所以不該丟棄的。』雜誌著作者卡美朗女士(M. Cameron)討論這問題的別一方面，她主張：

『因職業而對於家庭失敗的婦女，我們原該注意調查，但是同時於沒有職業的婦女的不堪家事，也須加以注意。母親的慈祥的覆育，對於兒童誠是最大的要素，但是主張母親永久專門的顧護的必需，往往失之過甚。就我個人所見，沒有事業的婦女，反而有許多忽略對於兒童的職務，而且不幸的婚姻，多是發生於單純治家的婦女。在有職業的婦女，就使她遭際不幸，也比較上能夠忍受。在丈夫常時離家的婦女，更能藉職業來調解她的

孤獨。

『不過婦女究竟能不能進行兩方而圓滿的，還是個人的能力問題。——正和男子就力所能及而定職業一樣。所以許多婦女能夠這樣做，却有一部分是不能的。』

北美評論 (North American Review) 的主任編輯威爾考女士 (Louise C. Willcox) 在文學界很有名譽，以為有事業的婦女，比較單純治家的為可貴。她說：

『婦女擔任了事業，和廣大的外界相接觸，必能更為溫文自克；她的家庭乃至傭人都可得到益處。子女成年自己組織家庭之後，只有已在事業界的婦女能夠不受身心的損失。但是有家庭子女牽累的婦女，對於她的職業自然不能用全部精力；這所以處置兩方，必得審慎酌量才行。』

蓬訥爾女士 (Mary G. Bonner) 的答信中，說她初進公司做事的時候，看見許多女職員便聯想她的幽居家庭的婦女。她以為閉關的家庭生活究竟不是道理，『夫婦二人在家庭以外都有事業的生活，實是比較上近理。』倫藤夫人 (G. London) 是個寡婦，以為兼包家庭和事業的生活，只有少數處境特優的婦女所能享的。她以為這問題全在個人的抉擇。她說：

『一部分婦女能夠持理家庭，而且服務事業，也有一部分是不能的。有志職業的聰明婦女，很可以不必組織家庭；因為這樣的婦女是更喜歡而且適宜於事業。婦女如果自覺有某種特色，便該努力去達這目的。其餘普通社會之普通婦女，還該以家庭為第一種欲望和責任。我個人自從一子死去以後，便和我的丈夫同過事業生活，不再組織家庭。但是我不敢以個人的特例來概括別人。這問題必須依個人情形而定的。』

歌劇的歌者卡維安女士 (Emma Calve)，從她自己的經驗，和她所知道事實的成效，說婦女可以有成功的事業和家庭的生活。她說：

『母性和職業——有什麼不相容的地方？舉幾個近代著名的婦女，像英國的布特夫人 (Mme Clara Butt)，美國的荷美爾夫人 (Mme. L. Homer)，南美的卡萊諾女士 (Carreno)（中略）這些人還不夠證明婦女的兩種責任是可能的麼？我自己常時設想假使有了孩子，我將怎樣；我很愛兒童，更喜歡有人叫我母親。可是我很懷疑為什麼母性生活便該佔婦女的全部時間呢？』

威爾思女士 (Carolyn Wells) 對於該誌的問題，直截的回答

說：『假使婦女有腦筋，她可以這樣。』（指治家且任事業。）但是她以為不幸『婦女有腦筋的很少，』所以她很穩健的主張，『倘使不是經濟上的必需，一個婦女既嫁人育兒，不必於家庭以外更求有工資的事業。』她的答覆是雜誌社所收到答覆中最簡短明白的。最後，我們還有一位反對赫金遜的議論。故事作者和小說家海本女士（Elizabeth N. Hepburn）接到該社的問題時候，她正寫完一封給朋友的信討論赫氏的小說，原信中的一節引在下面：

『赫金遜的小說全沒有什麼證實，而且不發生什麼關係。這部小說雖有興味，她的寓意終是微弱。一個有職業的母親無論怎樣繁忙，終不至對於家庭完全隔膜。假使她略有溫和敏銳的女性，她斷不至像羅沙裴（小說中女主人翁）這樣茫昧子女的身體縱使因雇傭的不好而受損，可是她們的精神依舊有母性之愛的。我幼年少年的時候，我母親都在政府中做事，可是我自覺朋友中的早年生活，能夠像我這樣快樂健全是很少的。所以羅沙裴的失敗，並不是因她常常不在家庭，只因為她未婚以前是一個自私而且沉冷的婦人。婦女因職業而離開家庭，然而早晚和星期休假她仍可和孩子親近。羅沙裴如果真有母性的愛，縱使她的子女遭遇不幸，卻甚不致和她這樣疏遠。所以我對於這是自由的上部分以為可能而且有趣，後部分的結論實在全由虛造。機關鎗的放排鎗打到各方面，卻不打着一件東西，這本小說正是這樣。』

以上是美國三十二個已嫁婦女對於該雜誌徵求意見的答覆。她們對於婦女能否同時治家而且任事，雖然一致以為『可能』（Possible），但是贊成的程度，相差很遠，——從極端的主張職業是婦女生活必需的要素，到最和緩的『有機會不妨試試』的最低要求。她們持論的出發點更有各種的不同，或是從理論上以為婦女應該這樣，或是從事實上證明婦女可以這樣；或是從社會各方面觀察，或是根據自己的生活；或者以兒童幸福可以保持，消極的來辯證，或者從社會效率和經濟問題，積極的來主張。因此她們的歸結雖是相同，而立論便大有緩激的不同了。不過無論她們怎樣觀察，終究都主張婦女於家事以外，可以在社會上擔任一種職業。

五　餘話

——兩方面意見的綜觀——

——美國婦女這樣說，我們怎樣？——

"Literary Digest"所收集美國著名婦女的意見書共計有二百五十人，這里所講到的，不過是一小部分，——綜計上述正反面兩方的人數共有六十七人。但是這六七十位的意見，比較上說得透切，很足以代表一般；其餘簡單的類似的答覆，便略去不說，連名姓也不提了。

因爲這樣，所以本篇前二節所說正反面意見的人數，不能當做比較實在的人數計算，主張婦女可以同時治家而且任職業的和反對的是四對一的比例；就是說，在這發表意見的二百五十個的美國聞名婦女中，大概有二百人是代表『婦女職業』的呼聲的。

要總結這兩方面的意見，不但很是困難，而且也是不必的。因爲各人的意見，都活躍在上面兩節的本文裏；若是把他整理，反而容易變損本來面目的。不過異中求同，我們至少可以察出各人意見裏共通之點：(一)她們的討論，都不是輕易了當，而且許多人都鄭重地討論。這可見婦女職業實在成一個問題。(並不是已解決了。)(二)她們的討論之中，雖然也有幾個主張很斷定，很激烈，(如痛罵赫金遜的頑固)，但是大體都挾着兩面的論調，這些『但是…』『假使……』『雖然……』等字面，常常見於其中。這可以表示幾種意義：第一，這問題斷不是這樣簡單，可以一言而決；第二，她們的觀察能夠周詳深入，不是單憑感情或直覺，下一偏的或極端的斷語。(三)環境是她們都所注意到的。『在我們國裏』『當現今的情形』……這一類的詞調，有許多人引用着。我們倘使專注於其主張，而不察到這小處，往往易入誤解。若是注意到她們的根據是美國現今的環境，那麼便可以給我們討論的指針。(四)最可注意的，莫過於兒童和母親的關係了。她們雖有許多不提起兒童問題；但是提到的人沒有一個不以爲兒童是婦女主要事業的所在。和這事相關聯的，便是婦女對於家庭的任務；她們也都承認；而且主張婦女可有職業的人，其中有許多說明家庭職責是當着首要的。就使丟開兒童和家庭不提的人，也從沒有一個公明顯著的說，婦女只要參與職業和外事，家事和兒童養育可以不管的。例如卡維安女士說是『很懷疑爲什麼做母親便該佔婦女的全時間，』她亦不過有些懷疑而止了。蒙的哥美女士提起『不嫁』可見她確信嫁了決不能棄治家育兒的。上面所引述的意見，不忘家事的一類的話很多，這里可以無須抽出重述。閱者如果將她複看一下，便可以見到其中一種『不因職業而廢家事』的公共肯定。

這是譯者個人所認爲她們討論中很可注意的幾點，推開說也

可當做我們討論時候的一種標準。至於各人所說的是非長短，都在閱者各人自由批評別擇了。

還有譯者不能不聲明一句，就是該誌的徵求意見，大概都是美國社會上已有成就或名望的婦女。不在被徵求之列的，一定有許多智識很高卻不聞名的婦女。就是接到徵求信的，恐怕也有好多『有話不說』的人。此外無數智識較低的平民婦女，我們更沒有聽到她們議論的機會了。所以這篇話誠是『集衆人之說』，卻不能代表美國婦女界全體。這也是問題徵求法的所不能免的普通缺點。

要結束這樣淩雜無序的一篇討論，還是請國內婦女提出一個自問：

對於這個重大的問題，美國婦女這樣說了；我們怎樣？

討論的時機是到了！而且這又是對於婦女這樣切身的重要的問題啊！政府是全不可靠的，一切團體是不能代爲設法的。男子們縱然有十分同情，也不能說得親切周到。這是婦女的問題——全婦女的問題，所以任何婦女應該參與討論：

一個婦女能夠同時治家而且任職業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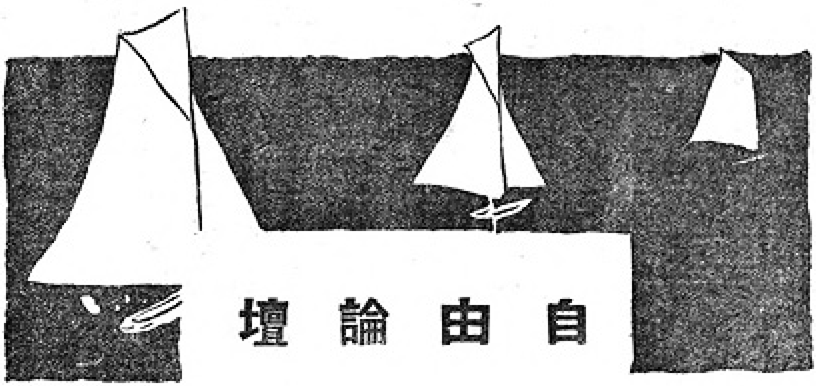
美國的婦女俱樂部總聯盟

高山

『這是美國的一個大聚會所，也只有在這個聚會所裏討論各種公共事情不存偏見，沒有成見，而且不顧私利的。』這是普羅稅博士(Dr. Charles Prosser)對於美國婦女俱樂部總聯盟開會時所說的話，由此可見這團體的重要了。

婦女俱樂部總聯盟共分作六部，每部之下又有若干分部；如美國公民權一部之下，分公民教育，美國化問題，社會服務，實際教育之下包括各項教育，家庭經濟及管理事項；藝術一部之下分美術，音樂，文藝；公衆保安之下則有兒童保安，社會及工業狀況等；此外還有立法及宣傳等部。

這大規模的團體，決不是一個等閑的組織了，但是他的旨趣究竟是怎樣呢？我們看了該聯盟的會長溫德女士 (Alice Ames Winter) 的話就明白了，她說『俱樂部的運動就大體而言，旨在培養多數有智慧的，自己肯奮勉的人，如不是這樣，平民政治是不能長久存在的。有時候俱樂部作種種啓蒙運動，有時候他作爲社會上專門團體的助手或通譯，將各種事情傳播到各人的面前來。所以婦女俱樂部的界說，可以這樣說，「俱樂部是集合一班有組織的婦女而成的團體，他在各社會間鼓起一種運動，向着人生有益的方面去進展。」』



過渡期間的危險問題

王其隆

一　作此文之動機

在此一個半月期間，本省第二女子師範發生了三件新聞：第一件，是月餘前，該校學生某某，同一個男學生，在西關某棧房內，暗地住了幾日；第二件，是一個未曾出嫁的學生懷了孕；第三件是最近發生的，有某女生同某鋪子的夥計——奚某，私自潛逃了。這三件事情發生之後，社會上物議叢生，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有的人十分驚訝，傳爲笑談；有的人則發爲『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嗟歎。但我以爲這些人的議論和見解，都完全不對。我們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應持研究的態度，求其眞是非，絕不應妄判皂白的。

這些事情，并不只此間一處如是；類似的事情，簡直是到處都有。我認爲這是一種危險現象，長此以往，不但婦女解放的前途發生絕大阻礙；即民衆的道德，或亦將從此墮落。

有此二端，故吾敢大膽發表這篇文字，盼望教育當局以及關係婦女問題的人注意！

二　事實之分析

這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呢？據我個人的觀察研究，其原因有四：

內在的原因：

A，性慾之要求——性慾是人的一種天性，到了一定的時期，人就想滿足這種慾望，這是人所盡知的，不必多論。

B，名詞之誤解——現在是一個過渡的

時期，舊的雖已破壞，新的尚未建設。一般青年男女，裏面受了性慾的壓迫，外面受了新名詞的鼓盪，遂往往發生不正當的行爲。

他們幷不眞知男女間的關係，他們只曉得兩性的交接，所以一提到男女二字，他們就聯想到性交一事。——現在是『戀愛自由』『社交公開』的聲調，唱得最高的時間，一般不眞正了解兩性關係的青年男女，便更猖狂了。他們只聽得這些好名詞，其實幷不知怎樣講，所以一講到『戀愛自由』『社交公開』，他們就以爲是兩性『隨便』結合。明確的說吧，他們跟着人家暗地逃跑，與人家私自野合，他們自己還以爲是自由戀愛呢！——這種名詞的誤解，實是最大最重要的原因。

外在的原因：其實這些事情，也幷不能完全怨本人，本人之外，尚有旁的原因。

C，家庭之壓迫——在現社會之下，青年的男女，差不多完全是爲長者而犧牲的，婚姻不得自主，經濟不得獨立，一切的事情，完全聽命於家長。一般青年男女，往往見舊婚姻制度的束縛，嫁娶一個極不樂意的對手方。他們雖百般的痛苦，千番的想解脫而家庭總用高壓的手段，不許他絲毫的自由，在此離婚難的情形之下，這種弊病，是最容易出的。

D，社會之壓迫——壓迫青年男女的這些外力，幷不只是家庭，實在是社會。在現在黑暗社會之下，儒家的學說，能支配人的一切行爲的，一般人的心理思想，差不多完全被舊禮教所蒙蔽。一件革新的——或稍與習俗不合的事情發生，社會上都是誹議叢生。職是之故，——囿於舊禮教的家庭，自不必論；即稍稍開通一點的家庭，也沒有那麼大膽去作。

於此又有二問題，即這類事情的利弊如何呢？其發生是或然的呢？是必然的呢？——這類的事情，實是一種危險現象，然而這却又是過渡期間不可免的必然的現象。

三　此問題解之決

既然如此，我們應當怎樣補救呢？熟思再三，有兩件事情極其必要：

1，社交公開的必要——此事發生的主要原因，由於名詞的誤解，已如前述，青年男女，雖已知『自由戀愛』『社交公開』的新名詞，然又不眞懂兩性間的正當關係，故往往發生意外的不正當的事情，我們欲想補救此弊，非社交眞正的公開不可。因爲他們已聽說『戀愛自由』『社交公開』的好名詞，你再想抑制他是不行的。社交眞正公開之後，青年男女眞正了解了兩性的關係，這種不正當的事情，旁生的弊病，自然可以去掉。

2，社會改造之必要——在第二節裏，我們已經說過，此事之發生，幷不只怨本人及

家庭，實是社會逼迫得他不得不然。現在的青年男女，蜷伏於黑暗的舊社會之中，受各方的指責，雖說想往好裏去作，也作不成，故往往去走不正當的門道；總之，此實是社會的罪惡。故欲矯除此弊，非打破現存的舊社會，建設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光明社會不可。

親愛的青年姊妹們！你們不要窺風從影的去誤解新名詞了！你們要曉得男女間的真正關係，往正當的路上走去！否則於你們本身將來的解放，有莫大的關係呢！

教育當局的先生們！你們不要關着門，瞎着眼，辦教育了！你們應當先看看現在是什麼情形，再定進行的方針！

禮教先生們，你們不要作『聖人之道』的好夢了！這是一種不可免的必然的趨勢。好比久關在黑暗屋裏不見天日的人，已經弄破窗戶，看見窗外的自然了，這時，你頂好是放他出來，聽其自由；不然，他卻就要破窗潛逃了！

總而言之，這的確是過渡期間的危險問題，然而卻又是不可免的必然的現象；欲想救濟此弊，非完成社會改造，實行男女社交真正公開不可！

為什麼要做女尼

霞英

當我遇見女尼時，立刻就覺得十分討厭，嘴裏也要低低的詛咒一聲『社會的蠹蟲』。因了這強烈的憎惡，就發生了問題，——『為什麼要做女尼？』但是忽然又想起宗教的信仰是自由的，於是我的疑問又漸漸消失了。但是，對於那些女尼們的強烈的憎惡仍然存在。

去年，我的住屋搬了，偏巧隔壁有一座尼庵，雖覺討厭，然也無可如何。後來因為鄰近的關係，庵中的情形，我很能知道一些。現在我的觀念變了，從前對於她們的憎惡，已經轉而為憐憫了。從前的疑問，——『為什麼要做女尼？』現在也明白了。諸君呀！老實說了罷！什麼叫做『尼庵』簡直是不幸的女人的惟一生路。我國一般極不幸的舊女子，到忍無可忍時，有兩條路：一是生路，——入尼庵；一是死路，——自殺。那些不願走第二條路的，當然就走了第一條路。諸君若不相信，不妨費點時間，去打聽那些女尼們是為什麼要做女尼的？

我家隔壁那個尼庵裏，除佛婆（念佛外兼作女尼的僕婦）外，有兩個女尼：那個年

紀大些的，聽說是前清某官僚家的女兒，家裏卻很有錢，但是因爲她年輕時，曾和一個姓王的訂婚，後來那姓王的留學英國時，又娶了個什麼女學生。因此，一定要與她退婚。這真是難事，雖然經過許多風波，到末了仍然和平解決。這時最失望的便是她，無限的怨恨，填滿她的胸中，直使她變爲癡人了；做女尼的決心，也就從這時開始了。一直到現在，已將十年。還有個年輕的，聽說是從前某富家的婢女，因那老主人定要她做姨太太，她卻堅硬的拒絕，從此就失了衣食之所。一時又無家可歸，不得已削髮爲尼。到現在也將近六年。後來我又聽見許多女尼的歷史，大約十分之九是不幸的女子。她們大都存着一種『前生作孽』『命該如此』的思想，那里曾聽得什麼『人格平等』『婦女解放』即雖聽到一點半點，也是『莫名其妙』。這真是可憐極了！我很希望一般覺悟的女子，拿出獻身的精神，從實際上運動，救出這許多極不幸的女子！

尼姑的解放

晦庵

婦女們最痛苦的事，世人都知道是寡婦的生活。和妓女的生活。寡婦的痛苦，是奪去她性的自由，且不問她境地怎樣，要強她守節。這不過是數千年社會上的習慣和舊禮教的束縛所致。在吾國律例上，對於寡婦再醮，向來沒有禁止，且實際上一般平常人家的寡婦，再醮的事亦很多。妓女的痛苦，是強要她操皮肉生涯，還要受鴇婦的虐待。這不過是下等妓女的生活，至於上等妓女的生活，亦有自由權的。因她已走差了路，沒法子再改旁的生活去了。然而妓女受了痛苦，可得相當的報酬，在法律上亦可得到相當的保護（如濟良所）近且有人發起廢娼運動了。世人獨不道婦女們中，受了最深的痛苦，不能聲訴的尼姑麼？

世界婦女，因信奉宗教而守獨身主義的，原來亦很多，如修道院之類，都是出於自由的。但是吾國的尼姑，甘願守獨身主義的卻很少，而真正自由信奉宗教的更少。大半由於幼年時代，父母窮苦，不能撫養她，遂把她去做尼姑，既可少了一個食口，又可得了幾塊身價錢。或者惑於迷信的風說，這個命宮裏什麼是要夭壽的，什麼是一個尼姑命，什麼嫁娶後有紅沙日，一定要難產的，不如去皈依了佛門，可以修福修壽，解盡了這種災厄。至於中年削髮的尼姑，偶因家庭中發生了齟齬，和夫婦間不睦的事情，一念之差，竟去出家了。

又有一般老佛婆，生了一種利己心，什麼要收徒子徒孫，傳她的衣鉢；或者利人的財產，造成種種迷信風說，勾引婦女們，去做佛門弟子。這輩婦女們，信奉佛教，亦不是真正自由的。

還有許多老佛婆，喪盡天良，假借清靜的佛地，行污穢的事情，專替許多年輕的尼姑，去做秘密賣淫的生涯，演出種種的慘劇。論她的罪惡，比什麼的罪惡還要大。

唉，這輩尼姑，天堂的幸福沒有享到，人間地獄的痛苦已喫盡了？這不是人類麼？這不是女同胞麼？

我們應該想一個法子去解放他們，這個功德，比林肯放釋黑奴還要大。現在我擬了解放辦法數則，以供同志研究。

一現在的進行　（甲）勸告，使主觀的客觀的都有一種覺悟。（乙）運動，如現在的廢娼運動的辦法。但是最要注意的是一種阻力，就是許多護法太太們膨脹的勢力，當要設法消去他，然後可以進行無礙。

一解放的處置　幼年的尼姑，當設立教養院，仿苦兒院的辦法，授她一種職業教育，長成後准她自由擇配或脫離。中年的尼姑，情願還俗的，設立一種工廠，學成一種技藝，能維持她獨立生活的時候，准她自由脫離和擇配。老年的尼姑，可歸併一處，給她們靜心修行。

一將來的取締　幼年時代，絕對的不准出家；中年出家，須有自己的誓願，和家長及地方公正人的證明書，纔能收領：老年修心，可不成問題。

一菴產的支配　解放後，把所餘的菴產，作爲維持解放的尼姑生活。

以上所說的幾種辦法，不過一管之見，未敢云是，還要同志去研究，纔可得到實惠。

介紹新刊

產兒制限論　此書是日本安部磯雄君原著，李達君譯，爲新時代叢書的第六種。從珊格爾夫人來華以後，產兒制限問題，大爲我國人所注意；本書即從各方面論述產兒制限的必要，剖解非常詳晰。全書共分十三章：（一）新馬爾薩斯主義是什麼？（二）對於生育的迷想，（三）新倫理觀，（四）由宗教觀察產兒制限，（五）產兒制限的各面觀，（六）從善種學觀察產兒制限，（七）生活問題與產兒制限，（八）勞動問題與產兒制限，（九）國際問題與人口問題，（十）產兒制限與婦女解放，（十一）男女問題的根本解決，（十二）性的教育，（十三）新馬爾薩斯主義運動（全書一百六十餘頁，六開本定價四角五分，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婦女團體的變動

——「從新婦人協會」到「婦人聯盟」——

祁森煥

一 「新婦人協會」的變遷和解散

報紙上屢次傳說新婦人協會（詳見婦女運動號抽稿）分裂，動搖或解散，但其壽命，仍苟延殘喘，直到一月八日夜間所開的臨時總會，纔決定改組，會名，宣言，綱領及一切組織，均行改變。十日，把會名改稱為『婦人聯盟』十七日更開總會通過。此事可認為新婦人協會的解散，或者說他是除舊更新，但不論如何，新婦人協會算是消滅了。此會在日本婦女運動團體中，我雖確信他是屬於第三階級婦女運動的機關，但他既是新時代社會現象的一個有機體，也是可以注意的一點。從前我曾把該會的事業，報告過一兩次，現在回顧陳跡，不可不另將該會的變遷，分期敘述，一以明其數年間之內幕，一以為研究婦人聯盟的根據。其中經歷，可備國內婦女運動者的借鏡，大約也很不少。

協會創立者平塚明子，當此次辭去理事時，聲明『我國（日本）的婦人，尚缺之實際運動團體運動的資質』以表示她對於日本婦女運動絕望的意味。在她的心裏，或不無可諒之處，但即以婦女運動為絕望，也未免過當。考協會的失敗史，大致可分為三時期：其第一期，是從創立到市川房枝辭去理事赴美為止；第二期是到奧ムメオ辭去理事為止；第三期即此次平塚明子辭去理事職到解散為止。此三期中，每過一期，其內面的糾葛益增，減少內部的活動力，遂至解散的命運。今分述於下：

第一期——性格上的乖離

第一期的禍根，不用說是起因於平塚市川兩女士之軋轢，但此並不因為兩人的利害衝突或感情衝突，乃以思想上的衝突為主

——實則可歸到兩女士性格上的不一致。或者有人以爲團體的運動，爲什麼會因兩人的性格不同，影響到會務呢？這因爲在初期的運動上，非有統率者不可；統率者或指導者失和，實際上當然受大影響，這是常有的事實。

平塚曾組織靑踏社，其思想大致是從文藝的立脚地，而唱自由解放的人。但市川對於文藝素來無甚因緣，在未加入協會之前，市川原是友愛會婦人部的主任，常埋頭於勞動婦女問題及運動。此兩人如能提攜，則互相補益之處很多，但在事實上，協會的前途却因此而生裂紋。

市川以爲協會旣站在團體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戰線上，會員相互之間，最要緊的，就是須有統制的組織，有秩序的事務。她打算依此信念前進，自己也正在實際上努力。豈知那位打算生活於思想的平塚，對於形式的羈絆，竟不共贊成。總之，這兩人的性質不同，平塚是適於在書齋思索的人，市川是適於在街頭實行的人，因此市川陷入苦境，想出唯一脫退之法，就是到美國去。協會第一期的危機雖說幸免，但因此失掉一個能人。

第二期——思想的反背

奧ムメオ襲市川的位置，有人說：『奧女士是具備平塚一般適於思黨的性格，和市川一般實行的資質的人。』如此說來，奧ムメオ對於平塚，在性格上不致像和市川那樣相差太遠了。但更有重大的思想上的距離，存乎其間。奧女士並不像山川菊榮專爲撲滅第三階級的婦女，但山川說她是第三階級婦女的代表者，也未免過甚。要而言之，市川及奧雖然都對於無產階級的婦女有理解和同情，然其中也有差別。平塚以爲先依有識階級的婦女，舉解放的烽火，奧則打算有識階級的婦女率領無產階級的婦女前進。當奧活動時，平塚有隱退的樣子，不像在市川時代，互相不滿意的明顯，然平塚的思想，在協會中尚有相當的勢力，也屬實情。此事在協會中，已露出不安的先兆，這種危險狀態，不幸由山內ミナ女士在偶然的機會所設的爆彈，使此事爆發出來。即在第四十五帝國議會通過改正治安警察法後，由協會發起第一次政談演說會，會場在東京神田中央佛教會館。當時奧ムメオ得到其他幹事的諒解，邀請勞動週報編輯山內ミナ演說，但山內打算演說的趣旨，前日在東京國民新聞上介紹了大概，她要說『依新婦人協會那樣的第三階級婦女之力，不能得眞正的婦人解放……』等語。此種論調，從山內思想上觀之，原無足異，但此事對於協會的幹事，當然不大高興了。當晚臨時拒絕山內的講演，因此起了紛爭，山內遂宣言脫

離關係。與女士既陷於困難之境，有許多人對於該會幹事，爲獨斷的狹量的處置，頗起反感。與遂藉詞家務，辭職而去。當她未辭職以前，平塚早有欲辭之意，到與去後，平塚反打消退志。由此足見此二人是因爲思想上之不一致了。與既辭去，協會的第二期於此閉幕。

第三期——感情的鬥爭

平塚雖當理事，但永遠在栃木縣養病，並不到會做事，協會的事業，均由坂本眞琴，兒玉眞子，衆樹安子三人辦理。當平塚，市川，與三人事實上脫離協會後，該會當然取衆智主義了，似乎可以有些成績，但在實際上，協會的潛勢力和活動力，都比第一第二兩期貧弱了。這因爲協會最初成立，是由平塚，市川，和與三人聯盟而生，旁人只可說是追隨的，今三人既去，協會失掉重心，更因種種內情，如感情的糾葛，誤解，嫉忌，爭權，反目等，及協會以外的人——尤其如新聞記者，以誇張之詞，爲滑稽的論調，或以無根據的想像，從旁作祟，醞釀既久，協會遂至崩壞。

要之，新婦人協會始終所缺乏的，是相互間經過洗鍊的思想上本質的締結，和團體的社會運動之準備與訓練。

二　『婦人聯盟』的成立和分裂

『新婦人協會』的解散，其原因有說是因爲平塚氏辭職會務不能前進的，有說平塚辭職，則協會可脫去一切羈絆，向新生之路的，此二種觀察，何者爲正當，非看到『婦人聯盟』的成績如何不能再下判斷了。現在先說明婦人聯盟的主張：一月五日，在東京芝愛宕下佛教會館會商，由坂本眞琴提出下列五案：

1，市町村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之獲得。
2，婦人政治的自由結社。
3，私生兒庶子之差別撤廢。
4，妻之姦通罪之削除。
5，參政權之獲得。

當日會議之結果，以第一步先對待議會事，議決先提出上揭之前二項，其他妻之財產權之確立，姦通罪之削除，庶子之名稱廢止，私生兒認知權之削除四項，遇有機會再行提出。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婦人聯盟是政治運動之機關，先爲枝枝節節的運動，最後歸結到婦女參政權之獲得。但因此內部的意見又分歧；因一方面欲趁議會開會之時爲政治活動，但坂本眞琴和西川文子等，主張較爲寬廣。由此又分爲兩派，一方婦人聯盟將提出婦人參政權之建議案，坂本等擬另組織團體，名爲『新女性聯盟』，同志三十餘人，最

近在東京府下大井町開會，其共同的標的如下：

(1)我們負有爲女爲母之使命，欲完成此使命，希望恢復不當之自由，決不迷亂男女相異之使命，不是高唱「低級的男女同權」者。

(2)我們站在前線，第一須爲人格的行動，進而欲成事，對於無理解之世俗非難及謗詈之舉，須有包容之雅量。

(3)會員要參加直接運動，或在其實力所及之處宣傳運動，努力於自己訓練之覺悟，會是會員各人的會，以自覺而看到眞正不可離之處。

(4)我們非時時努力修養及訓練不可，故在生活必要品之生產的實狀視察，政治法律思想文藝特種學科等須眞心講習。

此等事均屬切要，因爲她們覺悟婦人不可專迷心於獲得權利而致無力運用。婦人聯盟成立未久，又分裂爲兩派，足見日本婦女運動的前途，還是波瀾重疊，變化莫測哩！

美國婦女的和平運動

高山

英國倫敦太晤士報編輯員某君，曾對一美國女作家說，「美國婦人，已把世界的和平握在掌中了。」這話怎講呢？

許多美國人都自以爲是愛和平的民族，幷且這般想：「如果合衆國喜歡和平，世界便能和平，如果她喜歡戰爭，戰爭也就來了。」至於美國婦女，素以多才耐勞善於組織團體著名，她們的各項團體中，往往以世界的和平作爲她們進取的一種目的。倫敦太晤士報編輯員的話，也許是這個意思罷！

美國婦女團體中，以女選民同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爲最著，這純粹是一個政治團體，有會員二百萬人。但却是沒有政黨關係的。會內的重要事情，即在女選民怎樣去選舉，要求什麼法律等。

該會去年上半前在巴黎開會時，阿斯多太太(Lady Astor)不憚遠路的趕去，結果擬立一永久的委員會，目的在謀國際間的協作，消弭戰事，以馬爾東女士(Ruth Morgan)爲委員長。在消弭

戰爭一方面美國婦女的功績很著，華盛頓開縮少軍備會議時，婦女最爲盡力，其中有許多的華盛頓婦女領袖爲哈利曼夫人 (Mrs. J. Borden Harriman)。那時曾由女選民同盟在紐約召集限制軍備會議，這是婦女和平運動影響於華盛頓會議的一個著例。紐約婦女團體，共約十八個，其領袖即馬爾更女士協助她的爲斯德萊脫夫人 (Mrs. Willard Straight) 及杜威女士 (Miss Dewey)。馬爾更女士聲明此婦女協作的會議目的即在聯合各州人民的和平願望。

從事世界和平運動的婦女團體，除女選民同盟外，有婦女俱樂部總聯盟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這會可說是美國的最大婦女團體，內有俱樂部四萬，會員則有二


國民女選民同盟會長派克夫人


哈利曼夫人


美國國民勞動組合會長斯偉士夫人

百萬人之多。各俱樂部不特分設於美國各地，即在國外，如東京，巴黎，倫敦等處，都有隸屬於總聯盟的美國婦女俱樂部。不但如此，就是菲律賓的曼尼拉 (Manila) 也有一名爲婦女俱樂部國民協會 (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的婦女團體，內有三百四十二的俱樂部，一萬二千人的會員。團體既然這樣多，會員又密佈於各地，所以忒得爾夫人 (Mrs. Tuttle) 說，「若使她們有這意志，婦女協作的國際的機器的起頭實在這里了。」

婦女俱樂部的總聯盟是統一各俱樂部主旨的機關，所以任務非常重大。爲母的及正在經營家庭的婦女，會被稱爲國民的脊椎骨，俱樂部便是由這國民的脊椎骨組織而成。所以這俱樂部的關係於全社會及國家，極爲重要。

俱樂部總聯盟的會長文德爾夫人(Mrs. Thomas Winter)是華盛頓會議時經美總統派赴會議的四婦女中之一。

婦女俱樂部雖富於世界協作的精神，可是有些會員，不免因愛國的熱忱，『與美國同化，』成爲她們唯一的希望，但有時不免把美國主義弄得太狹，這是很爲胸懷廣大的聯盟領袖所反對的。

一九二二年夏天，婦女俱樂部在喬叨凱(Chautauqua)開會，設一幹事會，由才幹豐富的通納爾夫人(Mrs. Horace Mann Towner)主任其事。這幹事會的主要職務，在鼓起協會注重國際間的協作，及設立國際裁判所等，以息國際爭端。

國民婦女黨(National Woman's



婦女俱樂部總聯盟會長溫德夫人



馬爾更女士

Party)，本是擁護婦女參政及爲改善聯邦法律而戰鬭的團體。擁護婦女參政權是婦女主義的行爲，向着一切妨礙婦女發展經濟，社會風習而宣戰的，所有設施，不含國際性質，本無足怪。然她們的會綱裏說，『要求獲得在合衆國以及在國際間的各種政治上的男女平等，』那麽，她們對於國際間情形也不是漠不關心的了。

除上述數團體外，我們更該注意的，便是婦女勞動組合同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繼瑙賓夫人之後的新任全國會長斯偉士夫人(Mrs. Maud Swartz)說道：

『本同盟對於世界的政治，本主張一種寬大的自然性。所以自本同盟設立勞動婦女國際協會，已開過兩回會議，一在華盛頓，一在日內瓦。

『我們十分深信對於凡有利於民族的事勞動婦女必須與國外姊妹們一體合作，若就個人說，我們也許存一種我們的偏見，但若在一團體中，我們不會有反對那一族或那一班人的偏見了。我們的確相信今日的仇敵到明天會成同盟國的。

『如果不認戰爭爲非法，單是限制軍備，是不能使戰爭緩發的。我們想以法律限制戰爭，必須法律視戰爭爲犯罪，如今日以殺人爲犯罪一樣。』

婦女勞動組合同盟，去年六月間在華克耿(Waukegan)開會，曾通過許多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隨後基督教女青年會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通過認戰爭爲非法的議案，及許多關係於階級間，國民與民族間的問題。

美國婦女和平會(Woman's Peace Society)是一個無抵抗的團體。會中主持的人是美國著名新聞家奴隷解放論者威廉格里遜 (William Lloyd Garrison) 的女兒維瀨特夫人 (Mrs. Henry Villard)。會中的要求，是世界軍備即刻而且完全縮小；世界貿易及貿易機會絕對均等，及廢止暴力和死刑等等。

國際婦女和平及自由同盟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是一個性質相似的大規模的團體，目的在聯合世界各國的婦女都來反對戰爭，有很大的活動力。在美國二十一州，都有分設機關，從事和平運動，在日內瓦發刊週報一種，按週記載國際間的婦女活動。

總而言之，美國各種婦女團體，差不多都有消弭戰爭的一種願望，一九二二年夏季，有國民團體六個，內有婦女六百萬人，通過戰爭應認爲非法行爲的決議。但這祇是消弭戰爭的第一步，真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另有具體辦法，戰爭與經濟狀況相關極密，經濟組織要怎樣改造，纔能達到這大目的？對於這重大的研究，她們卻還沒有籌得具體的辦法。

蘇維亞俄國下的婦女

克士

東方婦女

蘇維亞俄國的新法律是很有利於婦女的，對於不進化民族的婦女尤其有利益。蒙古族的婦女，受俄國革命後的利益很不少，從前女子一任男子打罵的，現在已經不許，如果妻受虐待，她有離婚之權了。

那邊向來的習慣，男子可用錢買妻，而且倘有少年愛了一個女子，如果他買她的錢還不够，可以向她的父母付下一注定錢，其餘的錢不妨分期交還，到錢如數交淸之後，這女子遂歸男子所有了。一經被人買定，便不再是待賣的貨物。這宗事偶然也有，男子還未將錢付淸，而意圖將女子偸去，那麽，是他自取可死之道，爲習慣所不許的，但現在此等舊習都已經革除了。

俄國的大革命，使樸素的東方民族的婦女，從束縛與迫壓裏振拔出來，漸上自由的道路。一九二一年二月間，在巴古城中，有過一次從來未有的盛會，蒞會的有不同族的婦女二百多人，從遠近各處趕來，聽那不辭勞瘁的傳道者帶來的革命消息。她們深喜萬國一致的情形。四個月以後，墨斯哥開共產主義婦女世界會議時，有代表到會，便是從上次的一班婦女隊裏出來的。

世界會議的開會，係在六月，以斯文特羅夫邸第爲會場，中間坐的是哥朗遇(Kollontai)，她的左手有俄國的禮理那(Lilena)右邊是德國的宰鏗(Clara Zetkin)。開會的時候，大家在講壇上相繼討論，由宰鏗而荷蘭的薈爾斯脫(Roland Holst)，再繼之以瑞士的勃洛克(Rosa Bloch)，隨後上來一土耳其斯坦的婦人，她遂說到東方婦女的情形了。

東方婦女的代表到來正在這時候。來的有蒙古，韃靼，及土耳其族的回教婦人，她們進來驚動了會場的聽衆，喝采的聲音如浪一般的湧起，『她們來了！』『她們來了！』『東方的婦人！……』這是大衆的呼聲。

這班到會來的『東方婦女』，多着長裙，有的則穿着土耳其式的褲子及鞋子；或者穿着木屐，有的竟赤着脚。這一隊婦女進來的時候，領前的一人，很勇敢的赤着面，別的則用包在布頭上，把面孔也包起來了，只留一道狹的隙縫，眼睛可以往外看，所穿的衣服則盡是黑色。

她們入座的時候，會中自然少不得還有一番忙亂與應答，但這不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情形，可以省略不說了。只是那一次開會中東方婦女的參加，却不能不說是東方民族的婦女參加到俄國新政治去的開端呢。

現在按下開會時緊致的情形，且將俄國婦女狀況說一說。

俄國婦女

俄國的本國婦女，在工界中活動範圍之大，是大衆所共知的，現在似乎沒有敍述的必要了。在公司，工廠，學校及醫院中，男女共同做事，這本是歐美各國的普通現象，不是俄國的特色。但是俄國婦女，不特做些輕巧的生活，她們又隨同男工修造鐵路，或到西伯利亞的煤田中去採煤，做那些勞力的工作。全俄國的勞農會會長加理寧的妻，稱為『俄國第一個夫人』的，也肩負着鋤頭時到田間去操作，這宗情形，恐怕他國所少有的罷。

彼得格拉的婦女，在火車上做事的很多，車上裝卸行李，多有婦女一同搬運。職官裏面，婦女也占多數，該地有女審判官十六人，更有學習人員不少。從前歐美人往俄國去，到彼得格拉的外務署的時候，見出來接洽的是一個婦女。——是一個身材很長面色蒼白，頭髮眼睛黑色的青年女子。她是外務署的代表者。辦事室中很寒冷，她身穿毛皮外套，下着一條短裙，腿上是絲的襪子。案上置着電話機，她能用四國言語接談。

俄國婦女既如男子一般的操作；這是一定的，操作粗重事情的婦女，決不能再從事於面貌的修飾了。俄國農家婦女便是這樣，個人的裝束是很不關心的；然而她們仍然很整潔，雖然不艷麗，卻仍不失她們的美好。曾旅行過俄國的人常是這般說，再也沒有圖畫比俄國鄉村女子，在星期日成隊的過去時的秀麗動人了。她們在夏天的時候，並沒什麼奢華的裝飾，只着了潔白的衣服，羣向古禮拜堂去，或成羣出來，踏着草葉密布的道路回去，這實在是真的美麗呢？

俄國婦女，幾乎沒有一種工作不操作，有的專以收拾汽車為職業。每晨六時，便要開手摩擦車子了。這時候別人多還睡着，她們穿了舊衣服，赤着脚，盡力的摩擦，揩拭，或撣拂。可是做了工作之後，她們裝飾起來了，在夏季裏，穿着潔白的襪子，潔白的裙子，一見之下，誰知道她們是做這樣勞工的呢？

土耳其的女教育總長

無競

擊破希臘大軍,震動全世界,乘勝翻弄歐洲各國政治家的土耳其英雄凱末爾派沙,讀者諸君大概都已經知道他的大名了。但在這凱末爾的安哥拉政府中

凱末爾的閣員

做教育總長的,却是一個名叫哈利台愛迭布哈努談的女子,她的聲望,也幾乎可以和凱末爾相比呢。

哈利台女士的父親,是前土耳其皇埃布太哈密特的會計官,在土耳其政府中,以正直敢言著名,並且是土耳其人中極少見的維新派。當時他很傾慕歐風,所以她的女兒從小便受歐美的新式教育。在君士坦丁堡對岸斯克太利地方美國人所辦的君士坦丁堡大學,她是第一個入學的女學生。

那時該大學的數學教授薩利倍,欽仰她的才學,就向她求婚。一九〇一年,哈利台在該大學畢業,即於是年舉行婚禮。後來生了好幾個小孩。但是這一件婚事不能算做幸福。他的丈夫薩利倍,不久便照該國向來的風習,娶第二個夫人。她反對多妻主義,嚴厲拒絕,終於離婚。

文學的作家

這是哈利倍女士在社會活動的序幕:國王埃布太哈密特被逐,婦女漸漸獲得自由。素來富於愛國思想的女士,遂蹶然而起。此後她常常在新聞雜誌上發表政治評論,尤其提土耳其婦女運動的牛耳,又在教育上發表有力的議論,對於土耳其女子教育的發達,盡力不少。

世界大戰時,傑末爾派沙任女士為西利亞全省的教育廳長。當美國對德宣戰時,政府主張沒收她的母校君士坦丁堡大學的校舍,她極力的反對,終於沒有實行。女士曾經作過小說六篇,其他散文,詩,神話,童話等多篇。其中也有從俄文法文譯成土耳其文的。

一九〇七年,哈利台與君士坦丁堡的一個醫生名叫亞特南偉博士的結婚。博士後來做安哥拉國會的副議長。

戰線上的軍官

哈利台女士是極熱心的回教徒,但曾公然標榜親英主義。當希臘軍占領斯彌爾那的時候,曾殺害她的兩個朋友。她把這種野蠻行為向聯合國去申訴,竟沒有人理她。因此,她很恨歐洲諸國。有一天,她曾對一個美國人說道:

如果一個回教徒殺害了一個基督教徒,世界便當作一件大事情,羣起攻擊;但基督教徒虐殺了多數的回教徒,歐美各國,却絕沒有人提起。所以我們土耳其人應該自己開拓運命。

土耳其國民運動開始時,女士大為贊成,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希臘軍搜索斯坦布爾時,女士和她的丈夫同坐了小船到小亞細亞,又在那里騎了驢馬旅行到國民黨的首府安哥拉。凱末爾在她到

的時候，大為歡迎，立刻就請她做教育總長。

哈利台女士，不但以婦人做內閣的閣員，並且在國民軍中，屢次以軍官的資格，親蒞戰線，出入槍林彈雨之間，嘗那顛簸生活的趣味。但是她一面從事這樣勇壯的行動，一面卻仍然沒有拋卻國民教育的本務。她常常親臨寂寞的鄉村，幫助那無學的土耳其婦女，教導她們向上。


哈利台女士

數百年前，土耳其曾經有一個叫做羅克散的女傑，在歷史上留下偉大的名聲；現在有了這哈利台，恐怕羅克散不能專美於前了。

美國女工狀況

高山

工業組織發達以後，各種工業，逐漸由家庭而移向社會；從前在家庭裏作工的青年婦女，都進商店及工廠中工作了。現在正不息的在那里轉移。數年前，美國的配爾孫(C. E. Persons)曾調查該國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內女工增加的情形，從五三一九〇〇〇人起增到七六〇八〇〇〇人，即在這十年中，女工數目增多百分之四三。他的統計的結果說女工還是從家庭不絕的移向工場。

這班女工，分布於農業，製造，交通及文藝，美術，各種職業之下。但工業中有一種很普徧的現象，便是女工如過分的增多，則競爭地位頓形劇烈，結果，遂使工資低落；縱使女工不起競爭，工資本來比男子為低。這個原因，一部分在於一般的社會觀念以為婦女不曾負有贍養家族的職任，一方面則因婦女的體力不及男子，和缺乏機械上的知識，工作多不熟練。

美國女工之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住在自己家內的，年幼的常與父母或與別的親族同住，因此，她們的費用比寄宿的工人略省，但依她們的用度來定工資，寄宿作工的女子便非常喫苦了。查一九一三年美國哥崙比亞地方二十五歲以下的女工中，有百分之七三，是住在自己家內的，她們中五分之三的工資，每禮拜不到七元（美金）她們的工作時間，少的每禮拜五十五小時，約有百分之四人，每禮拜須作六十小時。但因爲她們只要略略補助家庭，所以還過得去，若藉這些少的工資，要完全自己謀生，那就十分爲難了。

作工的靑年女子裏面，既有三分之二得這點工資可以勉強過去，不能度日的止有三分之一，所以要求多得工資非常爲難，因此要救濟這三分之一的人，必須使她們所得工資可以維持生活。一九一一年波斯華斯女士（L. M. Bosworth）研究她們的生活費，調查四百五十個在波士頓做女工的用度，每年需多少，并且加入住屋的租錢是：

食品	一六九·七〇
房租	七四·八一
衣服費	八八·九九
健康上的費用	二一·〇九
貯金	三一·六三
雜費	一一七·〇六
總計	五〇四·二八

如每年以五十二禮拜計算，要足敷這個數目，每禮拜平均當賺九元七角，——這是數年前的計算，據近年美國依理諾大學教授霍立斯德（Horace A. Hollister）說，每禮拜非賺十二元美金不可了。

工資要怎樣能够增進到可以維持生活的程度，這問題極複雜，且難得圓滿的解決，然而這問題的重要，又有不容從緩討論之勢。女子工資的低廉，最顯著的惡果，至少有兩種，一種是身體的健康問題，一種是道德的墮落。

多數女工是未長成的女子，又多數是巳結婚的靑年婦女，常有生養小孩的辛苦。工資既少，作工時間又長，食物不足榮養，和做工過於疲勞，結果使未長成的女子發育不良，生養小孩的母親，因胎前產後的失調，身體陷於衰弱，小孩因看護欠周密，死亡率也遂增高。至於發育不充足的女子，雖望其生育健壯的小孩，更不必說了。

這種結果，影響於個人且莫說，危害及未來民種的發育是很大

的，不過其前因後果不很明顯，不容易惹人的注目罷了。

至於道德方面，結果更壞了，靄立斯教授毅然決然的說，據各方面觀察所得的結論，都說低工資與道德敗壞，相關非常密切，常有因爲經濟的困難，而敗壞她的性道德的；性道德的健全與否與民族的健全與否很有關係，工作是人類勉力養成的，性慾則是動物界所同具的本能，略一不慎，很容易把這勉力養成的工作力失去，單用性慾官能以謀生活了——如果可以賴此謀生活。須林娜女士(Olive Schreiner)所以說，婦女可以分三類：一類是操作一切人生的工作并養育小孩不求人助的健全作工婦女起，到有些婦女，她們自由生育小孩但不賴自己去維持，亦不做什麼工作的；一類是不很願生小孩或竟不生小孩，但亦不做工作，賴操作她的性的官能而生存；又一類便是娼妓，她沒有工作上的生產，也沒有生命上的生產，只用她的性的本領，寄生於人羣裏，傳佈疾病和死。

但是要補救這些缺點，確是重大的大問題，而且也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却又不容不急急加以研究。因爲近代人對於人生的觀念，已大改變，頓把生命看重起來，不但只要保留這生命的存在，并將自由及幸福也同時看重。所以近人的生活要求，不只求衣食住可以勉強敷衍便算了事，此外如身體精神，道德健全的要求也起來了，培養美感的要求也起來了。又因爲同情的發達，怎樣供給老與病者的問題，也起來了。

現在如再回到本題來說，救濟這種弊病，一方面是經濟問題，一方面是教育問題。教育方面有兩種目的，一是培養婦女的職業技能，一是要洗刷去舊習慣的寄生性質，這樣女工的地位方纔能夠增高起來。

英國婦女的醫學教育

克士

在人羣未進化的時候，婦女曾經爲人出力治病，不過那時的醫術，當然不是科學的。後來因爲發展科學的人多是男子，醫學上的設施也多在男子勢力範圍裏面了。

到近年來，醫學事業，方纔再從男子手中移到婦女手中來，大衆

方幾知道婦女不僅是長於看護術，治療手段也不弱於男子呢。

可是婦女醫學運動，實在並不是近年才萌發的，不過近年來才爭得醫業上的地盤罷了。因近世社會的改變，婦女相繼伸手到社會上謀事情做，經大衆公平的批評，當醫生正是她們適任的，而且是喜歡學習的職業。但其成功，受歐洲大戰的影響實在不少，我們只要看英國在大戰期中女子醫學生的增多，就可以了然了。

卽照英國倫敦醫學專門學校一校而論，在一九一四年女生只有六十九人，第二年卽驟增至一百二十九人，第三年，一九一六年，增到一百三十五人。由此可見學生增多之驟了。

不特倫敦醫學校如此，別的醫學校中，女生也漸漸增多。這一方面因爲應社會的需求，一方面因爲要達到人生良善的最高點，必須男女共同教育，必須男女協同作事的話，已經被認爲正當，而且又確認非此不足以解除性意識過敏銳的毒害，多數醫學校，遂開放女生了。

英國馬特拉斯(Madras)醫學專門學校中的學生，有英國的，回族的，或印度的男女學生。該校男女同校之後，教授及學生，都沒有覺得不便，并且那校長說，自從許女子入學以後，男生的道德品性反都改好了。

此外男子的醫學校兼收女生的，有却林克洛斯學校，(Charing Corss) 聖瑪利亞學校 (Saint Mary's)，及偉斯得明斯德學校 (Westminster) 較近開放的，大學專門學校醫院 (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每年取女生十二人，皇家專門學校 (King's College) 以全體的百分之二十五爲女生額。

到了女醫生漸多，信用漸著的時候，她們醫業上的基礎遂逐漸確定。英國某女醫說，女醫如能專長產科學，女科或兒科，實最爲適當，但同時她又懇切的說，若要專長一門，非對於普通醫術有功夫不可。進英國倫敦大學學醫的學生，須學習心理學，於將來診察上很有贊助，所以專門醫須先精通普通醫理，是極明顯的事。

英國寫理特女士(Mary Scharlied)說在一個較大的鎮上，應有專門女科兒科等的女醫二人。如果住戶人口滿十萬以上，這項女醫生二人，還怕不够呢?

憂愁夫人

（續）

德國蘇台爾曼原作

胡學志譯



美尤訶街，一個中落的地主，將他的邸宅海命南塞爾賣給陀格拉思的時候，他的第三子保爾生了。陀格拉思夫人因爲同情心做了保爾的教母，又允許他們繼續住在舊宅裏。然美尤訶街很是驕傲。他不願意住人家的屋，却用了僅存的些許錢，在默薩爾買了一個荒蕪的農場。他於是帶着他的妻蘇爾思培思和他孩子們，進了那邊一所淒涼的泥汚的農家房屋哈台榕思。便在那里，保爾長成起來。保爾小時候，當心地看顧他那孿生的妹子（卡脫和格來太）恭順地服侍那兩兄（瑪克思和哥德弗里特），在他家中操作的最勤

第四章

接着的夏季，帶給美尤訶街的家庭的，只有悲哀和憂愁罷了。先前的地主要求將押款付淸，而且沒有誰借給必要的款子的希望。美尤訶街每禮拜乘車到市上去三四回，夜深時酣醉着回家。有時他便整夜的住在外邊。

蘇爾思培思女士其時兀坐在牀上，注視着幽暗。保爾聽到她的低聲的唏噓，時常醒過來；於是他就耗子一般靜的睡一會，因爲他不願她知道是醒着。然而他終於也哭起來了。

於是他的母親就靜默了；如果他還不能住了哭，她便起來，接吻他，拍他的臉龎，或者她說，

『到我這里來，我的孩子。』

於是他爬起來，溜到她的牀上，重復在她的肩膀上睡過去了

他的父親時常打他——他不知道究竟『爲什麼』；他只以爲挨打是應得的罷了。

有一天，他聽到他的父親駡着他的母親。

『不要哭了，你這只會哭的獃子，』他說；『你在這里不過增加我的憂愁罷了。』

苦，却最受委屈。他的父親和兩兄都小覷他，關心他的只有他母親一人。他母親時常憑着窗口遠望一所白色的房子（便是海命南塞爾），又常把白房子裏面的情狀講給他聽。因此保爾對於那白房子起了無限的企慕。他屢次想往那邊逛去，但因爲種種阻礙不能去。後來他的兩兄，由他的一個好姨母培植，進了大學，他也就往鄉村一個小學裏去讀書。在學校的時候，他常常受同學們的揶揄，然而他的逛白房子的念頭此時却復活了。有一天，他居然鼓着勇氣，向白房子進行，可是只落得弄汚了美麗的衣服，終於頹喪的折回來了。

『但是瑪克思，』她柔和的答說，『你莫非不許你的家屬和你一同擔受壞運麼？我們這樣不幸的時候，我們在一處還可以不更加親密些麼？』

於是他感動了，說她是個勇敢的妻子，又自己埋怨了一陣。

蘇爾思培思女士竭力的慰貼他教他相信她而且要勇敢。

『是阿，要勇敢——要勇敢！——』他又動氣說。『你們女人們都是很會這麼說；你們坐在家裏，攏着你的閨裙，謙抑的等候着幸運或是壞運落到你的膝上，任憑命運神送了那樣來。然而我們男人們須得走往『仇敵的生活』裏去；我們須得掙扎而且努力，而且和各類的流氓打仗。誰要你的警告呢！要勇敢，是的，的確要勇敢！』

於是他大踏步走出了屋子，吩咐人裝好馬車，爲要照例出行了。

當他回到家裏，睡醒了醉的時候，他說道：

『哪，現在我最後的希望去了。那可惡的猶太人，本來應許借給我二分半利息的款子的，說他不能再幫我的忙了。阿，任憑他那麼幹罷。我不要他的一根稻草了。我們只可以往密却而麥思去行乞啦，這時候剩給我們的不過我們所站着的一點地方罷了。然而這層我對你說罷：這時候我不願再活下去受這打擊了。一個體面的男人須得將自己看得尊重些，倘若有一個晴朗的早晨，你看見我

掛在膝上，不要喫驚呵。』

那母親發出一聲尖銳的呼叫，便用兩手挽住了他的頸頸。

『好，好，好啦！』他撫慰她；『事情並沒有這麼嚴重啦。你們女人家都一樣是可憐的東西，單是一句話就使你們着慌了。』

那母親直跳起來，向後退了幾步，但待他已經出去時候，她便坐在窗邊，焦躁的望着他，彷彿恐怕他已經打量着做歹事似的。時刻有一種震顫貫徹她的身體，彷彿受了寒一般。

接着的夜裏，保爾醒過來，見她起了牀，穿上一件半臂，走到窗口，從這窗口是望得見白房子的。這是明朗的月夜——大概她單是注視着那里罷。幾乎有兩個鐘頭，她儘坐在那里，固定的向外望着。保爾並不動彈，待到將近黎明，她從窗口回來，走到孩子們的牀邊時候，他便緊閉了眼，裝着熟睡。她起先吻了吻又着臂膀睡着的雙生兒；隨後便到他這里來，當她俯身向他時候，他聽到她低語道，

『神給我氣力罷。一定給的。』於是他猜到有什麼異常的事在預備了。

那天下午，他從學校回家時候，他見他母親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和禮拜日的服裝，正在廊下坐着；她的臉頰比平時更甚蒼白；她的手安在膝上，發着抖。

她似乎正等候着他罷，因為她一看見他，便呼吸的更其舒暢了。

『你要出去能，嬤嬤？』他詫異着問。

『是的，我的孩子，』她答說，『你也同我去。』

『往村莊去麼，嬤嬤？』

『不，我的孩子』——她的聲音發顫了——『不是往村莊。你須得去穿你禮拜日的服裝來；那件天鵝絨外衣，當然，已經破了，但我將那件灰色襖上的污跡弄去了——那還可以穿呢；並且你還得快擦亮了你的鞋子。』

『那麼，我們往那里去呢，嬤嬤？』

於是她用兩臂圍住他，柔和的說道：

『往白房子去。』

他覺着一陣驟然的激動的發作。那充溢在他心中的狂喜，幾乎窒住了他；他跳到他母親的膝上，劇烈的和她接吻。

『但你不許告訴誰，』她低語着——『不許告訴誰；你懂得麼？』

他十分自矜的點點頭。他是這樣伶俐的孩子。他知道事情怎麼樣了。

『現在快去穿衣服罷。』

保爾奔上樓去，到那藏着衣服的屋子，忽然間——他沒有明白

的知道在走那一步時候——一聲拖長的尖音從他嘴裏迸出來；再也不必疑惑——他能夠吹麽了！他試着第二遍第三遍——吹的覺是很優美哩。

當他裝扮舒齊了，回到他母親這里來時，他歡樂的喊道：『媽媽，我能夠吹麽了！』可是她對於他的藝術，並不顯出怎樣的興趣，他便愕然了。她單是將他的領口掣一掣直，說道，『你們幸福的孩子們呵！』

於是她握了他的手，他們的出行便開始了。當他們到得那猙獰和妖怪住着的幽暗的松林的時候，他剛好完畢了『一隻鳥飛來了』那支曲的練習，待到他們重復走出到空野時候，他能夠確定，將『神救了女王』那支曲吹的一點沒有阻滯了。

他的母親浮着悲哀的微笑，俯着他每一個尖銳的音調，使得她心跳，然而她沒有說什麼。白房子現在是近在他們前面了。他不復想起他的新藝術。他所有的才幹都吸收在他所見的事物裏。

起初看見的是有着大門的一座紅磚的高牆，在大門的柱子上面立着兩個石的圓頂；略遠便是一個長着草的大院子，院子裏停着一列的貨車，院子兩旁是低矮的灰色的農舍，那院子便成了一個大的方形。院子中間有一個池，周圍繞着短的籬笆，這其間一隊『鴨，鴨』叫的鴨子正在遊戲着。

『白房子在那里呢，媽媽？』保爾問，他對於那些一點也沒有趣味。

『在花園後面，』他的母親答說。她的喉音有一種異樣的粗澀的聲調，於是她的手捏住了他的，緊到他幾乎痛得喊出來。

他們現在透過了園籬的角落了，在保爾的眼前橫着一所簡樸的樓屋，給香櫞樹遮蔽着，並沒有什麽可以注目的所在。這樓屋顯得沒有同遠處看去那樣的白哩。

『這便是麽？』保爾開口問。

『是呵，正是，』他的母親答說。

『那麼玻璃球和日晷在那里呢？』他問。

他突然起了一種號呼的欲望。他曾經想像過百千遍，以爲一切東西是很美麗的；倘若他們欺騙他，關於玻璃球和日晷的事，他也不至於會驚異的。

這時刻，兩隻煤一般黑的紐芳蘭狗，向他們直奔過來，發出抑制着的吠叫。他躲避在他母親的衣服後面，便叫喊起來了。

『凱羅！納羅！』一個嬌柔的口音從房屋的門口叫着，於是那兩隻怪物（狗）喜悅的嗥着，向聲音過來的方向奔去。

一個比保爾還小的小女孩子，穿一件淡紅花的衣衫，腰間束一種蘇格蘭的帶，在房屋前面出現了。她有着長的黃金色鬈髮，用一個圓梳從額間掠到後面，又有一根玲瓏的小鼻梁，生得略略高些。

『你們要和嬤嬤講話麼？』她用了柔和的聲音問，一面微笑着。

『你是叫做藹爾思培思能，我的孩子？』他的母親反問着。

『是的，我名叫藹爾思培思。』

他的母親做出一種動作，像是要將那陌生孩子抱在懷裏似的；然而她制住了自己，說道：

『你可以引導我們到你母親這里去麼？』

『嬤嬤在花園裏呢；她剛纔喝着咖啡，』那小女孩很自矜的說。

『我還是引導你們打房子前面過去罷，因為我們若將那向太陽的門開了，蒼蠅是要飛進去的。』

他的母親微笑起來。保爾覺得在家裏從沒有這種話打動過他的心，便禁不住詫異了。

『她比你聰明得多哩，』他想。

現在他們進到花園裏了。這是比默薩爾的園子更其大更其美麗，然而日晷這個東西却沒有看見。保爾曾經揣成一個依稀的觀念，以為這是像一個大的金塔，上面有個圓而閃爍的大陽盤，算是晷面的。

『日晷在那里呢，嬤嬤？』他問。

『我隨後會指點給你看的，』小女孩熱心的說。

從亭子裏來了一個瘦長的女士，生得蒼白優雅的臉龐，這上面浮着一副形容不出的甜美的微笑。

他的母親發一聲呼叫，撞到她的胸頭，大聲的唏噓起來。

『感謝上帝我和你重復在一處了！』那陌生人說，便接吻在他母親的眉毛和臉頰上。

『相信我罷，現在一切都會好了；你可以告訴我，擔着什麼心事，如果我不能幫助你，這纔希奇了。』

他的母親揩乾了眼淚，微笑起來。

『阿，這是純粹的喜悅呵，』她說；『我在你近旁已經覺着很安慰很幸福了。我多麼懷念着你呵！』

『你當真不能够來麼？』

他的母親悲感的搖搖頭。

『可憐的女人！』那女士說，於是兩人眼對眼的看了好久。

『我想這個是我的孩子罷？』那女士指着保爾說，他抓住他母親的衣服吮着他的拇指。

『阿，哗！拿出嘴裏的指頭來，』他的母親說。於是那美麗和善的女士將他抱到膝上，給他一匙的蜜喫——『曾經嘗過的麼，』她說——於是向他問起他的妹妹們，問起學校，問起別的並不難答的各類的事，他這纔覺着在她膝上差不多很舒服哩。

『而且什麼事你已經知道呢，你這小人兒？』她最後向他問。

『我會得吹唇啦，』他得意的回答。

那和善的女人高興的笑起來，說道，『好，那麼，給我吹些什麼罷。』他撮尖了嘴唇，竭力的吹着，然而聲音不會出來；他原來把吹法又忘掉了。

於是他們笑了——和善的女士，小女孩子，甚至他的母親；然而羞愧的淚湧上他的眼裏來，他掙扎而且亂踢，那女士就只得讓他溜下膝蓋去，他母親叱責着說道：

『你頑皮了，保爾。』

然而他走到亭子後面哭泣起來，直至小女孩子來到他這裏，說道：

『阿，親愛的，你不可哭，神不喜歡頑皮的孩子們呢。』於是他又羞愧了，便用手擦眼直至乾了爲止。

『現在呢，我給你看日晷罷，』那孩子接着說。

『阿，好的，還有玻璃球，』他說。

『那些破碎的好久了，』她答說；『一塊石頭我不意的拋去，敲着了那一個，還有一個是給風暴吹下來的。』於是她指給他看玻璃球在着的地方。

『而且這個便是日晷，』她繼續說。

『那里？』他問，詫異着四面一望。

那是立在一根灰色簡陋的柱子前面，柱子上釘着一種木版。那孩子笑着，說這就是日晷了。

『阿，哗！』他憤着回嘴說；『你在愚弄着我呀。』

『我要愚弄你做什麼？』她問；『你從未捉弄過我。』於是她覆述着她的言辭，說這不是別的只是日晷罷了，她又指給他看那針兒，一枚銹的不堪的鐵片，附着在日晷的中間，正投影在『六』字上，這是在別的數字中間寫着的。

『阿，這太蠢笨了，』他說着轉身去了。——白房子的花園裏的日晷便是他一生裏第一回的大失望。

當他同着那新朋友回到亭子時候，他看見一個高昂而闊肩的鬍鬚蓬鬆的紳士，穿着一件灰色的獵服，他的眼睛似乎快活的閃着。

「那是誰呢？」保爾怯怯的問，躲在那朋友的後面。

她笑着說道，「那是我的爸爸；你不必怕他。」

於是她喜悅的喊起來，跳到那陌生男人的膝上。

那時他心裏想，他可曾經敢跳上他爸爸的膝上去麼，因此他便推斷着，一切父親們是不相同的。

然而那穿獵服的男人撫抱了他的孩子，接吻在她的兩頰，又讓她騎在膝上。

「看哪，藹爾思培思得到一個遊伴了，」那和善的陌生女士指向保爾說，他躲在樹葉中間，羞怯的向亭子看。

「這里來，我的男孩子，」那男人歡悅的呼叫，彈着他的手指。

「來——這里，那個膝蓋上有儘够給你坐的地位啦，」那孩子叫着；待到他向他母親問意的瞥了一眼，怯怯的走近些時候，陌生男人便抓住了他，將他放在別個膝蓋上，隨後他們又歡樂的奔跑了一會。

他已經失掉一切的恐懼了，當新鮮焙好的糕餅安到桌上時候，他便放肆的喫了。他的母親撫摸他的頭髮，警告他不要喫的太多。她說話很柔和，只是俯看着前面的地土。隨後他們便允許了孩子們去到樹叢裏，各自拾剩果。

「你當真叫做藹爾思培思麼？」他問他的朋友，待到她說「是」的時候，他表明了他的驚愕，便是她有着同他母親一樣的名字。

「我却是她給行洗禮的，」那孩子說；「她是我的教母哩。」

「那麼，她為什麼沒有和你接吻呢？」他問。

「我不知道，」藹爾思培思悲戚的說；「大概她不喜歡我罷。」

可是他們都沒有想到她是沒有這麼幹的勇氣呵。

當孩子們叫回來時候，天色已經漸漸的暗起來了。

「我們須得家去了，」他的母親說。

他很愁悶了，因為他剛纔有些慣熟起來。他的母親將他的領口挈一挈直，說道：「哪，現在吻吻太太的手並且謝謝她罷。」

他照着所吩咐的幹了，那和善的女士吻了吻他的額角，那穿獵服的男人又將他高高的擎到空中，他這纔想到他能够飛了。

現在呢，他的母親將藹爾思培思抱在臂間，在她的嘴和臉頰上，接了幾回吻，說道：「願上天有一天報答你，我的孩子，為着你的父親給你教母的幫助。」

一個重大的擔負似乎從她心靈上卸去了；她呼吸更其舒暢，她的眼睛也有光輝了。

藹爾思培思和她的父母送兩人到大門口，他的母親在那里向

他們告了別，訥訥然的說了一番關於報償和天惠的各類的話。那男人笑着插上說所有的事是不值得說起，而且全不要什麼感謝的。那和善的女人又熱烈的和她接吻，教她不久再來，或者也得叫孩子們來。

那母親悲戚的微笑便即沈默了。藹爾思培思得了允許，更走了幾步；於是她殷勤的告了別。保爾的心沈重了；他覺着還有什麼話須得告訴她，他這纔向她追去，待到追上時，便接着她的耳朶低語道：

『你知道——我實在會吹脣啦！』

當母子兩人走進樹林時候，夜包圍攏來了。周圍都是昏暗，然而他絕不害怕。倘若現在有一匹狼已經當了他們的路，他就會合他一決雄雌哩。

他的母親並不說話；那隻緊握着他的手的手發熱似的燒着，她的氣息又像歎氣一樣的從她的胸中出來。

待到他們兩人走出到荒原上時候，神祕的蒼白色月亮升到天際了。一張青色的幕展布在遠處。茴香和杜松發出芳香，到處有小鳥在地上啁啾着。

那母親在水溝邊坐下，遠望着他們淒涼的家，便是這家，她所有的愛愁所供獻的。房屋的輪廓，映着晚間的天空，分明的立在那里。一片寂寞的光從窗室裏閃耀着。

忽然間，她伸出她的臂膀向沈寂的草原上呼喊道，『阿，我幸福了！』

保爾焦躁似的抓住她的身邊，因為他從不曾聽到過她同樣的呼喊。他對於她的眼淚和悲哀慣熟的很了，這狂喜在他看來，覺是很奇怪的。

他隨即想到這一層了：『父親聽到這回遊行時候，他會怎麼說呢？他可不會駡母親，甚至比平時益發向她出氣的麼？』一種憤激的反抗制住他了；他咬着牙齒，安慰似的撫摸他母親的手，和她接吻，又低語道，

『他不會傷害你的！』

『誰麼？』她發一回抖問。

『父親，』他柔和而且遲疑的說。

她深深的吐一口氣，却沒有回答什麼話，於是他們靜默而且淒清的走上去。

灰色的女人已經晃動在他們的途上來破壞喜悅的時間了：這是唯一的喜悅的時間，運命還給藹爾思培思女士保留着。

次日在她與她的丈夫之間便有了一回吵鬧。他叱罵她不從順不名譽。因了她的討饒，她在貧困上又加添了恥辱了。

雖然如此，他還是拿了款子。

第五章

好多年過去了。

保爾長大起來，成了一個沈默真率的男孩，生得羞答答的臉容和局促的姿態。

通常他總是獨自在着；當他照顧着雙生兒時候，他便接連坐幾個鐘頭，做一種木刻的工作，一句話也不說。他便是在他鄉間人稱做『大驚小怪者』的；是一種容易為小事情所困窘，並且兀自焦躁的冥想着的性質。

他和年紀相仿的任何男孩都沒有交際，便是在學校裏也一樣。這並非他有意規避他們；他們是喜歡幇助他們的，在早晨做禱告之前，常有好些人抄出他的數學答案和他的德文作文；然而他們的趣味和他不同，所以他便不能同他們做朋友了。

他並且受人家多回的打；尤其從歐特曼兄弟——兩個倔強的眼光橫溢的漢子，被人所愛所怕因為是最勇敢的人——這里，他

只得受許多委屈。他們發明損害他生命的新的詭計是無窮盡的：他們將他的抄簿擲到火爐的頂上，將泥沙盛在他的書包裏，又在他的帽子上插一支棒兒，當作一支桅杆，任那帽子船一般的漂下河流去。這些損害，他大都忍耐的熬受着；只有一兩回，他發作了迷惘的憤怒。那時他亂咬亂抓，好像一個狂人，那就連那些比他強的多的伙伴們也敏捷的逃避了。第一回是一個孩子叫他父親做醉漢，還有一回，他們要把他同一個小女孩子關進在一個幽暗的牛舍裏。

後來他害羞了，便出於本心的去討饒。於是他們只是更其笑他，那好容易博得的體面重復失掉了。

學業很艱難的進行着。他的同伴們不必十五分鐘就可做好的功課，他須要一兩個鐘頭纔能完畢。然而他的字跡清楚得同銅版一樣，而且在他的答數中，從沒有一點錯誤。

一切的工作都似乎做的欠好，不能使他滿意；他的母親時常驚動他，當他因為恐怕心裏所記着的已經忘掉了，夜裏悄悄的起來時候。

他應該同他哥哥們一樣，進更好的學校裏去的事，人是不會想起的。有時候他的母親曾經抱着計畫要教他跟了兩個大孩子去，

待他們一完畢了試驗，因爲他要比人家落後是使他母親傷心的；然而她終於將那計畫拋棄了。誠然還是這樣的好呵。

保爾從不盼望其他什麼事。他自以爲比較他的哥哥們，是一個全然附屬的人，而且把要做到同他們一樣的心拋棄了好久了。當他們放假回家時候——他們鬈髮上是天鵝絨帽子，他們胸前是各色的佩帶，因爲他們是入學校裏一個祕密團體的——他仰看着他們，仿彿正是從更高的世界來的人物。當他們彼此講起蘇勒思忒，失首羅以及蘇思歇勒思的悲劇時候，他切心的傾聽着——而且他們喜歡把那些事不住的談講，也許只是要使他歎服罷。然而他最是欽慕的，要算那本厚厚的書了，在那本書的首頁上，寫着『對數表，』而且那本書從首頁到末頁，單是載着數字——成長而密的行列的數字，只消向那書一望，就使他眼花了。『他一定是怎樣的博學呵！把那書全都記在腦子裏了，』他自己說，撫弄着那書面，因爲他想像着他們不得不把那些數字全都記在心上哩。

哥哥們對於他是非常之和靄，謙抑的；當他們要屜子裏的什麼東西，要一匹上了鞍的馬或者一杯強烈的酒時候，他們總是信賴似的對他說，他因爲可以幫他們，便覺着大大的榮耀了。

至於農作上的事情，他也是很慣習了，好像自己是家中的主人似的；對於那些事他一切的努力和憂愁供獻着。

那使他這樣早熟的憂慮的是什麼呢？

可是他寂寞的母親的無助，她這麼早就將她所有的憂愁傳給他？可是沈思的努力的，盼望着未來的精神，那他所獨有的？

當他將胳膊靠在桌上坐着冥想時候，——在他的態度上，也很像一個成年人——他的母親常撫摩他的頭髮，說道，

『給我們看喜悅的臉罷，我的孩子；要快活！你還不曾有「憂愁」哩。』阿，他偏是有了儘够的憂愁呢！憂愁因結着他，像他自己的血肉一樣今天迷失的母雞，明天可找得到罷；他父親昨天從市上帶來的膏藥，給鼠色馬貼可會適合的罷；草料在翻撥之前可是儘够乾燥了罷；以及屋頂上的掠鳥將小鳥養育起來，可不至於爲貓所吃罷。

而且他須得照顧各類的事。憂愁是從他出世就有了；只是對於他自己，他從未擔過什麼憂愁。

他生長到愈長大愈有理性，他對於他父親處置各事的失當，也了解得愈深切了，於是時常有一聲太息從胸中發出道：『阿，只消我已經年紀大呵！』對於他父親的惱怒的恐懼使他不能將他的憂慮表白出來，要是他大膽的將那心意講給他母親聽，她便用可

怕的眼睛在屋子裏四面一望，焦躁的說道，『不要做聲』

他的父親却是很明白他兒子的心思傾向那里的。他早就給他"Colquean"（專管女人的事者）的諢名，每看見他時，便嘲罵着他。這當然還是在他和善的時刻；若在脾氣不好時候，他便用了碼尺，用了馬鞭的柄，用了韁繩——用了順便的什麼東西，打着他。保爾所最怕的，還是他的那隻手，那手打起來比世界上各種棒打，都更其痛哩。他的父親打他耳光，有一種異樣的姿態。他將手掌飛到他臉上，指節是向外的，所以他的指甲和節骨便在他臉頰上留了傷痕了。這類的打，他叫做他的『臉頰安慰者，』當他存心打保爾時候，他便用最和愛的聲口呼叫他，『這里來，我的兒子，我要來安慰你。』

當他挨過打時，他常帶着慚愧和痛苦，震顫着跑到荒原上，待到他定了臉，揮了揮拳，遏住了眼淚，他便吹唇了。

當吹唇時候，他不但顯露了他一切的戀慕，與孩子的夢，並且也顯露了他的惱怒與憤慨。那感想，他奇妙的心找不到任何表現的——他缺乏表現的字，或者甚至表現的思想——他居然在這寂寞中間，用吹唇的法子，絕不間斷的迸發出來。於是他那頹唐怯弱的心靈得了一個出路了。全部的『交響樂』(Symbony)他試吹着，起初是尖而粗，漸漸的柔和起來，最後便混合在悲哀和斷念的中間了。

誰都沒有想到他私自習練的藝術，以及從那藝術上，他得到多少慰藉與喜樂——便是他母親也沒有想到。

自從一個冬天的晚上，他沒有顧到她，兀自柔和的吹唇，便見她淌下了眼淚——自從那時候，她一走近他，他便避開了；他以為這是使她傷心的。在這些聲音裏，有什麼力量給他呢，他是不大知道。

可是他有時候，也得意起來——向白房子望着——因為他終覺學會了吹唇；偶然有一種曲調，他自以為非常之好時，他心裏想道，『誰知道人家聽到這，可會笑不會呢？』

然而聽這樣曲調的，他一個也沒有遇到。

第六章

美尤阿伍君抱着偉大的計畫，往外面出去了好些時候。他見得那遶着農場，成一個闊大的圓周的泥炭地，可以生出確定的利益。當用度窘迫的時候，他有過一兩回，叫人拾了泥炭，裝五車到市上去。

祕密的，十分祕密的——因為他很是得意，只願人當他是個普

通的拾泥炭的農人罷了。他的人們每同有二十至二十五馬克淨賺錢帶回來，說這樣的下去，還可以賺的更多，因爲堅實的黑泥炭是市場上需要很大的一種物品。

然而美尤阿缶卻不喜歡這樣的利用泥炭地。『我從未受過這樣細碎事情的麻煩，』他說；『我寧可破落到一點不剩，不願意零星的賺錢，』於是他英雄一般的挺一挺身子。

然而泥炭地沒有讓他休息。在九月裏，一場非常豐盛的收穫之後，羅勃來維，那一切負債的農人之殷勤的朋友，每禮拜到農場來兩三回，有許多事情和主人談判着。蕊爾思培思女士，一見那猶太人，穿着襤褸的衣衫，在大門口出現，就嚇的發抖了。她坐在窗邊，不倦的看定兩談判者的每一動作。要是她丈夫裝着沈思的神情，她便感到一陣恐怖的顫抖了，只當他重復微笑時候，她方纔也敢舒暢的呼吸。

她豫料到事情不妙，卻不敢冒昧的問：她丈夫只得同這放重利者商量的，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可是不久就和悅了。有一天下午，保爾看見一輛好希奇的車子，順着從市上下來的路軋軋的過來，遠遠的看去，好像一塊極大的黑色的鋼在輪子上似的。像是烟囪的一件東西在這後面聳出着，當輪子搖擺着經過不平的地面時，這便左右的彎着，好像一個人溫雅的鞠躬。他對這奇物注視了一會，便卽跑到他母親這里，熱心的拉着她的衣服到門口。

她用手遮在眼上，上下望那條路。『這是一部機關車，』她終於說。

保爾沒有懂得。『機關車是什麼？』他問。

『便是一部汽機，可以移動到各處，大地主用這個轉動打穀機；人也可以用這個耕耘着，因爲這種東西比十匹馬力量還要大啦。』

『那麼，爲什麼卻是馬拉的呢？』他問。

『因爲這個自己不會移動到各處的，』這便是回答。

他沒有理會這番話。『無論如何』他心裏想，『有了這種希奇名字的東西，總是大大的幸福，如果我們富有了——』

這時到，他父親十分激動的從屋子裏奔出來；他一隻脚踏着拖鞋，一隻脚穿着鞋子，他的頸帶已經翻到他的項頸背後了。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他拍手叫着；他隨卽圍住他妻子的腰，同着她跳舞到路的中央。

她用了極焦躁的眼光看着他，彷彿她要說，『你現在又打算怎樣的傻事了？』然而他不肯放她走；待到穿着粉紅色布衫垂着黑色小辮的雙生兒從園子裏跑出來時候，他便招呼他們，將他們抱

在懷裏，教他們在肩上跳舞，裝作要將他們向水溝拋去，於是那母親只得用了最熱誠的懇求，止住這無意識的舉動。

『哪，你們小流氓們，』他叫着，高興而且跳舞罷。『窮困是現在全都完結了；明年春天，我們可以用斗量錢了。』

那母親睃了他一眼，却沒有說什麼。

那怪物來得更其近，更其近了。保爾絕不動彈的站在那里——張着眼呆看着。他隨即仰望他母親，她的臉是憂傷的樣子，於是他驟然起了一種恐懼，仿彿現在惡魔已經來到家裏似的；然而他隨即記起剛纔他的願望怎樣的完滿了，他也就決定用了確信去迎接那位黑色的來客。

其時農僕們和使女們都從馬房和廚房裏奔將出來。哈台審思的人們都成了列站在籬笆邊，注視着近來的奇物。

『但是告訴我罷，你要用這個做什麼呢？』藹爾思培思女士終於向她丈夫問。

他向她瞥了憐憫的一眼；於是笑了一笑，說道，『坐在這上面往各處趕啦。』

藹爾思培思女士不復問了。他的丈夫，轉向那上手的農僕，解說他的計畫：他要怎樣着手大規模的拾泥炭；切的和壓的機器也在路上了，明天一清早，工作便可以開始了。他便即教他到村上去，招雇必須的工人。起頭是十個人會够了，可是他希望着不久須得多到二三十個。

藹爾思培思默然的搖搖頭，待機關車一到大門口，便走進屋子裏。保爾絕不疲倦的看望而且驚賞。在黃色螺旋釘，和屈曲的柄子後面，似乎陳着一個神秘的世界；生火的地方，下面有着鐵格子和灰箱，在他看來，正像那熾烈的火爐的進口，就是那有名的三天人曾經在其間哼過他們的讚美歌的；此外還有那烟囱，壁直的可怕的竪着，口上有一圈松樹的烟煤，這口子似乎是通下到烏黑與不可測的深處的！

保爾沒有留意到在那怪物後面繫着的小小的篷製馬車，這上面坐着羅物來維，生着蓬鬆的紅鬍鬚和快活而閃爍的眼睛；他沒有留意到車夫們的呼叫，那兩個遶着輪子發狂也似跳舞的小妹妹的狂喜。他站在那里詫異到眼花，仿彿他還不能理會了他周圍發生什麼事。

後來，他走進大屋子，見他母親正在沙發角上蜷伏着哭哩。

他將臂膀挽她的項頸；然而她輕輕的推開他，說道，『看顧妹妹們去，仔細他們給輪子碾呵。』

『但是你爲什麼哭呢,嬤嬤?』

『你後來會知道的,我的孩子,』她撫摩他的頭髮說。『羅勃來維在車子裏呢——你就會看見的。』

於是他覺着對他母親惱了!全都喜悅着的時候,她怎可以坐在角落喪着臉哭呢?然而待到他看見羅勃來維穿着黑色長統靴在天井裏蹀躞時候,他的喜悅也過去了。

雙生兒喜悅得不可開交。他們拿了一條繩子,叫着『呋』『嘩,』蠻野的穿着園子跑。他們一個做機關車,一個做馬,然而每人都要做機關車,因爲那時她可以戴上父親的黑帽子,當作烟囪。

在去睡之前,他們已經給那新怪物取了一個名字了。

他們說這東西好像那長頸子的胖女僕,就是不多時前,因爲她懶惰而解雇的,他們便用了她一樣的稱呼叫他『黑蘇賽。』

此後,機關車在美尤阿佰的家裏,就永遠用着這名字。

次日早晨,新鮮的聲音起來了。十個雇來的工人站在天井裏,不知道怎麼幹纔好。美尤阿佰想要將機器生起火來,然而那爲要早上拿到第一件東西,在小舍裏過了夜的羅勃來維,定要先取貨價,因爲這是預先講定的,穀物須得於中午在市上交付。

『什麼穀物?』那母親問,臉色轉了蒼白。

阿,這可不能再否認了:美尤阿佰幾乎已經將全然的收穫——打好的以及還待打的穀——賣給猶太人,而以那老舊的機器作價的。那猶太人帶着美麗的裝滿的一只只的袋,乘着車去了。而且這還只是利子的一種罷了;聖誕節邊,他還要來拿其餘的哩。

便是高興的美尤阿佰自己,看見堆積的高高的車子在樹林後面消滅時候,也暫時起了一種失望的感覺;然而他隨即輕蔑似的將手插進褲袋裏,吩咐着說,那機器須得絕不停頓的裝好纔是。

一個穿藍褲子的紅鼻子男人,是和怪物同時候來到農場的;他自稱『火夫,』以不住的吃胡椒而出名;他說這是有益於消化的。這人自以爲是當日的英雄了。他傲然的吐一口氣,站在機器近旁,叫那機器做他的養子,又用了黑而多塊的手,拍那發銹的鐵壁,那聲音同兩根鐵格子相擦一般。他用了許多外國名詞,將他叫做養子的『機關車』內部的組織,解說給走向他的各人聽,只是他須得喝些酒;否則他是要胡說的。他一得到他所要的酒,他就深深的感激了,他賭咒說,寧可將他的手脚剁去,却不願離開他的養子。他已經愛上這個同自己血肉一樣,而且比想念世界上任何人一千倍的想念這個哩。

美尤阿佰得意的在他周圍走,因爲這個寶貝現在也是他所有了,他於是再三的說,在這里人可以看出所謂德國人的忠實來。

然而當機器生了火的時候,那很忠實的人,到處找不見了。最後

尋見他，在乾草堆上睡着覺。他被叫醒時候，他說這行爲是人們的虐待，後來經過許多麻煩，他纔背從他角落走出來。

機器的生火是一種新的盛典。保爾站在火的前面，用了做夢似的眼，注視到熊熊的深處，那火光張着口欠伸，仿彿要吞嚥什麼活的東西一般。他想起異教的老偶像『摩洛克』就是他聽到在聖經歷史上說起的；他時刻巴望着要看一對紅的熊熊的臂膀伸將出來。於是在怪物的身子裏，升起了一陣奇祕的歌唱，有時候哄哄然，像遠地樹林的號聲，隨又微細而高亢，像柔和的天使的聲音。於是在汽門裏，嘶嘶的響起來了——蒸氣的烟縷冒起來，鏗鏘鏗鏘的發響，新的煤堆啦啦的倒進爐子裏。到處是這樣的聲響，人幾乎連自己的聲音也聽不得了。紅鼻子的火夫國王一般的站在那里；他拿着一只方瓶喝酒，不時的弄汽門，發一聲宏亮急迫的呼號，像一個蠻野獸的人似的。於是大輪子轉動起來——嗽附爾，嗽附爾，嗽附爾——常是快一些，快一些。人單是儘看着，就變得十分眼花，於是有一聲『軋』——一聲『鏗』——一聲『絲』——那大輪子便永遠靜悄悄的站住了。

起初是，火夫現出驚愕的神情，半點鐘之後，便說全部的損壞是可以修理的，然而當美尤訶缶工作了兩天之後，催他設法修理時候，他却沒法了，他說這堆銹了的鐵再也修理不好，只可以賣給舊鐵商人罷了。

『聾子呵？』他謝謝你是這樣的聾子；他實在連這樣的一堆銹鐵，還不配看管哩。於是這事情發覺了：原來在三天前羅物來維到一個低陰的草棚招呼他，問他可願意國王一般的住一禮拜——無論如何，這把戲不會再延長下去的。他得了這個保證，縱同着他出來，因爲在一個地方住一禮拜以上，是違背他的主義的。

這纔，他被趕出農場去了。

次日，美尤訶缶叫了村上的鐵匠來，教他看看損壞的所在。他從新在機器裏搜探了幾天，喫喝了兩天，終於說道，如果現在還是不對，那便是有魔鬼在這裏面了。

火生了好多回；然而『黑蘇賽』沒有回復了生命。

聖誕節邊，羅物來維來到農場取其餘的穀時候，美尤訶缶用了自己那條馬鞭的柄兒鞭打他。那猶太人叫喊着『兇手』便急急的趕着車去了。然而不久出現了一個律師的信差，帶來一封火漆封口的大的信，美尤訶缶於是比從前益發賭咒而且喝酒了，這場事的結果，便是他判定了付出所有的訟費，以及賠償的錢。還是經了許多周折，他纔免掉了監禁的刑罰。

從那天之後，他再也不要看『黑蘇賽』了。她被放在最遠的小舍裏，便在那里隱匿的停了許多年，誰也沒有看見她。

只有保爾常悄悄的拿了小舍的鑰匙，溜進到黑怪物這里，那怪物他愈看愈愛了，最後在他看來，宛然一個啞噤的受虐待的朋友。



反響

徐葹蘅

我每從上海回紹興路經杭州的時候，總住在城站一家小旅館裏，這旅館在城站的福祿巷所以便叫福祿旅館。

這次我從香港回上海，原想在上海多擔擱幾時，探望幾個朋友，敍敍年來的離衷。但家裏來了催我即日回去的快郵，所以我便在到岸第三天午後，匆匆坐快車到杭州去。

預算在福祿旅館度一宵，第二天便渡江去。只有一個黃昏的閒暇，就去探訪第二師範裏的朋友誦喬談了一回，我告訴他明天就回去，他說：

『你怎不擔擱幾時呢？幽麗的西湖秋色，你不想領略一回麼？』

我說明了不能逗留的緣故，喬約定了明天清晨來會我，有信物要我帶到家鄉去。

料不到半夜時分，天上淅淅瀝瀝地下了雨，風也陣陣地呼號着。在秋雨秋風之夜，平添了我『孤眠旅邸』的愁思，一夜只是翻來覆去的不安寧。

第二天清晨起來，風也未歇，雨也未住，天色陰霾得像要壓下來，帶雨的濃雲只是在天空奮飛。我想到此刻浩浩錢江的情形，心裏不覺戰抖了一下；同時憶念『過江過水要揀晴天』的慈訓，決定再在這里逗留一天。

我正坐在房裏對着窗口凝想的當兒，旅館主人的女兒月翠來了。她是糙米似的臉色，顴骨高高的聳在頰上，厚重的上下唇，兩顆動人而敏活的眼珠，看去使我害怕。她的上衣，是蓮灰色的絲光條紋布，長約一尺六七寸光景，袖口大而且短；當她曲臂的時候，可以

很清楚的窺見她的上臂和臂灣同顏色的下衣也很短，僅僅遮沒了膝蓋。高聳的臀部，闊大的褲腳，銀紅的絲襪，襯着蘋果綠的緞鞋，看去都怪刺目的。她的年齡在十八與二十歲之間；但她的顏色，憔悴可憐，與尋常的處女，顯然不同。

她到了門前，笑嘻嘻的說道：

『徐先生！早呀！』

『怎麼，今兒你這般早？』我很驚訝似的問因爲現在不是她該起來的時候。

『早麼？我特地爲你起得早！』她延着臉說到第二句時，眼波橫着，使我打了一個寒噤！

『請不要說笑話了！』我鄭重的說：『今兒你大約有事情去。』

『不錯；我今兒回紹興去。』她又笑了一笑說；『但這樣的大風雨，可去不成了。』

我默然無語，她向我望了一眼，淡淡的走了開去。我的思想，也便飄蕩得很遙遠了。

『這樣的一塊招牌！一塊旅館裏活動的有血有肉有色有香的招牌！……不要臉的父親，只認得黃金的母親，要他們的女兒做這樣事！……她呢，只要吃好穿好，能夠儘情的玩耍作樂，有什麼事不願做？但她真不會把最近的將來思念一回麼？……一切她都不計較，她難道連自己都不計較了麼？……唉！中國的一部分的女性！…女性的問題！……』

我這樣的想念着，思緒像展開的線圈似的，越綿延越長，我便漸漸苦悶起來！——喬突然進來，渾身上下像水淋雞似的，嘴裏嚷着：

『好大的雨！今兒你還打算回去麼？』

『今兒去不成了！』

『「雨落天留客，」好極，好極！等雨住些，我們正好遊西湖了！出浴的西子，豈不更清麗些？』

喬說完了這句話，匆匆忙忙脫了外面的衣服，我們便進早餐。餐後，我們立在旅館門前，像急箭似的雨流，頻頻向着地上射來。仲秋的寒風，激越得像錢塘江潮一樣！我和喬便講起方纔的情景。但風聲雨聲騷擾了我們，使我們談話的調子，時斷時續的引不起興味。我們的精神，更像受不住目前風雨的侵凌似的，不知不覺走向房間裏去。

『你以前便認識她麼？』喬說：

『她是誰？是不是指月琴？』我說；——喬點了點頭，——『你知道，我住這里也不止一次了。每次我來時，她便一日要來兩三回。她

正是他們引蜂的花，誘魚的餌；但我自己相信，我是不愛花，不貪餌的。」

我們的語調，因花和餌移到別方面去了。喬要我講些旅途的情形，和廣州的現況，做他以前經歷過的比較。我也就把這件事忘懷了。

過了許久，忽然從旅館後進的堂屋，傳來一陣嘈雜的聲音。從這裏面，可以辨出月琴也在那里大着喉嚨說話。我們便同時立起身來，向後面看熱鬧去。當我未到之前，聽得似乎月琴的聲中帶着怨氣的說：

「我不顧什麼了！我還待顧些什麼呢？……」

「但你總是黃花閨女，你難道毛着臉去？……」

我已從一條狹衖裏穿到庭前，望見堂屋裏和月琴並坐着的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在說這句話。

那座堂屋容積小得很，長寬不滿兩丈。後面右角有一扇門通到廚室裏去；左面那間房便是她們的臥室——老班娘（月琴的母親）和月琴住的地方。臨階有一張寧式八仙桌，右壁擺着一把搖椅。這些陳設都和我去年來時一樣；我依着過去的經驗，知道這里是她們的櫛沐室，膳室，更是和後進旅客們共有的休息室會客室了。這時我看見穿黑綢衣褲的老班娘，坐在搖椅上，右腿擱在左膝上，不住的搖擺。對面月琴坐在八仙桌邊照鏡抿髮；那個剛纔說話的婦人和她並肩坐着。另一男人像是住熟了的旅客，在那里來回踱蹀，參預着這件討論的事。

我們在庭前的階沿上立定了；他們見了我們，作暫時的沉默。這時候，雨也住了些，打在庭上的玻璃棚上，作細碎的淅瀝聲。

老班娘張開滿排黑牙的嘴，對着我說：

「徐先生！今兒可去不成了！」

「不錯，今兒不能去。」我回答說：「你們什麼事這般熱鬧？也可告訴我們麼？我聽得你們在說光臉毛臉，究竟怎麼一回事？」

他們大家都笑了。

「你要打聽什麼？」老班娘笑着說：「這件事告訴不得你！」

「有什麼告訴不得。」月琴嗤着鼻說：「徐先生，等我說給你聽，許一許這個理……」

「我們這個爛污東西，」那老班娘搶着說，同時用手指着月琴，「偏偏東也不愛，西也不愛，愛上那不成材的戲子了。你想：這些吃開口飯的人，一夜里變來變去，也做賊，也做強盜，也做討飯，也做皇帝；男變女，女變男，什麼東西不變到？我最可恨那些人，偏偏她愛上

了!』說到這里,她張着凶巴巴的兩隻眼望月琴;月琴用牙齒咬咬嘴唇。『即使她要愛,也愛得體面些兒包銀大些的,偏偏她又愛上末了兒說不起的個兒。……』

『這又難說,』婦人帶點譏誚的神情說:『難保他將來不發達掛頭牌呢!』

『掛頭牌,自然也說不定,誰又知道誰的將來呢?說到末了兒,到也未必,我拿戲單來給你們看!』月琴氣憤憤的說着,把桌上的鏡子一推,走向內室裏去。

『老班娘!』那位旅客說:『女兒大了,你也操不得許多心;她若喜歡,再好沒有,將來抱怨不着你娘。』

老班娘不曾回答,月琴已拿着戲單出來了。她把戲單平攤在桌上,用手指點着;喬和我近前去看。

原來是一張上海天蟾舞台的戲單;她手指着第二排演員名字中間的一個叫張步鴻的。

『步鴻何嘗是末了兒的?』月琴說;『他固然比不上第一排的,難道比第三排跑龍套的不更強麼?』

『自然!』婦人說,『「愛者勿毒,」就是跑龍套的又何妨!只要時來運湊,跑龍套的也會掛頭牌,何況更強得多的!』

『步鴻究竟有多少包銀呢?』我問。

『四十五塊錢一個月』;月琴說;『他又省儉,一個月無論如何總養得住一份家眷。』

『說是說四十五塊,』老班娘說,『但我們又怎知道他的底細呢?何況吃開口飯的有一千用一萬,幾十塊錢又怎够他花費呢?』

『照你的意思,要給她許嫁怎樣的人家?』喬問。

『老班娘的意思,』旅客說,『總想給她揀一份家世清白做生意幹正經的人家;不要那些花花綠綠的,只要老老實實的。』

『老實人如今有什麼用呢?』婦人插嘴說;『老實便是呆。』

『再不然,』老班娘接着旅客的語氣說;『像你們學界裏穩穩重重的,不嫖不賭,吃碗穩當飯,我也心裏高興。』

『哼!不要高攀了!』月琴大聲的說;『自己想想開小客棧的,是這樣的一份人家?他們還瞧得起我哩!他們學界裏自然有學界來配,要你們這些開小客棧的人家?不要閉上眼睛瞎說了!在徐先生面前老實說一句,徐先生心裏還在暗笑呢!要人家家世清白,也不自己估量估量。至於生意人家呢,在櫃頭上一天到晚立直了脚,一個月五六塊錢的進益,賺來作什麼用?還不够我吃香烟呢!』

『高來不就,低來不湊,』婦人說,『倒也是實在話。』

『況且尋常人家，總有一兩位公婆長輩，』月琴說，『我第一先耐不住束縛，第二我什麼針線都不會，——雖則我自己不要學，你以前也不曾教我。我就是這些都丟開不說，看我這副舉止言談，裝飾穿戴，怕先要嚇壞了！誰家瞎了眼睛，要娶這樣的媳婦？請你省些心罷！』

『你們聽她的話，』老班娘說；『却完全是我害了她了！到底是你不學上進，干我什麼事？現在一切都拋開不說，你要嫁步鴻也不是我做得主，你自己問你爹去。』

『爹有什麼主意，』月琴說；『只要你做主，他敢不答應麼？他若不答應，我自然有方法對付，不要你操心！』

『你有什麼方法呢？』旅客問。

『看我沒手段麼？』月琴很怒惱使勁的說；『他何常當我女兒看待，他是只認銅錢不認人的。只要媽答應了，我便跳上火車，一走了事。他要吃官司，我也不怕。等上堂時，我只說他逼女為娼，看他有什麼方法？給這老不死嘗嘗辣味看！老實說，難為媽臉上，我叫他聲爹；不然，我看也不願看他。』

『阿彌陀佛！不怕天雷麼？』婦人很不平的說；「養囡養強盜，反轉咬一口。」』

『畜生！你倒能幹！』老板娘同時怒罵；『有本領等你爹回來，你親口說去，不犯着在這里嚼舌。』

藹當時立在我的後面，拉着我的衣襟輕輕說『反響！』我只是默然，心裏像被監禁了似的，迫不出一句話來；全身覺如被冷水冲淋以後的起着顫抖！

『媽！』月琴很懇摯的呼喊；『現在你不用說什麼了！以前總是外婆做主，許配給現在這老不死的爹；他待你的景況，你總也嘗着滋味了。如今你說起外婆，還是牙癢癢的一天到晚抱怨。外婆當時何常不是給你揀而又揀呢？現在你若答應了這門親，我總無論如何，我可以在這里立誓，雖則到討飯，決不抱怨你娘半個字！要是抱怨，給我倒路死，死無葬身之地！而且我如今已是十九歲的人了；我喜歡的，你既不答應，又沒個做媒的人來，難道要養我過世不成？其實呢，像我那樣身分，媒婆看了也就會嚇跑了。我實在只配嫁給戲子，我也喜歡嫁給戲子！』

月琴說到這里，眼淚便像噴泉似的飛了出來。她實在充塞了中心的悲憤，無從發洩，她靠在桌上嗚咽起來！

『她真也說到山窮水盡了！』旅客說了一句，回轉頭來對着老班娘。『她既然這麼說了，你也答應了罷！「女大當嫁，」你真留着

養老不成。『得放手時須放手，』何苦將來給她抱怨？』

『你不要聽她的話，』老班娘說，『以前她不是愛上過這里的一個客人麽？也硬着打定主意要嫁他；不知哭了幾回，流了多少眼淚，時候久了，提也不提起了。』

『那又是另一件事！』月琴爭辯說；『他不比步鴻，他沒良心。那個沒良心的賊，要是現在我看到，還要咬他的肉呢！』

『既然這樣，你怎能保得步鴻有良心？』婦人很大意似的問。

『自然，』月琴說，『我斷定步鴻有良心，我决定嫁給他，將來是好是歹，橫直連累不着你們。你們便是媽，她要來往便來往，不要來往便罷。』

『老班娘，』婦人說，『你們的二千金（卽第二女公子的意思）既然這麽說了，倒是早些答應的好。』

『卽使要去，也不是空手去得的，』老班娘說，『我養她那麽大了！廿來年中穿的吃的不算，單講我一把尿一把屎的從小領養，不知費了多少心機？如今這麽大了，我原不想打什麽賺錢，好好地給她成家。不料她居然愛上了戲子，喜歡這些下流貨，還有什麽好說的呢！既然這麽說了，要她寫信給步鴻，送五百塊錢來就算數，否則不要多說！』

『哼！媽！』月琴很尖利的說，『你也不要說門面話了！這里的人，那一個不曉得我們的底細？五百塊錢的數目，若說實，倒太便宜了；若說聘，却沒有這麽貴，也虧你說得出！』

『卽使照數，老班娘也打不來賺錢。』婦人說；『女兒是賠錢貨，怕剛够給你買些傢私什物衣飾穿戴呢。』

『我不要嫁資，』月琴說，『什麽我都不稀罕，我就光着身子也可以去。「好女不穿嫁時衣，」我一件也不要。卽使我以前穿過的，也都給你們留下。』

『我也不稀罕你這勞什子的女兒！』老班娘氣烘烘的說：『閑話少說，叫步鴻拿五百塊錢來，你今兒要走便今兒走，明兒要走便明兒走，』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倒清爽得很！』婦人說。

『交錢交貨也要有個市價。』月琴立起身來，拭了拭淚，向空噓了一口氣說；『照杭州的規矩，多則百六，少則百四，這筆錢我叫他預備了來。五百一千，你也不用壓勢，若真的不願，我便跳上火車私逃到上海去，看你有什麽方法？否則，你們要是現在管緊了我，我便會一死了事。——你們要是在行的話，還可以從我身上撈摸幾文，若是不在行，我也顧惜不得許多！』

她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拍着桌。她的面色，顯示一種蘊藏着的懸意，眼眶裏兩行像珍珠似的淚水，不絕的滴下來。老班娘聽了這番話，瞪着眼睛望了一回，氣憤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大家都默然無語了。

『今兒是八月廿七日，』月琴想了一想再說；『我再在這兒賭一個咒，今生今世除了張步鴻，無論是誰都不嫁。要是嫁，大雷公公在天上，總有眼睛看得見的。』她兩眼瞪視着老班娘。『媽！請你不要後悔，要是我逃到上海，若你們要根究的話，便有官司吃了。到上堂時，只有判合，沒有判離。判給你的身價錢，怕還不够官司的開銷呢。不要落了人財兩空！即不然，我若死了，你也有喪事哄了；一口白皮棺材，也得一二十塊呢。我們固然沒得快活，你也沒得安樂了。你再想想看』

『我還要想什麽呢？』老班娘說，『要死就死，要活就活，我也沒許多閒工夫和你饒舌。』

老班娘怒烘烘的立起身來，把搖椅一推，走向後進廚房裏去。月琴用脚在地上一頓，哭傷着臉，望着她母親，咬了咬牙齒，嘆了一口氣。婦人帶着侮辱意味的笑臉也走向外面去。這里只賸了那月琴，旅客，誦喬，和我，四個人都面對面望着無語。

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想，但吐露不出半句話來。我眼睛呆呆的望着月琴，心裏在思念張步鴻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魔力有這麽大；我禁不住對旅客發了一句問：

『步鴻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我約略記得是西湖鳳舞台的演員，』喬說：『但面貌和角色記不清了！』

『步鴻是唱老旦也唱正生的，』旅客說，『大約三十上下的年紀。演戲常常在第三四齣，面貌也平庸；前回在鳳舞台搭班，如今到上海去了。』

月琴見我們在談論步鴻，她便揭開衣襟，從襯衣袋裏掏出一攫二寸半身的照片來。我從她的手裏接過來看。照片的左上角，寫着一行不大整齊的字：『張郎送月琴愛卿惠覽。』喬不覺嗤的一笑！我留心看步鴻的照片：一頭兩面垂下舊劇員所特有的髮，短的下顎，高的兩顴；身上穿了一件缺襟的背心。此外也體察不出什麽來。

『他還漂亮麽？』月琴問。

『我不知怎麽是漂亮，』我說着，把照片還了月琴，『所以我看不出漂亮，也看不出不漂亮。』

『漂亮各有眼光不同。』喬說，『即使我以為漂亮，他却以為不

漂亮呢？你說他很漂亮麼？』

那位旅客笑了一笑出去了。

『我以爲他還好，』月琴說，『實在漂亮的人也多得很，但漂亮的人不見得會垂愛到我這不漂亮的！』

『你意志已堅決了麼？』喬說；『大凡當戲子的，是不十分講究私德的；——雖則也未必盡然，但大多數是如此。他們的生活，又是到處爲家，不穩定的流浪生涯，你耐得住麼？請你細細把這件重大的事思考一下，不要惑於一時熱情，把你的將來毀壞了。他們什麼事不會做，什麼事不敢做，安保將來不把你賣了？你媽的話雖則不對，但你自己總不要鹵莽才好。』

『先生！謝謝你的好意，』月琴決斷的說。『我相信步鴻，我到死也相信他；雖則欺騙我的人太多了，我受欺騙也不止一次了，但我對於步鴻，決不灰心。』

『但你媽阻止你將怎麼辦？』我問。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月琴很輕易的說；『我不是剛纔說過了麼？她們眞也管不住我。無論什麼時候，我都可以走；火車也好，船輪也好，但不到計窮力竭的時候，我總不肯這麼辦。……媽這人，不是我又要說她，眞也太不思量了！她要攀高親，也不想想自己；她恨惡吃閒口飯的，自己怎麼又開小客棧？——只要付了房飯錢，便是賊也接，强盜也接，討飯也接和戲子的變來變去又有什麼兩樣？現在的世界，還分什麼高低上下，只要有錢什麼事情不該做？若有了錢，什麼事情辦不到。戲子又怕什麼呢？』

我默然了；喬向我望了一眼，也不說什麼。

『還有呢，』月琴歇了一回又說；『媽今天又這麼說了。前個月，不是她和我到上海去麼？她在步鴻家裏吃飯住夜，還過上三天才來呢。旣然她這般恨惡戲子，她可以不要去。……』

月琴說到這里，她望見狹弄里進來她的熟客，招呼把她的語調打斷了。我和喬便走了出來，回到我們的房間裏。

半晌只是沉默，我們都有待說不說的話擁積在心頭。

『蘅，』喬帶着嘆聲的呼喊；『你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批評？』

『我積在心頭的話實在太多了，』我冷然的回答，『我不知從那里說起，更不知說那一句才恰當，索興不說罷。』

我們又是默然，兩個人靜靜的吃了午飯。下午，我們冒着雨看朋友去，終究不提這回事。

第二天清晨，我便離了杭州。



老屋

丹麥安徒生著

趙景深

在街道裏立着一所很老很老的房屋；他實在的，差不多有了三百歲，看他的樑就可以知道：樑上刻着奇怪的鬱金香和蛇麻的捲鬚，花中刻着這所房屋造成的年月；那上面的字體，也是刻在多年的木上，還是古時的式樣；每一個窗上刻着人臉——那些臉是這樣的奇怪歪斜啲！這房屋的第一層伸出底下的地板以外很遠，屋頂下有一個水筒，上面安了一個龍頭形的東西，想要雨水從龍口中跑出來；但是這水筒却漏了一個洞，水也就愛從這洞裏倒下來了。

別的房屋在街道裏都是很新，很清潔，很齊整的，還有他們的大玻璃窗和平滑的牆。這是很明白的事，他們不幫老屋的忙；你很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彼此的說，『那堆爛東西放在那里真是辱沒了街道，怎麼老不死啲？哼，上層伸得這樣遠，我們在窗上沒有一個能看見他在下面做什麼事！你看看他的階，寬得好似城牆的階一樣，再說到高——人可以想到，差不多到了禮拜堂頂了；鐵欄杆和世界一比，好似古墓的入口一樣，他還要用銅球。太笨，太無味！』

街道的對面，房屋也全是很新，很清潔，很齊整的；他們和別的房屋一樣，也是那樣想。但是對着老屋的一個窗前，却常常坐着一個小孩，生着玫瑰紅的頰和閃耀的眼；他覺得這所被蔑棄的老屋好；他無論在日光或月光裏，都愛這老屋。他每逢坐在那里看着剝蝕的牆的時候，他就幻想起奇怪的圖畫來——他可以自己幻想着街道

好似是三世紀以前的，房屋都有階梯伸出在上層樓以外，還有那三角形的屋頂！他可以看見手拿長戟的兵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又可以看見水筒裏跑下龍和隼的一般怪物。是的，那正是使他歡喜的房屋！他知道屋裏住了一個老人，衣服上繫着黃銅鈕釦，那樣的假髮！你可以相信他真是假髮。每天早晨，有個僕人，年紀和他主人一樣老，到他面前來灑掃房間，并且出去做事；有時，繫銅鈕的老人，獨自坐在老屋裏，十分寂寞。有時，他走到窗前眺望，那小孩便向他點頭，他也向小孩點頭，因此他們成了熟識的朋友，雖說是彼此還沒有說過話。但是那件事總有時可以辦得到的。小孩曾聽他父母說過，『對面的老人很清閑，但是未免太寂寞了。』

所以第二個禮拜日，這小孩很忙的裹些東西在紙裏；他跑到門前守着，等那老僕出去有事，路過他家的時候，他向老僕說，『請你把這東西拿給你家的主人；我有兩個錫兵，這是那裏邊的一個，我要他收下，因為我知道他是很寂寞的。』

老僕現出喜悅的樣子，點了點頭，拿着錫兵到老屋裏去了。不久，他跑回來問小孩能不能親自去看看老人。小孩得着父母的允許，便向老屋走去。

欄杆上的銅球照得比平常格外亮，他想，好似因為他來拜訪，才擦得新新的一樣；門上鬱金香中間雕刻的吹號筒的人，盡力的吹號筒；他們的頸，他相信，格外膨脹起來。是的，他們吹着他們的號筒，『嗒啦啦啦！看，小孩來了，嗒啦啦啦！』那時門就開了。邊道的牆上，一路掛滿了圖畫，有的是穿甲冑的武士，有的是穿絲袍的女郎；甲冑和絲袍響得都極好聽！後來到了一個樓梯，樓梯先上去很峻，後來又略略平了一點；以後小孩便和引導人站在露臺裏，一個很破舊的露臺，裏面通了許多窟窿，草兒從破口滋生起來，把那地方弄成綠得和花園一樣，簡直不像露臺了。古時的花盆，都有人臉驢耳，刻在上面；花盆裏的植物，隨着他們自己的歡喜和便利生長着。一個花盆裏，有些蔓延的紫羅蘭；綠葉和綠枝——那時那上面還沒有花——已經伸出花盆外，好像極其快樂；你可以知道植物的意思是說，『和風扇我，太陽吻我，并且允許我在禮拜日開一朵小花，禮拜日開一朵小花！』

後來引導人把小孩領到一個房間，牆上糊了皮，金花印在皮上。牆唱着說，

『日久天氣壞，金花要落了，
皮能永遠在，誰能比皮好！』

這里有一把高背的椅子，處處都雕刻過，每邊都有扶手。他喊道，

『請坐請坐！我快破裂了！我的背也害了風濕症，和老杯櫥一樣。我的背害了風濕症，唉！』

後來那小孩進了房間，那房間向着街心，就是老人日常起坐的地方。

老人說，『我的小朋友，謝謝你的錫兵，也謝謝你能到這里來看我。』

『謝，謝！』或是『折，折！』全屋裏的器具都喊了起來；他們是很多的，所以互換着來看小孩。

牆上中間的鏡板，掛了一個美女的畫；她看起來很年輕，很快樂；但是她穿的却是古時的服裝。頭髮裏有粉，衣服直立的圍着她。她不說『謝』，也不說『折，』但她只是用慈愛的眼望着小孩。小孩立刻問老人說，『你從那里得到她的？』

老人答，『從典當那里有許多圖畫，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留心；因爲她們的知己都死了，我從前恰恰認識那女郎——她也死了；在五十年前死去了。』

在畫下掛了一束殘花，很小心的保藏在鏡子後面；他們一定也已有了五十歲，因爲他們的樣子是很古的。大鐘的擺搖來搖去，針兒轉了又轉，屋裏的每件東西，漸漸的老了，但是他們都不管。

小孩說，『他們說你在家裏是很寂寞的。』

『啊，不！』他答。『老思想，記憶，和情景，時常不斷的來看我；我現在你也來了！我很歡喜。』

那時老人從書櫥裏拿下一本圖畫書來——那樣好的圖畫呀？有長而不盡的排隊；奇怪的車，現在從沒有見過；兵很像紙牌上的武士，平和的人民掮着各種組合的旗；裁縫的旗是兩隻獅子啣一把剪刀；鞋匠應該有靴子作標誌的，但他們沒有——他們掮着兩個頭的鷹，因爲凡是鞋匠所有的東西，你知道，一定是說，『這是一雙。』呀，那是很希罕的圖畫書！

現在老人跑到隔壁房間去拿糖果；似乎老屋裏這些東西是很豐富的。

錫兵站在架上說：『我不能站在這里，實在！在這里寂寞愁悶得很，在家裏慣了的，沒有一個能在這里住得慣！哎呀，我受不了！日子這樣的長，晚間更甚；還是和你住在一起好，你父母常常談着很快樂的話，那時你和別的孩子們玩着快樂的遊戲。這個老人是很冷淡的！你以爲有仁愛的眼來看他麽？你以爲有人和他接吻麽？或是給他美麗的聖誕樹麽？沒有一樣東西給他，只是他的葬禮！不，我受不了！』

小孩說，『你不要那樣想。據我看來，我想在這里是很好的；你沒有聽見他說老思想和記憶常來看他麼？』

錫兵答道，『那是可以的；但是我沒有看見他們，我對於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告訴你，我實在受不了！』

小孩固執着說，『你一定要受。』

講到這里，老人已經回來，臉上露出微微的笑容，極美極香的糖果拿在他的手裏。小孩早將錫兵忘了。

小孩很快樂很歡喜的回到家裏。許多天和許多禮拜過去了；小孩時常站在窗前向老屋點頭；老人也時常向他點頭；小孩也時常到老人家裏去玩。

每次，雕像的吹號筒人吹，『嗒啦啦啦！看，小孩來了；嗒啦啦啦！』老武士圖畫裏的劍和甲響個不了，女郎的絲袍也縠縠的響，掛的皮唱，

『日久天氣壞，金花要落了，
皮能永遠在，誰能比皮好！』

老圈椅發出破聲，因爲他背上害了風濕症。小孩到那里總和第一次一樣，因爲老屋每天——就連每分鐘——都是一樣的過。

錫兵又說，『我受不了！太悶，弄得我要掉錫淚了！反是把我送到戰場，折傷手足，還要好些；到底總有些變換。我過不慣這樣的生活！我現在知道老思想和記憶來拜訪的是誰，只是自己拜訪自己罷了，我實在告訴你，那里一點快樂也沒有；我時常要跌下架子來。我知道你所做的事好似你在這里一樣；這又是禮拜的早晨，你們這些孩子們全站在桌前唱你們的聖詩，如同你平日常唱的一樣。你站在那里很誠懇的望着，合了兩手；你的父母正聽得十分快樂！後來門開了，你的小妹妹梅麗，她還沒有兩歲，並且她一聽見音樂和唱歌，不管是唱的是什麼，立刻跳起，跑了進來。她最好是在外邊安安靜靜的，因爲她一進來就亂跳；她不懂節奏，因爲調子是很低的；所以她一隻脚立着，眼睛望着脚，以後又換了一隻脚立着，腰彎得很向前的。但她仍是做得不對。你們站得都很嚴肅，實在很難受；我受不了——我心裏笑了——因此我從桌子上跌下來，把我自己跌跛了。現在我還是個跛子；我笑人家是很不對的。一切的事，在我心裏重又遇見，——每件見過做過的事全都湧現出來；這就是老人所說的『老思想，記憶和情景時常不斷的來。』請你告訴我，禮拜你還唱聖詩麼？請你告訴我一些小梅麗的事，還有我那同伴，別的錫兵——唉，他倒運氣好！我實在過不慣！』

小孩說，『我已經把你送給老人了。你一定要在這里住。我很奇

怪，你怎麼連這一點都不懂呢？』

那時老人拿出一個抽屜來，那里很有許多奇怪的東西可以看——鍍匣，香料匣和舊紙牌的匣子。他們是很大的金邊紙牌，現在是不易見着的。別的抽屜，裝滿了許多別的古時奇怪的東西，打開了，豎琴匣也打開了；琴蓋的裏面畫着風景畫，老人彈琴時，聲音是很粗的。他開始噓噓的唱了一個調子。

他說，『是的，她常常唱那調子！』他的眼望着從典當那里買來的圖畫。老人的眼望着圖畫，閃閃的發光。

錫兵盡力的高喊，『我要赴戰場！我要赴戰場！』忽然跌到地板上去了。

他怎樣了？老人空找了幾遍，小孩也找不着。老人說，『不要緊，我想總可以找着的；』但他後來却沒有找着。地板縫很多，錫兵跌落在一個洞裏，深深的藏了起來。

夜來了，小孩回家了，許多禮拜過去。窗上現在結了冰；小孩用力的呼吸，才將冰融化了一個小地方，他可以從那地方看見老屋，他又看見雪花飄落到雕刻的木上，階上也積了很厚的雪，好似沒有人在家裏一樣。沒有人在家裏：老人已經死了。

在那天晚上，一輛車趕到老屋的門口，一口棺材抬下階沿來；老人要很遠的葬在鄉村裏。車趕走了。沒有一個人隨着，——他的朋友全死了。小孩向着棺材吻自己的手；一會兒棺材便看不見了。

幾天後，老屋出售，小孩在窗裏看見各種東西都搬了出來。老武士和女郎，刻着長驢耳的花盆，舊椅和舊櫥，全是他的朋友，他看見全都搬了出去，有的搬到這里，有的搬到那里；典當處買來的畫仍回到典當的手裏，他在那里便不再移動，因爲現在沒有人知道那甜密親愛的臉，也沒有人注意那灰塵滿積的舊敝的圖畫。

第二年春天，老屋自己被拉了下來，因爲人們說，『他辱沒了街道。』無論是誰，現在可以從街道看到屋裏，掛的皮全都碎裂，露臺上的綠草很野的滋生，圍着落下的板纏繞，漸漸的都掉得乾乾靜靜。

鄰居說，『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 · · · ·

那地方現在已經改了新房子，窗子又大，牆又白又滑，在前面老屋所站的地方，已經改了小花園，葡萄籐蔓延到鄰家的牆上，遮蓋了花園的兩邊。在花園的前面有鐵欄杆，還有鐵門，看起來是很壯觀的。人們站在外邊，想從鐵門看進去。燕子也聚集了許多，盡力的叫得很高很快；不爲老屋叫，因爲他們中全不記得。許多年過去，很

許多，我們所說的小孩已經長大成人；是的，他品行又好，人又聰明，父母對於他很驕傲，很歡喜。他娶了新婦沒有多久，移居到這新屋和花園裏住；她種一朵小野花，她愛這朵花美麗，那時他站在她旁邊看着。她親自用嫩白的手去種，輕輕用纖指抓平了土。『呀，那是什麽東西？』她刺破了手。軟土裏藏着一樣尖銳的東西。

這是——只要想一想——這是那錫兵，就是老人失掉的那一個，他顛得東西不定，在地下睡了許多年。

年幼的新婦將錫兵拭乾，先用綠葉，以後用她自已口袋裏的手巾——他現在弄成很香很嫩了！錫兵好似從大夢中醒來一樣。

少年笑着搖搖頭道，『我且來看看。不，總不至於是那一個錫兵罷，但是他使我想起我兒時的那一個錫兵來了。』那時他將老屋的事告訴他的妻子，還說到他曾給過老人一個錫兵，因爲他很寂寞。他說得恰和當日情景一樣，想到老人的孤寂，淚便從他年輕的新婦眼裏流了出來。

她說，『我不知道爲什麽這就不是以前的那一個錫兵。我要留着他，并把你告訴我的話記在心裏。你一定要告訴我老人的墳墓在那里。』

答話是，『我願我能知道。我相信沒有人能知道那事。他的朋友全都死了，沒有人管這件事，我那時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她說，『他一定是很寂寞的，可憐的老人！』

錫兵說，『不錯，很寂寞的！但是還有一個沒有忘記他，這是很可喜的。』

旁邊一個東西也喊，『可喜，實在的！』——只有錫兵認識那說話的東西；那是破皮，金花全褪了色，看起來好似一堆濕土；他還在那里唱他的老調。

『日久天氣壞，金花要落了，
　皮能永遠在，誰能比皮好！』

但是錫兵却不相信他誇大的話。

詩

心之悲哀

何心冷

一

小小的一顆心裏,
容不下這麼多的刺呀!
可是手臂只是顫抖着,
又怎麼能拔呢?

二

心脹得要炸了?
索性連身子也炸了罷,
待炸裂時,
連一些兒痕跡也不要留吧。

三

在無人處,
總可以縱聲的哭了吧?
可是哭了又怎麼樣呢?

四

酸淚噙在肚裏,
假火般的直燒起來,
一顆心快要焦了吧?

五

心血直湧起來了。
升到咽喉了!
喉頭哽着,
要暢暢快快的吐也不能呀!

六

紊亂的腦筋裏,
什麼都想不來出了;
除了伊所給我的印象以外。

七

兩隻手扳開了胸膛,
仔細的瞧吧!
心呢。

八

搵着酸的淚,
按着酸的心,
發洩不出來的酸楚,
浸透了全身了。

九

被愛之鑿刻着的痕跡,
卽使心到粉碎時,
恐怕也消滅不掉吧?

十

一圈圈的淚痕,
一點點的血斑。
怕不能分辨得淸楚吧?

十一

還怪她怎的整天的不快?
原來我自己卻長日鎖着眉頭呢!

十二

心靈指揮着意志,
引到了煩悶之路上;
意志卻祇得乖乖的服從着。

十三

只幾聲「的搭!的搭!」
不得不站起身來走了。
我卻沒法教她不「的搭」呀!

十四

別人說着笑着，
我却悶着坐着。
究竟怎麼笑怎麼說呀？

十五

要勉強笑着去安慰她，
只是心頭一酸，
至多也不過苦笑吧？

十六

醒時的悲哀，
只合在夢裏得安慰吧？
誰知夢又不能連續不斷的做呢？

一一，一一，一二五。上海。

小詩

石英女士

一

我畢竟是個強壯者呵！
弟妹們的職業，
神聖的嬉戲，
也肆意的侵奪了。

二

我的弟弟，
你每日輪流的功課：
是嚎啕的嚼哭，
喧嚣的狂笑，
和靜謐的睡眠。

三

小孩數着漫天閃爍的星辰，
『一，五，四，八，六，……』
數到最末了，
只是低下頭來沉默着。
你這沉默裏，
可有了正確的答數麼？

四

弟弟喲！
你是爛熳的天使，
牧着我煩悶的靈魂。

五

我的小弟弟，
原諒了我罷！
我不能
替你摘天上的星兒；
也摘不下晶明的月亮。

六

弟妹們，
來讀這破碎的篇兒吧！
看我所寫的，
是不是你們心中的濃夢？

鄉思

洪爲法

汽笛嗚嗚在響，
寸心連連在想：
想到家鄉，
想到爹娘，
『回去吧，回去！
作客他方，
終不是久長！』
寸心又好似低低在唱。
寸心連連在想，
汽笛又嗚嗚在響，
聽呀！
我血輪趕着淌，
血潮接着漲。
漲！漲！漲！
淌！淌！淌！
把他漲得長江一樣。

我一顆心，便可作一隻小船。
一絲絲神經，都變做槳，
划到家鄉，划到家鄉。——
我的爹娘，
怕正在門閭倚竚！

一滴淚　劉紹先女士

她對着我默默不言，
只把她的伶俐的眼兒，
閃閃地紅着；
滴出了一滴透明而溫和的淚珠，
沁入了我的心頭。
阿喲，怎麼這般的甜香呀！
我的親愛的女郎！
我輕脆的生命，
還不是靠着你愛的淚珠的慰留？

冬日　劉紹先女士

陰霾而蕭瑟的冬日，
微笑而輕快地向我辭行。
苦不得強開着我的笑臉兒，
和萬家的人間馨香地餞別——送行！

村廟　陳建雷

昨天熱鬧鬧的村廟，
為什麼今兒是冷冰冰的？
今兒熱鬧鬧的，
怕明天不也是冷冰冰的麼？

狗　仲回

一隻伏地而眠的狗：
前頭兩足伸着，
後頭兩足縮着，
眼兒閉着，
呼着氣動也不動。
另有一隻狗走來，
舐舐他的頭，
忽然間他倆很起勁的跑了。

春天的山村　仲回

深綠的黑的青的樹，
隨風吹動的竹，
雜在一處。
一片紅白色的野花，
帶青草生得遍田遍野。
有幾處都是黃花綠葉的油菜。
太陽光線照着，
越顯出春天的美麗可愛。
抬頭看看遠處的山，
隱隱約約的看見有條直下千丈的瀑布，
看見有次序沒次序的萬枝松樹，
還有古怪蒼黑的山石。

誰的伴侶　禪樹女士

鳴着的杜鵑，
紅着的海水。
謝了的花，
枯了的樹。
伴侶呀，
誰的伴侶？

晨　禪樹女士

鳥已醒了，
人還睡着呢！
霜還沒有融解，
草已綠綠了？

親愛的印像　顧伯英

她抱了他在懷裏,
　吻了他的小頰,
剛從乳媼手裏接來,
就把他放下,覺自轉身去了——
　他還閃睜着一雙小眼睛送她。

她　劉宇澄

我是不識她,
我那能愛她,
她是什麼人?
　貌美:可比王嬙西施;
　聰明:可比蔡琰辟姬。
但是我不識她,
無論她是何等聰明,貌美,
我總不能愛她,
就要愛也無從愛起。

我母親的故事　徐燦

我每逢吃魚的時候,
一縷酸意便牽動我的心念,
如夢的幻景,
一剎那間,
展示在盛魚的碟子上了:
　在一間軒敞淨明的客廳裏,
　父親和兩個異母所生的姊姊,
　一塊兒吃着飯。
　母親呢,
　却在廚房裏和傭婦同桌。
　傭婦想討姊姊們的好,
　把一碟生蟲的鯇魚,
　擱在母親面前;
　母親吃了幾筷魚;
　從巳睹了一雙的雙眼裏,
　忍不住滾下幾顆淚珠來。
　但父親不經意的笑聲,
　姊姊們朗朗的笑聲,
　和傭婦冷酷的譏刺聲,
　把母親的哭聲輕輕地掩過了!
　。。。。。。
我每次上樓梯的時候,
一縷酸意便又刺到我心裏,
一件不能忘却的事實,
電影一般地,
紛紛映演在梯子上了:
　母親站在一座樓梯下,
　她那時正害重病。
　她實在撐不住了,
　想抱着我——那時我只三歲——
　同上樓去睡覺;
　但她痙攣着的那雙手,
　那里抱得我起?
　也沒有人走過來幫她的忙!
　最後她似乎想到了什麼了。
　她把繫在我腰間的帶,
　緊緊地銜在她嘴裏,
　她左手托着我的身體,
　右手扶着欄杆,
　便這樣一步一級地,
　把我與上去了。
　　一九二二,十二,二七,於東吳大學。



女子之性的知識

美國魯濱孫(William J. Robinson)原著

味辛

第一章　緒言

性教育的重要，今日已爲人人所公認。但女子的性教育，比男子更屬重要。其第一的理由，就是女子的過失，常常釀成比男子更悲慘的結果。譬如，青年男子因性的過失所生的悲慘，其性質上祇不過肉體的結果罷了。至於青年女子，便屬不同，其性的過失，不僅限於肉體的結果，同時又釀成道德的，社會的，經濟的結果。具體的說，男子因無智而墮於不自然的性的關係，其結果或者要傳染花柳病；然決不致被認爲不道德，受人的侮辱和非難，他的社會地位，不會發生什麼變動的。祇要花柳病治愈之後，仍然可以結婚；對於妻子，沒有隱瞞結婚前過失的必要。然在少女，其結果便非常悲慘了：不但她的肉體和社會的地位大受影響，并且不得不犧牲自己的生命。傳染了花柳病，固不必說，有時還要受孕。這樣的受孕，在現代的社會狀態，幾乎是女子的致命傷。如果產下私生兒來，便十分丟臉，所以不能不墮胎。然墮胎這件事，非常危險，每每因而喪生。如果產下私生兒來，便不得不把他弄死；否則做母親的女子，便要常常怕自己過去的罪惡，被人家所發覺。幸而能夠隱瞞過去，嫁了丈夫，然如果一旦被丈夫發覺了祕密，便立刻可以離婚。除了在結婚以前和未婚夫說明自己從前的過失，或者丈夫非常大量，眞實的愛她，纔可以安安穩穩的度日。然這兩種的情形，是很少很少的。

卽使她沒有受孕，然失貞的事實一經暴露，她的社會的地位，也一定因之喪失；或者被社會所棄，或者失去結婚及組織家庭的機會。——總而言之，她永遠是社會的遺棄者，孤獨的漂泊者。

照上面所說，男子和女子過失的結果，有怎樣的差異，可以明白了。因了這個理由，所以女子的性教育，比男子更爲重要。

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理由，此外的理由還

有許多，最重大的，便是拜倫著名的詩句所謂「男子的戀愛，是生涯中的一部分；女子的戀愛，是她的全生涯。」實在，戀愛正是女子一生的事物。

近代的婦女，或者有反對此說的；她們往往會這樣說：這是祇適用於過去的女子的眞理。這是對於人類的活動沒有什麼權利的女子。至於現代的女子，戀愛以外，却更涉及其他種種的興味。

然而此說祇是對於極少數的眞理。如果就大多數而言，其社會的，科學的，藝術的活動，決不能與戀愛同等看待。——女子無論在怎樣忙碌的時候，怎樣成功的時候，沒有戀愛，總是寂寞的。女子必有戀愛生活的滿足，纔有幸福。戀愛的空虛，什麼也不能充滿他的。活動祇能遮蔽空虛的表面，使他人不能看見，然決不能使他充滿的。因爲女子本是爲戀愛而創造的緣故。所以終生不接觸着戀愛的女子，可說是人生的落伍者。除了二三的例外，有多數實例可以證明此事的。

女子的性的生活，比男子的重大，不單是精神的方面，同時更關於肉體的方面。即女子爲了她的月經更比男子多性的意識和拘束肉體。從十三四歲到五十歲相近，月經每月循環，給她有一種自己是女性，是性的生物的自覺。也有許多女子，往往爲了這月經，感覺得不快，倦怠，無力，及種種苦痛的。然在男子，決不曉得有這樣的怪現象。

更顯著的，是和異性結性的關係以後的結果：男子結了性的關係以後，和以前完全一樣，不發生一毫的變化。然在女子，便要遇着姙娠，不得不度那此後九個月困難的月日。滿了九個月以後，爲完成那分娩的大事，更不得不再盡授乳，哺育的義務。

以上簡單的說，因性的無智所生的過失，其結果女子更比男子悲慘；性的本能及其肉體的精神的現象，女子更比男子重大，所以從這兩事看來，性的教育，女子更比男子緊要。但也並不說男子不必受性教育，不過說女子更加緊要罷了。

第二章　女子生殖器的解剖

區別兩性的第一器官，便是生殖器。分娩，生產，即種族的繁殖，永續，都是這生殖器的作用，所以生殖器又稱繁殖器。

關於生殖器所必須知道的，是其構造和位置，即其解剖是。

生殖器分爲內外二部：內生殖器最重要的器官，由卵巢，喇叭管子宮，膣等而成；外生殖器爲陰門，陰核，處女膜等。

（甲）——內生殖器

卵巢　卵巢是女子生殖器中最緊要的東西，即具有生卵子的機能的。卵子是一個

的細胞，與男子的精子相遇，便發生而成胎兒。倘使女子缺了卵巢便和男子缺精巢一樣（本來卵巢與精巢相當）決不能得小孩，地球上的人類便要滅亡了。

卵巢有一對，以廣闊的韌帶連絡於子宮。其色呈帶灰白的淡紅狀；長一吋半，廣四分之三吋，厚三分之一吋，重量約自八分之一盎斯至四分之一盎斯，表面多凹凸，有襞皺，形狀一看很像扁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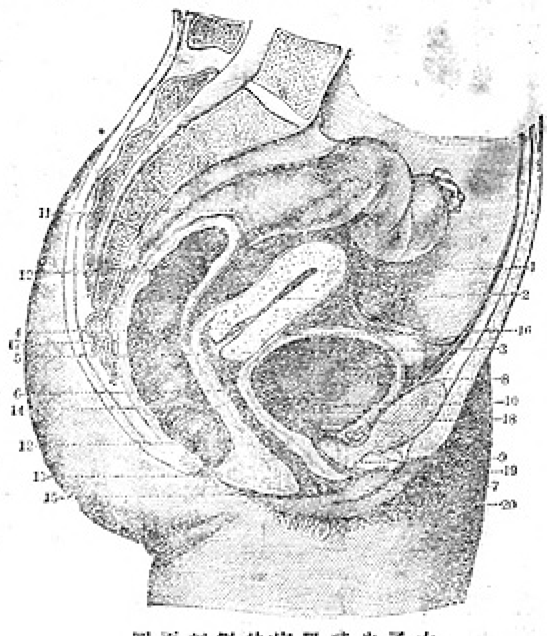
喇叭管　喇叭管係著名解剖學者法羅庇斯氏所發見，又稱法羅庇安管，亦名輸卵管，因為他的機能，即在把卵子從卵巢輸送到子宮裏去的緣故。是一對細長的管，從卵巢連接於子宮和卵巢相接的一部分，呈廣口的喇叭狀。

喇叭管內面的粘膜上，起了炎症，便為女子不姙症的原因，因為障礙了卵子進往子宮的緣故。

子宮　子宮是使卵子成長發達成為胎兒的器官。形狀如梨，全由筋肉質構成，周圍為厚壁，姙娠時能够十分的膨脹發達。其較廣的一部分，稱子宮體，下方狹的一部分，稱子宮頸。成熟的女子的子宮，長約二吋，廣約二吋，厚約一吋。重量約自一盎斯至一盎斯半。在姙娠狀態時，非常膨脹，其詳細且等後面再說。

子宮的狀態，幾乎成一個三角形；上方的兩角，通喇叭管；位置於子宮頸中央的外孔，即所謂子宮口。

子宮居於膀胱與直腸間骨盤的中央，用韌帶支着。這韌帶大概很脆弱，所以遇着劇烈的肉體勞動及別的障害，每有伸張太過的事。那時子宮便脫落而下降於膣內，或位置前轉。其他子宮屈於前方或屈於後方時，都是不姙症的原因。這就因為子宮的位置改了當



女子生殖器官的側剖面圖

1及2.子宮。
3.子宮頸。
4.子宮腔。
5.子宮口。
6.膣。
7.19及20.陰戶。
8.膀胱。
11.直腸外壁。
12.同上的剖面。
13.肛門。

態，男子的精子難於達子宮口的緣故。子宮的內粘膜，具有特殊的機能，對於月經有重大的關係。

膣　膣爲連絡子宮與體外的通路，從外生殖器的陰門達於子宮口。由強靭的纖維狀筋肉質而成，用粘膜包着，但並不平滑，却有多數的裂摺。所以在必要時——例如姙娠——就伸張而擴大通路，使分娩容易。膣長約三吋至五吋，大概有分娩經驗的女子，其膣常比無經驗的女子廣大。

處女膜　在處女，膣的外口，有一種叫做處女膜的粘膜蔽着。處女膜的形狀，並不一定，堅硬的程度也有種種不同。有非常之薄，容易破裂的，也有非常堅靭，雖經交接後並不破裂的。大多數的情形，是上方有一孔，這過膣的分泌液及子宮的出血等；少數的例外，有全然把膣口閉塞，不留一點的小孔的。有這樣的膣的少女，第一回的月經來潮時，出血不能流出於體外，堆積膣內；這時必須由醫生用手術把他破碎纔好。

其反對，也有處女膜全缺的；也有經交接而不破裂的。所以普通以處女膜有無（處女膜通常都因第一次的交接而破裂）爲是否處女的證據，不能說是真確。就是有先天的沒有處女膜的女子，也有後天的受種種障害（手淫，墮落，疾病等）而致處女膜破裂的女子。

（乙）外生殖器

女子的外生殖器，自大陰脣，小陰脣，陰阜，陰核等而成。

陰脣　大陰脣在陰阜的下部，成熟的女子，爲生毛的大襞積；小陰脣爲存於大陰脣內部的小襞積。

陰阜　陰阜即生陰毛之處，位於外生殖器的最上部（即下腹與生殖器相接的地方）以脂肪質的厚層隆起。形狀近於三角形。

陰核　陰核是在陰脣下層小陰脣上部的小體，以一部或全部掩蔽小陰脣。

尿道　尿道開於陰核與膣口的中間，爲尿的通路。女子中有誤解爲尿經過膣的，這是大誤；膣與尿實並沒有關係。（在男子的生殖器，排尿與射精係同一通路，與女子不同。）

乳房　乳房是繁殖的補助器官，並非是直接生殖器。在男子不過是無用器官的乳房，在女子却發達而任重要的職務。既生乳汁以司嬰兒的榮養，同時又有使女子外形增添美觀的魔力。哺乳的時候，嬰兒所含的突出部，稱爲乳頭；乳頭周圍暗色的部分，稱乳頭輪。

骨盤　內生殖器所在的下腹部，爲骨盤。這是由三個強硬的骨而成，即薦骨（這是融合五個的椎骨）與二個（一對）的臀骨。

髂骨由腸骨,坐骨,恥骨三部而成,關連於股。

男女的骨盤,有顯著的差異。女子的骨盤,淺而且廣,因為骨的周圍廣闊外擴,所以外面上看來,臀部非常發達,髖骨短而不屈。總之一切都適合於小孩的產生。

第三章　女子生殖器的生理

器官的所以重要,即在器官的機能。形狀,構造,位置,固然應該曉得;但其機能,更不可不知。所以說明生殖器的生理,比解剖更為重要。

卵巢的機能　女子的卵巢,相當於男子的精巢,是最根本的器管。如果沒有卵巢,即使別的生殖器官,全部都能行他的機能,也屬無益。卵巢顯著的機能有二,即生卵子和生一種特異的分泌液。沒有前者——即生卵子——的機能,種族的永續便屬無望,所以這個稱為種族的機能。後者——即一種特殊的分泌液,被吸收入女子的血液裏面,影響於其特異的肉體及精神,所以對於前者而言,這機能稱為個人的機能。正如男子的精巢,除了生精液以外,更生一種分泌液,表現男子的特性一樣。從月經來潮的時代,直到閉經期的到來,女子的一生,都被這分泌液所支配;不但影響於肉體的發達,即在精神的方面,也有微妙的影響。

這影響:第一便是創造女子獨特的性徵(第二義的性的特徵)假使沒有卵巢的內分泌,女子便不免要和男子相似;白色美麗的肌膚,如雲的長髮,乳房,廣的骨盤,高聲等等,恐怕要完全失掉。第二,這內分泌,對於其他生殖器官的特殊的發達,也屬必要。如果除去卵巢,子宮,膣固不必說,就是外生殖器,也要因而萎縮。第三,衝動女子的性慾,而享樂與異性的關係,也是這內分泌的作用。所以除去卵巢,——尤其在青春以前除去,便終生不生性慾,並且不能感得快感。第四,這分泌液又能助女子的健康,精力,敏活等。

卵子數　在嬰兒初生時,其卵巢中實在包含很多的卵子,事實上其數目比較達於妙齡期的時候更多。那時號稱十萬;到了妙齡期,減至三萬。從月經初潮期到終經期,卵子的成長,是每月一個(有時或數個)。所以為種族繁殖起見,祇要極少數的卵子,已經很够;號稱數萬的卵子,不是成為不必要的過剩麼?然自然為種的保存的緣故,常不免浪費,例如卵巢的一部起障害時,至少數千的卵子不免死滅;所以不得不有多數的卵子貯藏着。這種自然的過剩,在男子尤為顯著。為了使卵子受胎之用,祇須一個精子已經很够;然而一度射精中所含的精子數,通常號稱數十萬。在數千萬的精子中,祇有一個適合於卵子,其餘悉被浪費了。

葛拉夫赫氏腺胞　各個卵子，都有小包包着。這小胞卽所謂葛拉夫赫氏腺胞（一六七二年由此醫生發見的，）其數與卵子相同。

在妙齡期（月經來潮時）以前，葛拉夫赫氏腺胞，已經包含着未成熟的卵，但事實上幾乎是不活動的狀態。直到月經開始的時候，遂開始卵巢內的大活動，每月一次正則的循環着。葛拉夫赫氏腺胞成熟破裂而排出卵子，同時起月經作用。這兩種作用，常相密接，却沒有因果關係。月經是每月裏混合子宮內面的精液和血液而排出的現象，其詳細等後面再說。從妙齡期到終經期間的女子，通常（變態在例外）總是每隔二十八日，葛拉夫赫氏腺胞破裂，從卵巢排出卵子。其破裂之前，卽成熟的時候，膨脹而突出於卵囊的表面。一面充血，但有一點，卽突出在卵巢表面的部分，呈蒼色而稀薄；破裂時一定從這一點起頭。

喇叭管的機能　喇叭管的機能，就在把卵子（這個不必說，是葛拉夫赫氏腺胞成熟破裂的卵子）由卵巢輸送於子宮。卵子與精子相遇而受胎，通例總在近子宮入口的喇叭管內。一旦受胎的卵子，徐徐降下於子宮，在那里占了安定的位置，其成長約費九個月的時間。

子宮　子宮是胎兒的住宅，從受胎時到分娩時爲止。

小孩在那用厚壁包裹的溫暖的子宮內，逐漸的成長發達，採食，呼吸，直到他的器官和機能遂到完成的狀態，於是產生。這是子宮的唯一的機能；至少也可稱爲有用的唯一機能。因爲子宮還有別的一種機能，卽有無用機能的月經的緣故。不用說，月經每隔二十八日循環一次，爲女子的常態。然這常

態，並不是必要和有用的。婦女之中，爲了月經現象苦悶而喪失生命的，正不知有多少呢。

膣的機能　膣，不用說，是行交接的場所，是受男子的陰莖，精子的暫時貯藏所。然一旦精子已達於子宮便沒有再爲生殖的必要，祇成爲交接所必要的器官了。

第二義的性的特徵　生殖器是表示第一義的性的特徵，一見就可區別男女兩性。然此外還有許多的性的特徵或性的差異。這雖然在性的區別上，沒有重大的意義，却是使異性互相注視的焦點。如鬚是男子的特徵，便是所謂第二義的性的特徵。像這樣的很多。體內千億以上的各細胞，都可說是映其所屬的性的。

第一便是骨骼。女子的骨骼，大概比男子細小。骨骼既如前面所說，淺而且廣，可以不必複述。筋肉小而圓。全體的輪廓，帶圓形，富

曲線，與男子的有稜角的相反。皮膚纖弱，優美，柔軟。頭髮長而且美，然他部分的毛都很稀薄。音聲快活而輕快。乳房異常發達，以遂其重要的目的。呼吸也有特徵：男子爲胸的低部，而女子則爲上部。頭腦小，其回旋單純。

男女兩性的區別，除了上面的肉體的特徵以外，更表示顯著的精神的特徵及感情的特徵。然這是問題外面的話，不再細敘了。祇是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比較男女兩性優劣的議論，實在都是愚論。有幾點是男子較優，有幾點是女性較優。自然的創造兩性，本是很平均很公正的，但其性永久不能同一，所以實在沒有優劣可說。兩性的差異，非常明瞭，然其差異，是有互相補助的利益的。保守家及婦女憎厭者，以爲『女子不過是男子以下的動物』而女性讚美者則以爲『女子是優越者』，這兩者實在是一樣的皮相，毫無根據的。

（未完）

住宅的設備

克士

我們如要問住宅應該怎樣，首先當問住宅是作怎樣用的？這個問題，似乎極其淺顯；住宅不是供居住，休憩用的麼？這是的確的，但要適於這樣的用處，房屋的構造便不容易了。第一，房屋先當知道地位建造等要怎樣纔適宜，第二當問房屋的通氣，光亮，及和暖應當怎樣設備，第三便是室內的裝飾了。

前兩節是關係衛生上的事，屋宇要合於居住，衛生是第一件重要的事，但只求合於衛生而布置不得其宜，沒有美的設備，人住在裏面，覺得索然無趣，也是不好，所以又必須加以裝飾。裝飾房屋另是一種學問，這里無暇講到，現在只將關於第一二節的原理略說如下。

房屋的根本作用，是在保護身體，與衣服的用處有點相像；衣服的要用是防寒，保存身體的恆常溫度。熱帶的天氣常常溫暖，所以衣服比較的不重要。房屋也是如此，在常溫的熱帶裏，屋宇問題便成爲簡單了。簡單的說，房屋是外層的衣服，是多數人共同蔭被着的衣服。天氣冷暖變遷的時候，我們必須增減衣服，但我們如住在構造良好的房屋內，可以用方法調節室內溫度；因此我們住在室內，外面氣候劇變，不能直接影響到

我們身上了。另外還有許多，如風雨等的防避，也是一般房屋的功用。

選擇房屋的位置，極關重要。為健康計，應當有好空氣，好光線，好飲料水，好水道，好鄰舍。其次，房屋必須美，必須有趣，有秀美的景致等尤好。房屋的美好，不特使人生快感，於健康也極有影響。

房屋的地址，應當加以選擇，關係健康，也很重要。在多孔的沙礫土地建屋，不易畜水，住居最為適宜。優良的地方，冬天多太陽，夏季多微風。寢室必須乾燥，不可寒冷，潮溼，和當風。

房屋的第一種作用既在避雨，雪，風，濕，過熱，過冷，所以房屋必須不漏水，不滲風，不傳熱，但却要空氣流通。所以用玻璃印度橡皮做房屋材料，就不適宜，因為玻璃太熱，橡皮太不通空氣，最好的材料莫過於磚石和木等。雙搭牆非常之好，因中間有一層空氣隔着，外面氣候的劇變，不致就影響到室內，而且可以避潮濕及喧鬧。

室內的牆，或用磚，或用木板，髹白色或他色，或用紙糊過。用油髹過的牆壁，在清潔上很便利，不特光滑，不容易着塵土，可以洗濯。顏色的關係更大了，因顏色的不同，能夠令人覺得溫暖，或清涼；例如綠以微帶青灰色及柳條紋的紙，看了使人生涼快之感。但室內裱紙，究竟不大適宜；有些紙內含砒素，分量雖微，久居室中的人，也會得中毒的。這中毒的道理，近來已被人相信，這是意大利人哥息阿氏(Gosio)考察的功勞。據他說，紙用糊裱在壁上，糊間常生黴及別種微生物，因此能使紙上色料內所含砒素，變成活潑的化合物，飄揚於室內空氣中，所以能吸進人的身體內去的。

不但如此；室內的各種布置及構造，必須使容易掃除清潔，從前撣掃塵土，只用掃帚或撣帚，雖然能將大塊的塵埃撥去一些，細的反而飛揚起來。所以用雞毛帚，不如用微濕的布片揩拭，微塵能黏在布上，不致飛揚起來了。近代掃除最好的方法，是用真空清潔器。

從前掃地時須灑水，便是防塵土的飛揚，現代的方法，更其巧妙了。用一種器具，內盛無毒的揮發油，油便極細的噴發出來，如霧一般；這細的油滴在地上，將微塵黏住，不再飛揚起來了。用這方法，牆上的塵土，可以用長柄的撣帚掃下來，不致再飛到別處去，如果那牆是用油髹過的，更可以用布醮揮發油揩了。

在上面曾經說過，屋宇是人的外層衣服，除卻擋風雨之外，又所以調節氣候的，——夏天防太陽蒸晒，冬天防空氣使暖，因此夏天須用電扇或置冰，使空氣變涼，冬天須設置火爐了。

古代取煖只用薪柴平地燃燒，後來逐漸改良，使烟氣從烟突通出屋外，室內空氣可以清潔，灰塵也可以減少了。但火盆至今還很通用。改良式的火盆的燒法，燒料用煤，上有烟突，炭氣盡從烟突出去，室內空氣因此變爲稀薄，途從鄰室或室外的空氣，來充補其缺，所以一面生着火，一面不絕的在那里更換空氣，室內空氣自然新鮮。只是這種方法，火力極費，而熱度不高，因爲一方將冷空氣不絕吸入，一方面熱氣從烟突不絕的放出，不再流回來；所以室內所有的熱，都是從放射得來，不是從空氣交流得來。要他熱度增高，大部分是賴交流的熱，所以這種生火的方法，在嚴寒的時候，是不適宜的。

其次有火爐，火爐比前一種經濟。裝置的方法，大概都離開牆壁，再用管子通出牆外，爲烟氣的出路。散失熱氣較少，空氣吸到火裏去也較省；因爲火爐的門如關閉，空氣便不能驟然的冲進去，室內空氣既不驟然減少，外面冷空氣也不會很多的流進來。室內所得溫度，不純是由放射得來的熱，一部分是由熱空氣交流得來的。

較大的房屋裏，普通多用蒸汽或熱水，使室內空氣溫暖。這種方法，是用汽管一連串的沿牆壁通過去，在一處用爐蒸發熱汽，這汽流過汽管，隨地有溫熱放出。用這方法使室內溫暖，與火爐相似，只是有一點不同，便是不能賴這熱汽的流通爲換氣之用，如要換新鮮空氣，還須另開窗門，一開窗門又恐冷空氣流入太多，室內驟然寒冷，這是他的不便處。但便利的地方也有，卽用蒸汽或熱水使室內和暖，與天氣無關，譬如火爐，遇發風時，生火便感不便，熱汽或熱水管沒有這種弊端。

使室內溫暖的方法，除以上幾種之外；還有火油爐，煤氣火爐及電氣火爐。這三種火爐與燒煤的沒有什麼大分別，不過煤油及煤的火爐沒有烟突流通炭氣，所以大致與煤油燈及煤燈相像，只是大點罷了。這兩種火爐很有不便利的地方，一是燃燒料很費，價値很大，一是炭氣放散室內，若不換氣，空氣不久卽變濁，不適於呼吸之用了。

用煤氣火爐，須時常注意煤氣管有無破損，防備煤氣漏出管外，混在室內。這不特煤氣火爐如此，如用煤氣燈，這一點也必須注意。但如果用鐵管，煤氣便不容易逃出，倘火爐上用橡皮管通煤氣，橡皮管年久容易開裂，更不可不格外留意了。用了之後必須在總管口栓緊，切勿只栓緊在與火爐連接處。電氣火爐借電熱以取暖，與電燈的借電光相似，沒有以上的弊端。

火爐的用處雖在使室內溫暖，但室內如太溫暖，也不適宜，最好在華氏寒暑表六十五度到六十八度之間。有些人還以爲這溫

度太低，不適於工作。其實加溫到六十五度，以上，溫度是儘夠了，過於怕冷，原是身體太少運動之故，所以最好每天多少有點戶外生活，有適當的運動才好。

我們現在就便利上講一點室內點燈的要義於後。在那由自然支配的原人，用不着燈火，因爲他們夜中並沒有精細的工作。但許多不進化的人民的住宅裏，也往往用火點着，他們的燃料是松樹的節。那種燈火，顯然是令人不愉快的，因爲不方便，要冒烟，火光搖曳不定。等到有燭及燈發明，雖然火光很弱，又不免要搖動，但比那燃燒松節好得多了。有罩的燈發明，是極大的進步，因爲有罩罩着，可以免火焰搖晃，直到現在改變了許多樣子，電燈雖已很通行，但煤油燈畢竟還在盛行。不但油燈現在盛行，便是蠟燭現在也還很通用，不特中國，便是歐美的教堂或家庭間也用得很多。還有幾種意思因爲燭比較的雅緻可當裝飾，或因宗教上習慣用燭，現在[redacted]別的燈火，便不尊嚴了。

燭[redacted]在幽靜的地方，能放出最柔軟最美麗的光，但是要作細巧的工作或讀書則不適用，因爲他的光究竟太柔軟而且要搖動。

燭與油燈之外，又有煤氣燈，這三者之中，自然要算煤氣燈最便利，光亮最強而且乾淨。雖然用罩罩了，可以讀書，但他也如油燈一樣，燃燒着時放出大量的熱，燃燒的炭氣混在室內，也能使空氣變濁。

人造的煤用煤氣多少有些毒性，有幾種格外毒些。但一經燃燒之後，被養氣化合，毒性便沒有了，只是不可任沒有燃燒的煤氣散逸出來。散逸的機會很多，有時要洩漏，有時——譬如睡眠的時候——將火轉低，偶然因空氣流動，將火沖滅，或因煤氣管中壓力的低減而息滅，隨後管中壓力又大，煤氣遂縷縷的又出來了。

各種燈火，自然要推電燈最好了，有許多便利的地方，大約讀者也已知道。但用以讀書或看顯微鏡，電燈常嫌太亮。可是這種妨礙，也有方法可以修正；如光力太強，則可以換較弱的燈泡，或將燈移遠，或加以乳色玻璃罩等。總之讀書應該用溫和的光，最好是大部分光線間接的從天花板，牆壁射來——比全從近處發光點射出來好得多——因此，牆壁不宜用深顏色了，至少在夜間要點燈讀書及做別的細工作的房間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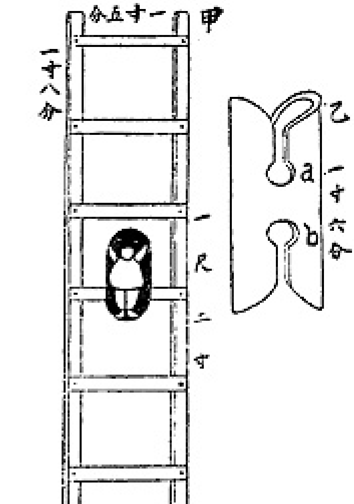
竹製科學玩具

允中

竹是東洋各國的特產，內部空虛有節，節節完全密閉，是實驗容受液體及空氣柱振動的極好材料，現在舉幾種的理科實驗玩具如次：

一 翻下梯子的玩偶

用長一尺二寸的竹片，作爲梯子的幹；隨後用厚半分闊二分長一寸五分的竹片若干條，釘在梯子的幹上，作爲橫檔，如圖(甲)。



再照圖(乙)的樣子，用直徑一寸長一寸六分的竹筒，照ab的位置各穿一孔，直徑約三分；從這孔向下方削出闊一分的溝。竹筒的前後面，都畫成玩偶狀。把他放在上面的第一檔上，就一檔一檔的向下面翻下來，非常活潑。

這是把玩偶放在不安定的位置，依重心安全的原理，成此有趣的玩具。

製甜醬瓜法

交小暑第一日剝蠶豆去皮煮酥如糊與麪粉揉和（蠶豆一升麪粉十斤多類推）每二斤搓成方條一塊名爲醬餅重置鍋中蒸豆豉醬同蒸約一句鐘取出各切爲小塊（大一立方寸）盛淘米籮中上覆稻草二三把置空室中每日須去草翻播三次如是七日後略晒倒入缸中灑以鹽（一斤醬餅鹽三兩多類推）覆水高出醬餅二寸暴烈日中三次（每次一天）入小磨磨細再置缸中暴之十次時青瓜（即牛骨瓜之稚者）適上市剖爲二去子淡醃乃入缸醬之經三次晒過可食經久亦不妨風味各異隨人之所嗜又冬瓜及久地瓜亦可醬醬麪粉須小磨者不可用機製麪粉

附錄

國會中之廢娼案

▲衆議員田桐等提出

第一　理由

娼之大害，厥有四端，傳染病不與也；試分別言之：

(一)奴隸制度之因襲也。　民國以來，萬衆平等，買僕置婢，諸凡以人爲貨之事，一概解除。南京開國，孫前大總統付三令五申，風行海內。迨後雖國家多難，政變數行，而悖謬之倫，終不敢有奴隸之使用。惟以娼之未廢，凡與娼業有關係者，直接買賣人口如故，間接買賣人口如故。內地無論也，南至於英領馬來聯合州，荷領南洋羣島，北至於哈爾濱，東北至於海參威，莫非販賣之場。但販買之中，黨施虐待。例如上海雉妓，俗名野雞者，夜深拉客，雖隆冬風雪之中，亦莫不然。蠶至夜半一二時後不能得客，則拷虐隨之。然營娼者，實則買賣人口，名則母女相稱，揣之復無名義。總之娼之由來，無有不從人口販賣而來者。粵中自昔有販賣男子者，名爲豬仔，及入民國，禁之殆盡。而女之販賣，仍然不減，皆娼業連帶之害也。此其應廢者一。

(二)有傷國家之體制也。　國家有國家之體制，妓捐之在於國家，或爲直接收入，或爲間接收入，而人之視公娼也，莫不視爲國家直營之皮肉生涯。國有子女，不教詩書，教之賣笑，不教作婦，教之爲娼，收毫末之利益，害國家之面目，究屬成何事體？近日世界學者，提倡廢娼，影響及於中國。上海租界工部局，有逐節抽籤以至於減盡之舉，廣東全省，亦有實行之成議。其主要理由，皆以國家不可經營醜業爲辭。此其應廢者二。

(三)擾亂良好之社會也。　中國社會之閉塞，由於男子之固蔽婦女，亦其一端。然女子之肯自刻苦也，亦莫非習慣之善者。民國開放，自好之女子，雖不似當年之固蔽，而刻已自重之風，仍不少衰。乃自娼道日隆，茶肆也，通衢也，可以箕踞，可以喧嘩，可以放曠，種種惡習，流行社會。其尤著者：衣服裝束，務爲妖奇，一年一換，一季一換；一娼唱之，百娼和之，太太和之，小姐和之，中人之產，不供易服之資。即至於梳頭也，首飾也，鞋襪也，以及大小裝飾品，莫不由娼妓先之，社會仿之。社會受娼妓之教育也溥矣，雖謂之娼妓化，亦無不可，既害

社會之善良風俗，復害社會之平穩經濟。此其應廢者三。

（四）擾亂良好之家庭也。 爲娼結果，必求從良，然一人從良，一家破壞，娼爲枉蕩生活，習慣久成自然，其好吃，好喝，好賭，好游蕩，好揮霍，日高不起，夜深不眠，以及自頂至踵之惡習，豈可以一時而矯正之？於是父母責焉，姑嫂讓焉，妯娌詬病焉，夫婦因以離處焉。一娼之故，全室騷然，一娼亂一家庭，千百娼亂千百家庭矣。此其應廢者四：

凡此四端，其犖犖大者。其他危害個人之事，不一而足，廢娼之舉，乃國家之消極的善良教育之方針也。顧或者曰：『誠如子言，娼之應廢，無待言矣。雖然廢娼而後，秘密賣淫，其能禁乎？』曰：『禁之能也，絕之不能也。』曰：『旣不能矣，不過易其公然之娼爲私然之娼也；百步，走也，五十步，亦走也，子何取乎私然之娼？』曰：『予之廢娼，學理有四：有害於人道及人類平等者應廢，有害於國家之體面者應廢，有害於社會家室者應廢，有害於平穩生活者應廢，右列諸端，已足該之矣。秘密賣淫，理應嚴禁，然私娼隨物質文明以俱進，凡物質集中之地，私娼必大發達。禁之可能也，絕之不可能也。要無大害於國家與社會。且秘密賣淫之人，不能外社會而自爲風氣，自外觀之，亦爲良好女子，無上述之四大害。至於花柳病之傳染，私娼有之，公娼亦有之，卽退一步言之，去四害而生一害，所獲亦多。此予之所以主張必廢者。試言辦法：

第二辦法

（一）廢娼之期，以民國十三年正月實行之。

（二）未廢以前，得由各地方酌量加徵花捐。

（三）此一年中，由各地方將所徵各款，籌備女子職業實習所。

（四）於職業之外，施以相當精神教育。

是否有當，幸乞同人公決。

提出者：田桐，連署者：賴法嘉，高旭等五十一人。

訂正 前號一二七頁上第四行『祇有他這獨子』六字，應除去，特此訂正。

讀前號

婦女運動與常識一篇很爲切要看他上面說：『我希望現在主持婦女運動的女子，和反對婦女運動的男子，都先去獲得常識，知道自己是什麼人與自然是什麼，然後依了獨立的判斷實做下去，這纔會有功效。』這幾句話抵過多少篇的運動方針！一般婦女運動者，不可不注意。而勿單倚着一時的熱感！本誌一向很是偏於純理論一方面，我希望要對於常識方面分些力來方好！（嚴敦易）

悲慮一篇，詞意簡明而切要，介紹於普通一般的讀者，是最爲適宜的文字。如對於婦女運動的派別，原動力，和女權運動的弊害，及其救濟法，均以簡要之數語，與讀者以明晰之觀念；且一方說明婦女運動之理想，一方又顧到此運動之現實，使讀者或從事此運動者，眼光不致局於現在的經濟組織社會制度，而實行則不致有躐等的弊病。（楊千青）

婦女運動與常識，極同意。目前病態，實因缺乏『常識』『和諧』的常識。此篇論列，使對內講和『智』『情』『意』對外應付『家』『國』，惟謂『做蛋糕』乃『日常生活的必需人應知道，不必提倡不必算做常識，』則不知現勢已將此『人應知道』『日常生活的』『做蛋糕』廢棄了。這也許是『不算常識』的緣故。婦女運動的第一步，深中時病。此種人之墮落，影響最大，且不易挽救，而言論界又不敢輕評，若不急救，必致不可收拾。（許元啓）

我讀了前號悲慮的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後，不禁引起了我一年前的感想。（我在一年前做了一篇『男女青年當知生殖器之生理作用』論文，登在申報常識上）本文中母權運動最重要的精神，即在於『生殖的神聖』一句，實在是我所最佩服的。我以爲當此『生殖是神祕的』破壞以後，最易流於『生殖崇拜』我們當盡力使國人涵養這種觀念啊！（張克成）

我所最喜歡讀的，就是前號所登那篇婦女運動與常識。因爲這篇好的地方，在乎能指出近時婦女最缺乏的弊病，並且告訴我們怎樣去尋求常識，禪益我們的地方，實在不少。這是我們女同胞所應當感謝的。（陳選貞）

這次出版的婦女運動號著譯文字，凡四十篇；大概都是很有價值的文章。不過我根據着中國婦女的背景，有幾點意思要說的；（一）中國婦女教育程度高的不多；知道婦女運動是什麼一回事的很少。（二）中國婦

女運動，一方面固然重在形式上的鼓吹和進行；一方面還要着重婦女的教育。尤以從後者爲積極的進行，更有實在的勢力。(三)中國婦女運動，正在開始。就是歐美婦女運動，還不過是運動；斷不能亦步亦趨的就取法於人。所以介紹外國婦女運動的譯著，還是其次。培養婦女運動的常識，倒是一樁極重要的事情？(四)中國婦女運動，是少數先覺婦女們的需求，還不是普遍的。其實大多數的，還是知痛苦而猶未能找着線索，『大夢初醒』正不知須待幾何時！不但如此；無論本號的幾篇譯文能暢達與否，就是求看得懂其中得心應手，自著的幾篇文字，在中國女子受過幾年中等教育的，說是個個都能，我還不大敢保得住。(五)我個人覺得國內有數的幾位先覺女同胞，還要求些『知道你自己』的工具，並傳授『知道你自己』的工具於別人，爲婦女運動初步的唯一工具。根據上列五點，所以我最愜意的是周作人先生的『婦女運動與常識』一篇。並希望此後本誌多多登載這類切實而適用的文字！(衛士生)

讀前號欄投稿簡章

本社爲促進讀者注意本誌文字並使編輯者了解一般讀者的意見起見，特從本年起，添設『讀前號』一欄，投稿簡章，暫行訂定如下：

(1)本欄專爲徵求一般讀者對於本誌的意見而設，凡屬本誌讀者都可投稿。

(2)此項文字，務求簡明，祇須說明那幾篇最爲愜意或最不愜意的理由；每條至多以一百五十字爲限。

(3)此項投稿須於本誌出版前一個月內寄到本社，隔號登出；逾期概不發表。(如讀一月號的文字，須一月底寄到本社，三月號上發表。)

(4)投稿人概須用後面所印『讀前號欄投稿用紙，』並填明姓名住址，如用他種稿紙，概不發表。

(5)來稿一經登載，每條酬送商務印書館實價書劵二角至五角。

(6)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寄還。

編輯餘錄

▲本號因陰曆新年排印各工休假的緣故，以致出版仍不免逾期，勞讀者諸君投函催促，非常歉仄。次號現正趕速排印，定可如期出版，不再延誤。

▲廢娼運動，近來在我國已漸漸萌芽，但從事此運動的人，對於娼妓問題之學理上的根據，不可不有明白的理解。本號中登載各篇，對於這方面頗有微薄的貢獻。其中賣淫之社會學的考察一，尤有極大的價值，不可不讀。

▲本誌近來在文藝上的收穫，也頗不少。前號所載的創作離影，小品我的家庭，大受一般讀者歡迎。本號徐蔚衢君的反響，更能盡寫實的能事。請讀者諸君注意。

▲我國一般女子，關於性的知識，實在太覺缺乏，從本號載起的女子之性的知識，目的卽在救濟這種知識的饑荒，想必能得讀者的歡迎的。

讀前號欄投稿用紙

（三月號）

投稿人

通信處

（本號投稿期限截十日於四月十日截止）